

南 華 大 學
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閱微草堂筆記》敘事研究
The Research on Narratives of
Yueh Wei Tsao Tang Pi Chi



研 究 生：郭彧岑

指導教授：鄭幸雅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三年 十二月 廿日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閱微草堂筆記》敘事研究

研究生：鄧成岑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徐志平
李艷梅
鄭幸雅

指導教授：鄭幸雅

所 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閱微草堂筆記》敘事研究

The Research on Narratives of *Yueh Wei Tsao Tang Pi Chi*

指導教授：鄭幸雅

研究生：郭彧岑

摘要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為什麼選擇《閱微草堂筆記》的敘事做為研究。第二章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從紀昀的生平及學術成就探討《閱微草堂筆記》的編撰及內容和《閱微草堂筆記》的主題思想。第三章《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特色，可分成敘議並存、純敘述及純議論三種方式討論，首先對這三種方式作一介紹，之後討論這三種模式故事的藝術展現與藝術風格。第四章《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結構主要討論《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首先討論結構原裡、結構方式及結構特點。其次雙構思維的展現上，包括了道技的雙構思維、二元對立的形成以及對雙構思維的意蘊作一系列的介紹。最後對於《閱微草堂筆記》的勢能以本體勢能、位置勢能以及變異勢能加以分析整理，透過這些方法，檢證《閱微草堂筆記》是否為學者之筆，以及是否具有藝術價值。

關鍵詞：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敘述模式、敘述特色、表層結構、深層結構、雙構思維、二元對立、勢能

《閱微草堂筆記》敘事研究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研究文獻的探討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9
第二章 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	13
第一節 紀昀生平及學術成就	13
一、生平	14
二、學術成就	16
三、《閱微草堂筆記》的撰述動機	24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編撰及內容	30
一、編撰方式	30
二、題材內容	38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主題思想	47
一、議儒	47
二、刺史	55
三、諷世	59
小結	61

第三章 《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特色	63
第一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	64
一、敘議並存	64
二、純敘述	68
三、純議論	74
第二節 敘述方式的藝術展現	78
一、敘議並存	78
二、純敘述	86
三、純議論	92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風格	95
一、學識文采的輝映	95
二、虛實敘述的運用	97
三、主客觀得兼的評議	98
四、諷刺藝術的豐富	100
小結	103
第四章 《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結構	105
第一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分析	105
一、《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原理	106
二、《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方式	116

三、《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特點	126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思維	130
一、道與技的雙構思維	130
二、兩刃之劍 二元對立的形成	132
三、雙構思維模式的意蘊	141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勢能展現	147
一、本體勢能	147
二、位置勢能	150
三、變異勢能	153
小結	155
第五章 結論	157
附錄	161
參考文獻	1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魯迅說：「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複雜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權重以傳者矣。」¹這是魯迅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推崇。在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滿媪，有女曰荔姐，嫁為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隱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絛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為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灤陽消夏錄三·荔姐》卷三，頁32）²

故事記述荔姐冷靜思考、機智退敵。傳統的機智故事多半都是男性或孩童富於機巧，較少看到描寫女性富於機智。紀昀，在民間和學術界都享有盛名，民間盛譽的有名是因為他的詼諧、幽默，讓人津津樂道；而在學術上他身為《四庫全書》的總編纂，學問淵博自是當然。但是關於他的著作，流傳下來的卻很少，只有後人所編的《紀文達公遺集》，

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頁151。

²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刻本影印原書，續修四庫全書·小說家類第1269，之後研究者所引用本書的內容，均以此本為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2。

文學著作較鮮為人所提起。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在當時與《聊齋誌異》分庭抗禮，其中雖然也有超現實的人物和事件，整篇作品產生的風格與《聊齋誌異》那種自由虛幻、浪漫想像的風格完全不同，此時為紀昀大力主張「尚質黜華」的小說觀具體表現。³在俞鴻漸的《印雪軒隨筆》就曾把《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拿來相比較，認為《閱微草堂筆記》「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⁴所以在留心學術之外，紀昀也對小說有「不捨」之情，在公餘閒暇之時，紀昀仍像個老頑童，不僅是記實也好，純粹寫景也好，都表現出其中性情的一面。他不要誇張文筆，炫耀才華，他只要踏實而理性地作記錄，他以《閱微草堂筆記》做為表現寫作風格的標竿，在自序裡便說：

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風教。⁵

紀昀自許《閱微草堂筆記》可以達到如同王粲和應瑒把古典文籍運用自然，也可以像陶潛、劉敬叔和劉義慶的文章一樣簡淡數言，自然呈現。也希望藉《閱微草堂筆記》裡面的故事來告訴人們深遠的道理。

《閱微草堂筆記》是屬筆記體，「筆記」這種體裁，漢代就有了，如班固的《白虎通義》、應劭的《風俗通義》，實際上就是考據辨證類的筆記。⁶而小說故事類和歷史瑣聞類的筆記淵源，則可追溯到先秦古書。所以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筆者選擇了《閱微草堂筆記》來研究，無非是筆記走到清代，已經完全成熟，各種筆記都在前人述作的基礎下進一步地發展。

《閱微草堂筆記》當中對理學和歷史事件做了諸多的描寫，關注人文的同時，在《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展現、敘事方式以及結構的表現上，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再者，筆者對古典小說向來具有濃厚的興趣，其中又對短篇故事情有獨鍾，最早接觸的一本有關於此書的書是楊子忱、李建良、宋益三先生所著，《紀曉嵐傳奇》，該書文字雖淺顯，

³ 徐志平、黃錦珠：《明清小說》，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97年4月，頁186。

⁴ 魯迅：《中國小說論文集·小說舊文鈔》，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3月，頁360。

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頁151。

⁶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頁7。

不但詳細記述了紀昀的事蹟，並且對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做了深入淺出的介紹。文中引用清代著名學者龍溪鄭開禧的「序」說：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巨製，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著《筆記》，詞意忠厚，體制謹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與！雖小說，猶正史也。公自云：「不顛倒是非如《碧雲暇》，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公之孫樹馥（汝傳長子），來宦嶺南，從索是書者眾，因重鋟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⁷

這段文字充分表達出紀昀不僅治學謹嚴，對《閱微草堂筆記》的寫作更是如此，雖然他說此書為「消閒之作」，但後人的評論尚是如此，不禁讓人想探究紀昀唯一的一本小說著作——《閱微草堂筆記》的世界，是如何地用淺近的題材，得到大眾的迴響，以及當中的藝術世界，是如何地被作者寫出，雖是據今近三百年的作品，但敘事手法卻能讓後世一再研究。

紀昀為朝廷命官，又身為《四庫全書》的總纂，他在寫作《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是否仍如同其他同時代的筆記小說一樣，對於理學也是無條件地舉雙手贊成，還是加以貶抑？對於歷史事件的描寫，是否也是對當朝大加讚美，還是有公正地加以批評？這都是可以挖掘的地方。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所採用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刻本影印原書。這個版本算是《閱微草堂筆記》刊行後最早的一個版本，全書收錄了一千一百九十餘則的故事，陸續或有增補，但仍主要以此版本做為藍本。

首先，就紀昀的學術而言，著作並不多，只有其孫紀樹馨所編的《紀文達公遺集》，當中對於他的文章及詩作做了歸納及整理，可從中發現他的思想和所長是否與《閱微草

⁷ 楊子忱、李建良、宋益三：《紀曉嵐傳奇》，台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6年9月，頁648。

堂筆記》中的故事有相符應的地方。另外，由於紀昀身為《四庫全書》的總纂，在《四庫全書》每部書的卷首處，都會有其批注或選錄此書的目的，這也是紀昀發揮其思想之所在。

《閱微草堂筆記》的題材內容當然是第一主角，其中涉及了鬼、狐、人三大方面，紀昀利用這三大角色，撰寫出許多故事，每篇故事中都加入了作者的思維和想像，藉由當中的內容，佐證紀昀的思想是否與本書中的思想有相符之處，並討論紀昀與其他清代的學者有何不同，他是否與他在書中所寫到他所鄙視的那些儒者一樣，仍保有著只會「紙上談兵」的態度，還是已經跳脫，有了更新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極待探索的問題。

其次，個人對於《閱微草堂筆記》和紀昀本身的期刊文獻，盡其所能地掌握。在理論上以敘事學為主軸，分成兩大方向：一是西方敘事學，以普洛卜及布雷蒙的敘事學為基礎，找出《閱微草堂筆記》內容與理論的共通之處，二是中國敘事學，採用的是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結構與勢能是兩大討論重點，從這些材料加以擴充，找出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的聯繫，並探索《閱微草堂筆記》內容的特色與特點。

再次，《閱微草堂筆記》與《四庫全書》中的思想相符應，與紀昀本身的思想是否有相符合和相悖之處，這都是需要探討的。另外，紀昀為儒者之身，《閱微草堂筆記》是否也與一般儒者的作品，學術性大於藝術性，筆者透過敘事學的方式一併釐析之。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研究文獻的探討

在研究《閱微草堂筆記》前，近代學者對於《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也發表了褒貶不一的論述，可歸納出以下三方面意見：

一、全書充斥著封建道德和因果報應

這是以全書的主旨「宣揚封建道德的合理和永恆，主張天道輪迴、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出發點在於維護和鞏固封建秩序，愚弄麻醉人民的作用。⁸而王渭清也認為《閱微草堂筆記》的基本內容是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和因果報應的，主要的課題是「不乖於風教、有益於勸懲」，以達到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目的；⁹王先霈先生也認為《閱微草堂筆記》中蘊含了太多紀昀有關於封建禮教的觀念，而囿限了文學的創作，他說：

紀氏落後的、包含許多錯誤的小說觀限制了他的文學才能，而這種落後的小說觀根源於他的封建禮教思想。¹⁰

儘管這種意見的學者也承認《閱微草堂筆記》經過一番披沙撿金，不乏一些對我們現今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但基本上，他們還是對全書的思想抱持著否定的態度。

二、《閱微草堂筆記》是一部精華糟粕並存的書

張聖康先生認為，《閱微草堂筆記》把儒家的倫理道德與佛家的因果報應結合，進行勸善懲惡的說教，這自然是作者的侷限。但是對於一部分內容並沒有籠統地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是「糟粕」有些確實也是「事實和傳聞的記錄」；有些故事意在「宣揚封建道德與因果報應」，但「故事和形象的客觀意義卻遠遠大於作者的主觀思想」；¹¹邵海清在全面考察紀昀著書宗旨、寫作態度後，對該書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進行了重點探討。認為在宣揚封建禮教、鼓吹奴隸道德以及渲染因果報應、鬼神迷信的地方也是相當多的，這

⁸ 汪賢度：《閱微草堂筆記·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

⁹ 王渭清：《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語文學習》1981年第一期。

¹⁰ 王先霈：封建禮教思想同小說藝術的敵對性，《文學評論》，1987年第二期。

¹¹ 張聖康：說《閱微草堂筆記》，《南開大學學報》，1981年第六期。

些正是我們所要著重予以批判和揚棄的封建糟粕。¹²

李漢秋及胡漢民也認為：「以勸懲為指歸，自覺地為封建教化服務，確實這一千餘條《閱微草堂筆記》的基本傾向。」¹³此外，由於該書素材來源廣泛，因而書中不少材料，對我們了解乾嘉時代的社會狀況有一定史料價值。¹⁴

三、對《閱微草堂筆記》予以肯定

曹月堂先生認為和《聊齋誌異》相比，《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內容並無與之相對立之處，書中所強調的「勸懲」，只不過是作者藉以包裹自己的外衣，實則是要以此來闡發自己的觀點，抒洩鬱憤，「然則這種來自黑暗中的牢騷和憤激，正是早期啟蒙主義的先導。」書中當然也有一些「鬼神之跡」的描寫，但「作者並不是在宣揚封建迷信，只不過是老老实實地表現了他對鬼神的輕信和一些迷惘」，這實際上，「是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君子於不知，蓋闕如也。』的治學態度，具有唯物主義傾向。」¹⁵曹先生的看法確實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但否認《閱微草堂筆記》事實存在的宣揚封建迷信、鼓吹天道輪迴以及鬼神狐怪的描寫等，又有失偏頗。

朱世英先生結合紀昀詩文、生活經歷以及時代風氣，對書中為學界貶斥的「封建性糟粕」進行了探討。認為第一，就思想淵源來看，紀昀「根本六經」的主張，與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清初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大學者顧炎武「很類似」。第二，紀昀生活經歷豐富，學問廣博，故其「對待生活的態度是比較通情達理的」。第三，封建禮教本身的內在矛盾，如節孝不能兩全、奉老與保嗣難以兼顧等等，也影響到作者的思想，並起從作者中反映出來，使作品的客觀意義遠遠大於作者的主觀意圖。¹⁶從分析作者思想矛盾入手，這對學界深入探討作者的哲學思想、倫理觀念以及它們與作品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啟發的作用。

沈伯俊和李泉也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內容持肯定的看法。沈氏引魯迅的評論加以延伸。魯迅評《閱微草堂筆記》：「透過那『盛世』的帷幕，看到了某些社會矛盾，

¹² 邵海清：評《閱微草堂筆記》，《浙江學刊》，1982年第一期。

¹³ 李漢秋、胡益民：《清代小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頁33、34。

¹⁴ 同註13，頁34。

¹⁵ 曹月堂：關於《閱微草堂筆記》的評價問題，《清史研究通訊》第1期，1983年。

¹⁶ 朱世英：論《閱微草堂筆記》之長，《文學遺產》第1期，1983年，頁94。

並起予以多方面的表現。」是魯迅之論的進一步發揮和引伸¹⁷。李氏則通過對《閱微草堂筆記》勸懲之作、愛情篇章和狐魅筆墨的全面考察，認為：「《閱微草堂筆記》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下，真實地描繪了一幅明末清初的生活圖畫，它的現實性和批判性比其他文言小說所難以企及的。」¹⁸對於備受學界責難的書中所表現的道德理想、輪迴報應等問題，文章也結合紀昀的生平和時代進行了分析。指出紀昀的倫理道德觀，並不完全是封建主義的說教，其中也包含著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中的某些美德。「這裡包含作者從生活中總結出來的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念。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作者藉因果報應來抨擊醜惡表彰美善的良苦用心。」我們可以說，李泉先生最大限度地給予《閱微草堂筆記》以肯定的評價。¹⁹

石尚彬先生也認為《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思想內容與《聊齋誌異》頗多相通，他說：「雖不如蒲氏之憤激，然譏刺世風之意亦不時溢於字裡行間。其中對黑暗齷齪的官場之披露，對泥古復古的腐儒的譏諷，對存理滅欲的假道學之嘲弄，則時時可見。這些篇章才是《閱微草堂筆記》的主要部分，是其精華所在。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²⁰

總之，在近代雖然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內容極力批判並進而否定整部作品仍不乏其人，但有一個明顯事實：愈來愈多的學者擺脫開那個「不合理」的政治年代影響，不再因為紀昀處於高官之位就稱他為理所當然的「封建統治思想代言人」，而是從他的作品實際內容出發，給予比較公正、客觀的分析與評價。

在著手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自是對研究紀昀學術和《閱微草堂筆記》的相關論文做了一個整理，其中有關紀昀學術方面的論文²¹及《閱微草堂筆記》為中心的論

¹⁷ 沈伯俊：《追蹤晉宋，讀頡《聊齋》》，《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1986年3月，頁384。

¹⁸ 李泉：《評《閱微草堂筆記》》，《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86年3月，頁398。

¹⁹ 季羨林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清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頁519。

²⁰ 石尚彬：《試論《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內容》，《貴州文史叢刊》第2期，1990年。

²¹ 與紀昀學術有關的論文有：一、唐素珍：《紀昀的學術活動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二、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三、董雅蘭：《紀昀文初探》，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四、林淑幸：《理念與實踐——紀昀小說觀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五、張瓊分：《乾嘉士人鬼神觀試探——以紀昀、袁枚為中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六、楊桂芬：《紀昀詩學理論研究》，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等書。

文，也是與本論文密切相關的議題，分析如下：

一、盧錦堂：《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本論文是以版本的蒐羅為主，對於紀昀及《閱微草堂筆記》做了全面並概要的介紹，包括紀昀的家世、交遊、著述，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產生的時代和流傳情形作一個整理。本書是國內第一本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論文，堪稱是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鼻祖」。

二、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觀念世界及其源流影響》，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年。本論文先介紹紀昀的生平，第二章先談《閱微草堂筆記》的觀念世界，分成鬼神及狐，儒釋道合流以及反映時帶思潮的社會觀、入世的人生觀，以及排擊宋學末流為中心做討論。第三章以《閱微草堂筆記》對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關係和比較，以及本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三、劉麗屏：《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女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本論文單就《閱微草堂筆記》的女性做研究，分為女性行誼、女性婚姻、女性的角色分析、果報觀與女性的地位，並將《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中的女性，分成女性形象和愛情與婚姻觀作一個比較。

四、陳郁秋：《閱微草堂筆記思想探究》，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本論文以官吏、科舉制度、理學批判、宋儒的批判及愛情觀作思想上的探究。

五、陳韋君：《閱微草堂筆記情緣故事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本論文對《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情緣故事類型分類，以及情緣故事中的小說美學做一個整理，以敘事模式、敘事特徵、主題意識來談論之。

綜觀前人的論述，《閱微草堂筆記》的研究大多可分成幾方面：反理學的思想、版本考察、女性及情緣研究，對《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成就及懲勸思想作分析，因此筆者就此兩方面補《閱微草堂筆記》研究之空白。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在著手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本論文的研究採用了敘事學的方法來加以分析。敘事學是一門新興的理論，它探討了構成話語的敘述方式和技巧。²²在新版的《羅伯特法與詞典》給敘事學的定義是：「關於敘事作品、敘述、敘事結構以及敘事性的理論。」²³我們可以說，敘事學便是把文章的特色「通通談盡」，讓讀者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不同於西方敘事學的地方在於，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雙構性，也深刻地影響了敘事作品結構的雙構性，²⁴是否是紀昀因為要呈現自己思想所做的「準備」，或者這是中國筆記小說獨特的表現手法，所以本論文也使用了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理論，揭示其是否與《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藝術相關。

在研究時，對一些重要的重覆出現的成份在全文範圍內進行追蹤分析是必要的，例如說，一些相似的情節、結構、或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故事的題材可能不盡相同，但是走到的「目的地」可能都是一樣的，所以對於這些「誘因」，在研究時不僅僅是接觸，還要加以探究作者這樣寫作的原因。

二、研究步驟

在閱畢《閱微草堂筆記》的相關資料後，並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敘事模式故事及題材的內容做了分類，並對於前人的論述中，檢視出研究的可行性與客觀性，並凝聚出當中有何不同的觀點，將《閱微草堂筆記》與敘事理論相結合，即是本論文研究之所在。

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談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的關係，顯而易見，紀昀為《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所以自是從他的生平開始談起，由他的生平了解他的思想淵源，

²² 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5月，頁18。

²³ 同註22，頁1。

²⁴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51。

是怎樣的思想，影響了他的文學觀，而他的文學觀又包含了小說觀，他的小說觀可分成崇真信實、尚質黜華及裨益風教三方面，他的《閱微草堂筆記》，正是依循著這三方面來寫作的。既而探討紀昀寫《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一是追錄見聞：其中分成憂憤與勸懲、惶恐與自守及孤獨與懷舊三方面探討。其次是期大旨不乖於風教，當中用因果報應來貫穿整個故事情節，希望內容能讓讀者有所警惕，達到「風教」的目的。

了解了紀昀寫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後，之後試圖釐清的就是他在編寫這本書的方式，以及在內容題材的擷取。先就「筆記小說」的特點 篇幅短小，簡淡數言來解析《閱微草堂筆記》，進而就其本身的卷次來分析作者為什麼如此編排《閱微草堂筆記》。在內容取材上，以數量較多的鬼、狐、人及珍奇異類四方面來分析，其中人是《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主角，所以又分成道學家、與宗教有關的人物以及女人來探討。進而再對這些題材的懲勸思想分析。

紀昀在使用這些題材內容的時候，自是融入自己的思想在其中，所以本章的最後討論了《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他以「懲勸」為目的，核心可分為三方面：議儒、諷世及刺吏，同時也表露了當時的社會情形。

第三章探討《閱微草堂筆記》中敘述特色，除了單純的敘述故事外，還有敘議並存、純議論的敘述模式。純敘述又可分成作者講述且親身經歷、作者講述非親身經歷、第三人講述且親身經歷以及第三人講述非親身經歷，其中第一及第三種篇幅較少，所以就略去不談。在談此部分的時候，先以其獨特的「視角」來分析。敘議的部分可分成先敘後議、先議後敘以及夾敘夾議三部分；純議論只有十一篇，但是這是筆記小說的創舉，所以就歸納了考證舊聞及鬼神觀討論之。了解了敘事手法後，並對這三種敘述手法的藝術性加以分析，純敘述除了的視角手法之外，另外也包括了敘述時間的轉化和情節節奏的變換，節奏的快慢關係到作品的緊密程度。敘議並存的藝術手法在此用了以作者之口及以他人之口來分析。純議論則就考證、存疑、辯護三方面來加以分析。討論完《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手法後，自是對本書的藝術風格加以論述，在此可分成學識文采的輝映、虛實敘述的應用、主客觀得兼的評議以及諷刺藝術的豐富，這四方面在論述的時候，主要以當時互為頡頏的《聊齋誌異》做比較，舉出其相同與相異之處。

第四章單就《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結構做一個剖析，首先從《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原理，包括了故事的開始、故事過程的開展及故事的結束、《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方式，可分成 ABC 程序、ZXY 程序以及混合程序即順敘、倒敘、插敘的方式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特點可分成想像、推理和藝術三方面來分析。接著探討《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思維，此部分主要以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作為分析的藍本。首先以中國的道技雙構思維，及西方敘事學的二元對立分析，其中二元對立又可以角色來做分類。並對《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性思維作出以下的歸納：反理學的省思、對社會的關懷及宗教信仰的探微。最後對《閱微草堂筆記》的勢能以本體勢能、位置勢能及變異勢能故事做分析。

敘事學是最近新興的方法學，《閱微草堂筆記》則是清代著名的筆記小說，一般認為，敘事學較普遍用於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是否適用，這便是本人極需解決的問題之所在。

第二章 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

在研究《閱微草堂筆記》之前，首先要了解撰寫這本書的作者——紀昀，首先從他的生平談起，進而了解他的學術研究，一般人的觀念認為紀昀是清代大學者，對於小說的認知可能較不深入，其實不然，他在編《四庫全書》時把「小說」劃歸子部，就是對筆記小說內容一定程度的認可。¹他在著《閱微草堂筆記》時自然也是朝著這個方向走。所以從學術研究中梳理出他對小說的觀念，才能夠突顯紀昀著《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與目的。

本章分成三節，首先由紀昀學術談起，探討他的學術是如何影響紀昀撰述《閱微草堂筆記》，其中從他的小說觀論證是否也深刻影響了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知曉了《閱微草堂筆記》撰寫的動機後，從當中的理論中落實《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其次有益於掌握《閱微草堂筆記》，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當中的主題思想。

第一節 紀昀生平及學術成就

《閱微草堂筆記》的旨趣，在於說理透徹，勸戒的故事切合要點，並不在文字上加以雕琢，也突顯了與《聊齋誌異》不同的特色。清道光年間的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卷二說：

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筆記五種。蓋蒲留仙才

¹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3月，頁22。

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人小說窠臼；若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論，令人首肯。至若諧鐸、夜談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尚可資以解悶，降而至於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²

這段文章即在說明雖然《聊齋誌異》在當時是一本很暢銷的書，但是《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以勸懲見長，當中的敘事簡約、說理透徹，讓人有所警戒，這些都是《聊齋誌異》無法比擬的，更遑論其它的仿擬作品了。清代著名的學者龍溪鄭開禧也說：「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巨製，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³不僅對紀昀推崇備至，也道出了紀昀創作天賦其實是很高的。以下就由他的生平談起，既而如何影響他的學術，而他的學術又包括了小說觀，進而討論紀昀寫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

一、生平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孤石道人，又自號觀弈道人、茶星、三十六亭主人，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清雍正二年生，嘉慶十年卒（1724-1805），年八十二歲，諡文達。

紀昀生活於中國十八世紀一個封建的官僚家庭。其先世「系出江南」。明永樂甲申年間，紀氏的遠祖紀椒坡從江蘇應天府遷至河北獻縣，就一直居住在此。⁴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資料，以《景城紀氏家譜》最為詳盡。根據《景城紀氏家譜》的記載，從第一世的紀椒坡遷至景城到紀昀這一代，紀氏家族已歷經了十四世。其中在十世有「坤、坊、培、增」四人，此時正當明末戰亂，「培、增二人於崇禎十五年，河間城破，殉難。」明末戰

²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卷二，錄自魯迅《小說舊文鈔》，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28日，頁360。

³ 《閱微草堂筆記》，道光乙未年序，台南：漢風出版社，1994年6月，頁2。

⁴ 明成祖帝位穩定後，勵精圖治，於永樂初年遷都北京，遂三次下詔「遷民實畿輔」，命令從江蘇、江西、陝西等地，向京畿附近地帶遷民。永樂二年，江蘇應天府上元縣居民紀椒坡遵奉朝廷遷大戶實畿輔的詔命，帶領族人遷至直隸。見楊子忱、李建良、宋益三合著：《紀曉嵐全傳》，台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5年2月，頁13。

亂的許多情節，在紀昀的家族帶來了不小的影響，而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許多揭露明末戰亂塗炭生靈的篇章也可在這裡看出端倪。劫後餘生的兩兄弟中，紀坤為紀昀的高祖，字厚齋，明諸生，著有《花王閣剩稿》一卷⁵，也就是通過這部輯錄，紀昀對於這位高祖的了解比較多，受他的影響自不在話下了。

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年），紀昀應童子試，此時他已經十七歲，四年後，紀昀應科試，合格後被取入河間郡（在今河北獻縣東南）庠就讀。之後的鄉試，受到主試者阿克敦和劉統勛的賞識，高中解元，但是前隆十三年（1748年）入京會試卻落第了。也因如此，他卻在來京應試中結識了許多朋友，其中包括了名著一時的漢學家盧文弨與錢大昕。乾隆十九年，三十一歲的紀昀再次應會試，發榜後明列二甲第四名，改庶吉士。紀昀以庶吉士的身分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歷史上對於紀昀的認識，便是他妙語如珠，隨侍君側，雖是「伴君如伴虎」，卻總能逢兇化吉。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紀昀在翰林大考中列二等七名，充武英殿纂修。次年，三十六歲的紀昀被委派為山西省鄉試的主考官，以往主要省份的主考官多由年高資深的翰林經皇上批准上任，紀昀入翰林僅五年便榮膺此命，可見乾隆對他的賞識及恩寵。之後，紀昀又先後充會試主考官；順天試同考官並受命視學福建，奔走學官事務之際，曾在科舉途中受到挫折的紀昀，對於同考官們置入劣等未薦的試卷，他總要親自再行審核，以免有遺珠之憾，足見紀昀的愛才之心。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紀昀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乾隆立即下諭：「紀昀在翰林內，學問素優，予以外任，轉恐不能盡其所長，著王國祚補授。」⁶此段話顯示乾隆皇帝對紀昀長於文才的透徹了解和賞識。

同年四月，乾隆帝於正大光明殿考試翰林諸官，紀昀為二等十六名，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當紀昀志得意滿的時候，紀昀的長女嫁給舉人盧蔭文，盧蔭文的祖父盧見曾久任兩淮鹽運使，「在揚州時，屢值南巡大典，歷年就鹽商提引，支銷冒濫，官商並有侵蝕。」

⁵ 《花王閣剩稿》之所以為『剩稿』，乃是因為紀坤將生平傷時感遇之情一一托之於詩，並於明季崇禎辛巳年（十四年，西元1641年）將平生所作詩歌親自編輯成冊，共六卷。但是不久之後，即遭逢明季兵災，原本毀於一旦。清順治年間，紀昀的曾祖母於家裡地窖敗篋中檢拾出『焚餘剩稿』，請人辨識之後，僅得一百餘首，其子紀鈺將剩餘詩稿重新編輯，所以稱之為《花王閣剩稿》。『花王閣』為紀坤晚年『息意逃禪、隱處田間以沒』時所住的居室之名。見吳坡：〈《花王閣剩稿》對研究紀昀及《閱微草堂筆記》的文獻價值〉，《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二期，頁59。

⁶ 《清高宗實錄》卷八〇八。轉引自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頁20。

⁷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乾隆帝得彰寶奏報，對兩淮歷任鹽政「均有營私侵蝕等弊」大怒，下令革職查辦所有涉嫌官員，並指示「將盧見曾原籍貲財，即行嚴密查封，無使少有隱匿寄頓。」⁸紀昀洩此機密給盧見曾，使盧及早準備，皇上知道了不禁大怒，便把紀昀原有的職務革去，並傳旨：盧見曾寄頓貲財一案，「紀昀瞻顧親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雖然紀昀在此是被「貶謫」，但他見到了其他士人所顯少見聞的事物，可說是意外的收獲。這樣的經歷可以說明隨侍君側，「伴君如伴虎」的最佳寫照。《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很多奇珍異聞，就是紀昀在烏魯木齊所見所聞的，他在此也寫成了《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對於當時的新疆民俗風情有了多層次且多面相的探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乾隆皇召回紀昀，爲了編修《四庫全書》做準備，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這項浩大的工程在乾隆皇的主持下展開，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後告成。不過紀昀雖官居高位，細細考察下，卻無多少可以稱道的政績，「不過尋常供職」而已，紀昀自己也承認：「余老矣，叨列六卿，久無見白平生恆內愧」。⁹

二、學術成就

紀昀的生長環境是在清朝乾嘉時期，當時的文學流行的考古之學，身爲朝廷命官，主編《四庫全書》，所以在文學風格上理應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但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的思想有很多歧出的地方，這裡要討論的是《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是因爲他本身的性格，或是時勢所驅，仍需以紀昀的學術做考察，釐析出思想主軸，進一步地對《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呈現的思想加以分析。所以首先就從他的整體學術來談起，其次討論他的文學觀，再次探討他的小說觀。

⁷ 趙爾巽：《清史稿·盧蔭溥傳》卷三四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7月，頁11107。

⁸ 《清高宗實錄》，卷八一三，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下，同註6，頁32。

⁹ 《紀文達公遺集·尹太夫人八十年序》卷九。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85。紀昀雖政績平平無可稱道，但也並非一無作爲。《清史稿·紀昀傳》載他在左都御史任上曾有兩次上疏，一次是「畿輔災，饑民多就食京師。故事，五城社飯廠，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請自六月中旬始，廠日煮米三石，十月加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從之。」另一次是「疏請婦女遇強暴，雖受污，仍量予旌表。」這些疏請理應看做紀昀關注社會民生的一種努力。同註7，卷320，頁10771。

（一）學術方面

紀昀在學術上，接近漢學及考證之學。作者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姑妄聽之〉小序中，自稱「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獮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析而講考證」。¹⁰直到去世。有的研究清史的專著，稱紀昀是一個漢學家或是「準」漢學家，把他與畢沅、王昶、朱筠一起，列為「乾隆間位居顯宦而好治經學者」¹¹，不無道理。正因為如此，在漢學與理學的長期對峙及激烈論辯中，紀昀是站在漢學這一邊的。《清史稿·紀昀傳》就說他「懲明季講學之習，於南宋以後諸儒，深文詆諆，不無門戶出入之見」。而紀昀在政治上又是一個清朝的重臣，他在官場上雖有坎坷，¹²但大體上他還是官運亨通的。所以紀昀這樣一個「御用文人」，在他的著作中與清王朝同一個步調，也就毫不奇怪了。如同魯迅先生所說：「攻擊道學先生是對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時時排擊，這就是迎合這種潮流的。」¹³

紀昀從四歲起便開始受書，「自是時始，無一日離筆硯」¹⁴，受到父親與師長的嚴格督促，從就學之始，便顯現出一種特別的天賦，五歲時就會背《三字經》和《千字文》，八歲已經讀完儒學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後他當《四庫全書》的總纂，校訂整理可說是他一生的功業所在，《四庫全書提要之集部提要》，大多為紀昀的手筆，另外，他對文學批評史極為重視，嘉慶丙辰會試策問、壬戌會試策問，均以文學批評史為題。

紀昀在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便開始點校《蘇文忠公詩集》，第一次點校時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

¹⁰ 《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序〉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原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50。

¹¹ 蕭一山：《清代通史》（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1962年9月，頁651。

¹² 紀昀在三十一歲中進士，歷任山西鄉試正考官、侍讀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直至協辦大學士（即副宰相）。在乾隆三十二年因泄漏鹽運使盧見曾一案被謫至烏魯木齊兩年，後又因兒子「積逋被訟」，本人「鞫獄不實」等，先後受到降三級留用，革職留用等處份。見徐正綸：〈試論《閱微草堂筆記》反理學的得失〉，《浙江師院學報》，1984年第三期，頁20。

¹³ 魯迅：《且介亭雜文》，台北：風雲時代，1990年3月，頁65。

¹⁴ 同註10，《槐西雜志序》卷十一，頁160。

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手批本，又初寫於罅隙之中，益鞣韞難別。」¹⁵爲了使《蘇文忠公詩集》評點本便於閱讀，紀昀在召回京閒居的歲月，對此批點加以整理。另外他還對黃叔琳輯注的《文心雕龍》進行了點評，時人將黃注與紀評合刊，這就是《文心雕龍》黃注紀評合刊本。

在此之前紀昀的點論與評點作品還有《點論李義山詩集》、《點論陳後山詩集》、《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史通削繁》等校評作品，紀評《蘇文忠公詩集》與紀評《文心雕龍》便實際凝結了紀昀關於文學本體，尤其是評《文心雕龍》的部分，他認爲文章要具有時代歷史感，以及求真求實的展現。¹⁶這些文學主張，正好爲之後紀昀編纂《四庫全書》開啓了重要的一環，也無形中影響了《閱微草堂筆記》故事的獨特風格。

（二）文學主張

紀昀的文學主張，他認爲詩做爲抒發個人性情工具的功能。他說：

其大者，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次亦足抒憤寫懷。舉日星河嶽，草秀珍舒，鳥啼花放，有觸乎情即可以宕其性靈，是詩本乎性情者然也。（紀文達遺集文卷九·〈冰甌草序〉）¹⁷

這似乎有「性靈派」的味道，不過紀昀所主張的，又不同於正統的性靈派，他所主張的，是希望做詩本乎自然胸臆之間，有心包容的跡象，已是了然可見了。

其次紀昀重視作家修養的工夫，他一方面承襲中國的詩觀，認爲「夫詩有貞淫奢儉，可以觀天下之政教；有興觀群怨，可以正天下之性情。於言志之中，寓無邪之旨。」¹⁸另一方面他把言志說與載道說合而爲一，由小我之情志擴大到大我的性情。他又在〈挹綠軒詩集序〉引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話，當作「詩之本旨」；〈端本導源論〉中，還強調「推而廣之，即陶冶萬類無難也。」以詩爲陶冶、教化的工具。

¹⁵ 同註 6，頁 53。

¹⁶ 紀昀評點《文心雕龍》有以下幾點貢獻：一、其研究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歷史感。二、對《文心雕龍》一些重要語詞及篇章的精彩詮釋。三、對於《文心雕龍》由其體例進而涉及文論體系之認識。四、平視古人甚至自我作古的學術氣魄，使得《紀評》於《文心雕龍》可大膽評論。五、紀氏「龍學」思想與其文學觀相關性的考察。見汪春泓：〈關於紀昀的《文心雕龍》批評及其文學思想之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1 年第五期，頁 76、77、80。

¹⁷（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文卷九·〈冰甌草序〉》上海：上海古籍書出版社，清嘉慶 17 年孫樹馨刻本，頁 360。

¹⁸ 同註 17，《紀文達公遺集文卷七·〈端本導源論〉》，頁 325。

紀昀與神韻派不同的地方在於，神韻派講求頓悟，但相對地也不重視功夫，性靈派的袁枚注重改詩，卻給人有自騁才情的錯覺。紀昀有鑑於此，特別強調作者的工力，他說：

詩未有不工者：功深則興象超妙，痕跡自融耳；蘊釀不及古人而剽取空調以自托，猶禪家所謂頑空也。（《瀛奎律髓卷十春寒紀批語》）¹⁹

作詩時講求工夫，工夫到了一定的程度所表現出來的必定神妙；工夫蘊釀地不深厚就有如在剽竊古人的作品，空空洞洞的不像是自己所說的。工夫到家而不失自然渾成，是紀昀心目中最佳的作品。再次，他對作品風格自然極為推崇。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藉由「鬼談詩」來彰顯自己對詩的觀念：

……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沈邊氣無情碧，河帶寒聲互古秋。』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灤陽消夏錄一·鬼談詩》卷一，頁5）

親身經歷所成的作品比想像寫出來的作品要好的多，才是自然的展現。他說：「無其熔煉涵養之功而貌襲之，即為窠臼之陳言，敷衍之空調。」（瀛奎律髓卷二十三：終南別業紀批語）自然的真義，紀昀認為是「天機所到」、「非信乎趁韻之所謂。如以淺易為自然，失之遠矣」。（瀛奎律髓卷十四：同傾紀批語）所以他並不欣賞白居易及梅堯臣的詩。至於在學詩上，他主張「凡初學為詩，須先有把握，稍涉論宗亦未妨，久而興象深微，自能融化痕跡。」（律髓卷一：登大茅山頂紀批語）「稍涉論宗」就是從師宜真，在《瀛奎律髓卷》中方回主張學詩要「立志、讀書、用心、從師」四原則，他主張從師之真為第一義，這是因為讀書愈多恐會走火入魔，需有人牽引才能走入正途。第二，崇尚自然。紀昀認為為文也和當代的社會風氣有關，所以也像劉勰、朱熹、胡應麟一樣，主張時代的氣運直接影響到詩和文章的風格：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為尚書、春秋；

¹⁹《叢書集成續編》第一一四冊，（元）方回編，（清）紀昀刊誤：《瀛奎律髓刊誤》第四十九卷，台北：新文豐書局，1989年，頁88。

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紀文達公遺集卷九·
〈愛鼎堂文集序〉》）²⁰

由此可知，紀昀的文學主張脫離不了「工夫」、「氣」，工夫到了文章就渾然天成，達到自然的境界，可說是因評點《文心雕龍》的啟發。

（三）小說觀

明清兩代，原本盛極一時的詩詞正宗文學已經從高峰期轉向緩慢的步調，取而代之的，小說、戲劇等新興的文體掘起，試探著傳統封建社會與儒家正統。在此時，檢討正宗文學，以儒家的觀念修正小說、戲劇等非正統文學，納入正統的軌道中，成為紀昀等許多持有正統觀念的文學理論家十分關注的課題。

紀昀的小說論以明確的觀念去釐清關於「小說」的種種含糊觀念。他一方面嘗試對明人胡應麟的小說分類，除去當中非文學的內容，使「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其次，他有感於小說領域的「猥鄙荒誕、徒亂耳目」的狀況，²¹欲對小說加以整飭規範，這種努力以對《聊齋誌異》的批評為開端：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戰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媒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²²

所謂的才子之筆，即是以純文學的小說創作方法，它以「有意作文」為宗旨，重在小說的構思、文藻和娛悅性。²³這種具有純文學意味的小說寫作方式，其濫觴可以追溯到先秦《莊子》中的故事；而唐人傳奇因為大多數是文人學士逞情之作，所以內容細膩生動充

²⁰ 同註 17，《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愛鼎堂文集序〉》，頁 358。

²¹ （清）紀昀、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40，子部小說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6 月，頁 1182。

²² 同註 10，《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跋》，頁 329。

²³ 同註 6，頁 345-346。

滿華美之采，與魏晉志怪小說樸質的文風大相競廷。在清代的小說中，才子之筆的最有名的代表就是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在創作方式上長於鋪敘描述，情節曲折離奇，語言上精雕細琢、辭藻華美但又通俗易懂。紀昀對於這類的作品加以反對，他批評《聊齋》中描寫人物心理和人物間所發生的事，並不是作者親眼所見，不是真實的。所以他說：「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戰場關目，隨意裝點。」意味著紀昀認為的小說是寫實重於雕飾的，所以他認為劉敬叔《異苑》及陶潛《續搜神記》是小說的典型。而這兩部書的寫作筆法均以自然樸質取勝，剛好也說明了紀昀推崇六朝小說特點：崇真信實、尚質黜華及裨益風教三方面：

1. 崇真信實

《聊齋誌異》的體制雖然是才子之筆，卻同時兼故了小說和傳記體的風格，在紀昀的觀念中，小說就是小說，傳記就是傳記，不可以有虛虛實實的模糊地帶。他在《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中表達得更明晰：

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²⁴

這段話很明顯地看出他的小說觀念，並不贊同唐傳奇虛構浪漫的一面，比較偏向於六朝志怪的小說觀念。《四庫全書總目》界定的三類小說，沒有把唐傳奇包括在其中，可見紀昀的小說觀念是崇尚質樸自然的。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為例，也謹守著這樣的原則，如：

明季兵亂，曾伯祖父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人在，酬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必所不忍，豈為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戇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斷與爭，故為眾口所排去，而患

²⁴ 同註 21，頁 1182。

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槐西雜誌一·不負心》卷十一，頁174）

這是紀昀的曾伯祖發生的真實事情，描述鎮番公為難時遇到傭人李守敬，李用獨輪車送他回家，途中遇到許多困難還是對鎮番公不離不棄，到家的時候老夫人給他銀兩也不收，足見其為人耿直。以事件來突顯李守敬的人格，以真實事件來闡述，盡到描述當中人物所作所為的「責任」之外，對於讀者來說，也比較有說服力。

2. 尚質黜華

紀昀的另一個小說觀，即是「尚質黜華」。這包含了兩個部分，所謂「尚質」就是重「樸質」，意即重不假雕琢及可看性，而非一味地堆砌。而「黜華」則是在敘說故事時，沒有華麗的詞彙，看似信筆揮灑，無暇文飾，實是追求一種「簡澹數言，自然妙遠」的晉宋筆記小說語言風格。他並認為「小說既述見聞，既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²⁵以《閱微草堂筆記》為例，裡面的內容多為短小精練簡樸，如：

吉木薩臺軍言，嘗逐雉入深山中，見懸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澗往視，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氍毹，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長寸許，一女子甚嬌麗，作蒙古裝，惟跣足不韠，衣綠氍毹也。方對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兒身，不著寸履，見人嘻笑，其語非蒙古，非額魯特，非回部，非西番，啁晰如鳥不可辨。觀其情狀，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擲一物於崖下，乃熟野驃肉半肘也，又拜謝之，皆搖手，乃攜以歸，足三四日食。（《姑妄聽之四·毛人》卷十八，頁324）

由「吉木薩臺軍言」看出此事是真實發生的，並對看到毛人加以描述，內容中一句話最多不過十二字，可見紀昀用字之精簡。而《聊齋誌異》中的故事則華麗多了，如卷二的〈聶小倩〉先介紹男主角寧采臣：「寧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並介紹了寺旁的風景：「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幽杳。會學使案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然後故事才開始。《聊齋誌異》的風格頗近唐傳奇，先把情節「佈置」

²⁵ 同註 22。

好，就等男女主角加入，而《閱微草堂筆記》則頗近漢代樸實的小說，開門見山寫人物做了什麼事，事情發展如何，比起《聊齋誌異》，篇幅自然縮減很多。紀昀的小說概念是：一則小說必須「合殘叢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²⁶，並且「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²⁷在這個基礎下，我們可以知道紀昀認為的小說，審美特徵上是遵循「紀事存樸」的書寫模式，創作題材是通過民間蒐羅，記錄街談巷語；創作旨趣是在增廣見聞、修身齊家。具體地來說就是能正風俗、美教化、獎善勸懲。而他所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所收錄的小說也遵循這個原則來篩選。

3.裨益風教

在紀昀的小說觀念中，認為小說還得具備一個功用，即是「裨益風教」。他在《姑妄聽之序》中寫道：「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²⁸所以可見他在寫《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也是朝著這個目標發展。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中，常有發於議論的篇章，許多針對作品內容所闡發的議論每有雋思妙語，²⁹時見人情解頤，又能發人深省，這都是因為紀昀稟持著「風教」小說觀的緣故。如《姑妄聽之四·狐狸教誨賭徒》（卷十八，頁 327）：一對夫妻因為好賭博把家裡的東西都輸光了，於是祈禱可以有一些錢可以做小本生意便再也不賭博了。忽然有人敲他們的門問他們是否真的悔改，他們說是。後來竟然發現以前賭輸的錢都掛在院子裡。原來是狐可憐這對夫妻死去的父親因為兒子賭博，天天悲傷不已，狐於是變成丈夫的樣子去把賭輸的錢又贏回來。這對夫妻聽了「亦自此改行，溫飽以終。」紀昀在文末以有些諷刺卻不失詼諧的筆法評道：

嗚呼！不肖之子，自以為惟所欲為矣，其亦念黃泉之下，有夜夜悲嘯者乎？（《姑妄聽之四·狐狸教誨賭徒》卷十八，頁 327）

²⁶ 桓譚《新論·離事》第十一。錄自《桓譚及其新論》，安徽：安徽大學中文系，1976年12月，頁132。

²⁷ 班固《漢書·藝文志》提出：「小說家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早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見班固《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頁157。

²⁸ 《姑妄聽之序》，同註10，頁251。

²⁹ 對於議論的描述，在下一章會有較深入的介紹。

這段評論足見作者對於賭博這件事是極不贊同，甚至還讓死者不得安穩。不過另一方面也發揚一個觀念：「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故事中的丈夫知錯之後戒賭，從此經營小本生意，因此可得善終。這樣的寫作方式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俯拾即是，由真實故事來教化人民，這是紀昀認為小說具備的另一項功能。

三、《閱微草堂筆記》的撰述動機

《閱微草堂筆記》為紀昀晚年所作，此時的紀昀，對於社會的種種他仍有所體會，此外他又結交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交換學識之外，各地的見聞也收集了不少，在這種「材料、學識」皆備之下，寫作《閱微草堂筆記》就只剩下「導火線」——也就是動機。以下就兩方面來論述。

（一）追錄見聞

《閱微草堂筆記》創作始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慶三年（1798年）全部完成，前後近十年的時間，按紀昀年譜推算，當在他六十六至七十六歲間寫成。據文獻記載，他晚年的心志並非在於小說創作，而在學術研究。他死前對其孫紀樹馨說：「吾老矣，欲成三書，恐天不假年，今語汝大略，汝其識一。……」³⁰在《遜齋易述序》中也說：「余年近七十，一生鹿鹿典籍間，而徒以雜博竊名譽，曾未能覃研經訓，勒一編以傳於世，其愧懋園父子何如耶！」³¹那麼為什麼紀昀晚年對學術研究從事地較少，反而注重在小說的寫作呢？以下歸納了兩個原因：³²

第一，是因為孤獨與懷舊。人到了晚年的時候，往往會回想起過往的事情，當自己又享高壽，以前的好朋友又不在身邊，孤獨和懷舊的心情會伴隨而來。我們在許多書上看到紀昀似乎是妙語如珠、詼諧善謔的，但實際上，他的個性極為孤寂，他不只一次說

³⁰ 這三部書分別為：「一曰『規杜持平』。劉炫一部書，豈無是處，孔疏意主伸杜，凡劉說儘駁之，此冤獄也。平心持衡，各還是處，則杜之失無損於杜，而孔之駁不足為劉病矣。如杜以晉先穀為彘季，劉規之，按成十八傳，彘季是隨會子士魴，非先穀，劉說是也；一曰『篆隸異同』。如鳳朋鵬篆本一字，隸分為三，此篆同而隸異也。如好醜，篆本二義，隸但作好，無醜字，此篆異而隸同也。初學有入門之際，其必自始乎？一曰『蠹簡叢鈔』……」見李宗《聞妙香室文集》卷十四〈紀文達公傳略〉附。

³¹ 同註 17，《紀文達公遺集文卷八·遜齋易述序》，頁 340。

³² 這三個原因參考吳波：〈紀昀晚年心態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明清小說研究》，2003 年第一期，頁 202。

自己「性耽孤寂」³³，盛時彥在重刊《閱微草堂筆記》寫的序中也說：「……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³⁴在紀昀六十歲以後，親朋好友都先他離去，又經歷了朝廷的人世險惡，遂使他更陷入孤寂之中。門人汪德鉞就曾說過他晚年「公退後，閉門獨坐，沖然自得，其靜若此」。³⁵這種心態在他許多墓誌銘、碑文中都多有涉及。紀昀因為幼年喪母，依靠叔母撫育長大，對叔母們的感情自是深厚。

在編寫四庫全書的時候，為其同僚兼好友的陸錫熊病逝之後，紀昀寫了《題耳山副憲遺像》一詩來紀念他。又如，在《河南開管河兵備道德圃王公合葬墓志銘》中也寫道：「余與君兄弟同以乾隆丁卯舉於鄉試，又先後入翰林，交最契。詩壇酒社，無數日不相往還。十余年來，舊交零落，其存者亦散在四方，僅若晨星。追念生平，不勝離索之感。今君又化，老友益稀，每與詒堂相語，輒惻惻憶君如悲骨肉。」³⁶隨著故人親友相繼去世，他對他們除了傷感憑弔之外，從他的這些作品裡面我們不難讀出他對往昔生活的一種眷戀。但是光是表現在碑志、墓誌銘、短文中無法抒發紀昀滿腔的情懷，因此他將這些感情也記載到《閱微草堂筆記》中。我們知道《閱微草堂筆記》的主要內容是敘述以鬼狐神怪、因果報應的故事居多，但是裡面也包含了不少追懷故人之作。

如在《槐西雜誌二·侍姬沈氏》（卷十二，頁186）中，就有一段追憶其侍姬明玕的故事，明玕是紀昀寵愛的侍妾之一，個性溫和可人，聰明慧黠。當時的女子個個都希望當大房，集權勢於一身，但是明玕卻不這麼想，她認為大家都認定妾不好當，所以才有這樣的偏見，她寧可做富貴人家的妾勝過田家婦。另外她還希望自己在四十歲之前過世，因為此時女子還正值青春年華的時候，死了還會有人憐惜和弔念，如果享高壽的話就好比狐雛腐鼠，並不是她所願的。沒想到這竟一語成讖，明玕在三十歲就因病去世，她跟在紀昀的身邊，原本只是粗通文字，隨著環境的陶染，她也學會了吟詩作對，紀昀的生

³³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姑妄聽之〉序中這樣寫道：「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見《閱微草堂筆記》，同註10，頁251。

³⁴ 同註3，《閱微草堂筆記》序，道光癸巳年羊城木刻版，頁1。

³⁵ 汪德鉞：《紀曉嵐師八十序》，轉引自吳坡：〈紀昀晚年心態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一期，頁209。

³⁶ 同註17，《紀文達公遺集文卷十六〈河南開管河兵備道德圃王公合葬墓志銘〉》，頁468。

活更添加了不少樂趣。從上面的文章來看，文中還說：「余憶是夕，果壁上掛瓶繩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穿鑿出可能是明珩曾經回來看他。但我們不難發現，紀昀也藉由這段文字來寄託思念明珩之情。由此可知，《閱微草堂筆記》不只是一部「勸懲」之作，還是一部「懷舊」之作，從作品中可看出作者濃厚的情思，也讓我們發現了清朝的社會狀況。總而言之，紀昀寫這部書的原因是複雜的，仔細推敲之後，才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文本所要表達的情境。

其次，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緣起時，紀昀一再重申寫作這本書是晚年「消閒」之作，甚至有意將其中一部分命名為「灤陽消夏錄」，但是紀昀到了晚年真的無事可做，只能消閒度日的地步嗎？我們從種種跡象觀察出，發現並非如此，從之前所引的他留給子孫的遺言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消閒」只是紀昀的一種寄託，其實背後隱藏著他不為人知的苦處。晚年的紀昀居高位，一直處在朝廷紛擾的環境中，動蕩的環境讓他惶恐不安，使他不得不處處謹慎，小心自守，所以在他的心態上常常處於焦慮不安、如履薄冰的狀態。長期這樣的心情使他無法專心於學術方面的研究，只好搜羅新奇的事物，廣博地閱覽，藉此消磨時光，聊以自慰，《閱微草堂筆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物。這也是紀昀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之一。

從具體的例子來佐證，或許我們更能夠看出紀昀此時的心態。他寫了兩首詩：

木落萬山秋，荒徑交榛梗。獨立千仞岡，蒼蒼空翠影。山路豈不艱，風露亦云冷。

平生多苦心，愛此無人境。遠想一慨中，中懷徒耿耿。

秋山高不及，盤蹬入煙霧。仄徑莓苔滑，猿獠不敢步。帳策陟巉岩，披榛尋微路。

直三萬峰巔，振衣獨四顧。秋風天半來，奮迅號林樹。俯見豺狼蹲，側聞虎豹怒。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懼。置身豈不高，時有蹉跌慮。徒倚將何依，淒切悲霜露。

微言如可聞，冀與孫登遇。（〈自題秋山獨眺圖〉）³⁷

這兩首詩真實地反應了紀昀當時的心境，崎嶇的山路象徵自己坎坷不平的仕途之路，其中遇到豺狼虎豹心生恐懼，跌跌撞撞深怕一不小心跌落萬丈溝壑中，正道出了他在宦路

³⁷（清）紀昀：《紀曉嵐詩文集》，香港：廣智書局，出版年不詳，頁 120。

中的真實寫照。這些心情告白，正代表了紀昀處在這樣的環境心力交瘁並充滿了無力感，即使心中充滿了理想以學術研究為己任，但終究力不從心。在這種情形和心境之下，我們不難想見紀昀為什麼會寫《閱微草堂筆記》了。

（二）期大旨不乖於風教

紀昀雖然任於位高權重的官職，理應是生活優渥、躊躇滿志的。而他在習詩作文中也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³⁸但是他看到社會的亂象也不禁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於他無法忍受的做出一番的批評。在前面已經說過，紀昀在寫《閱微草堂筆記》的時間是在六十六至七十六歲間，如果一個人的晚年以六十歲來算，紀昀的晚年大部分都在乾隆朝的末期。³⁹在歷史上，乾隆在清朝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他承襲前人的遺志，文治武功盛極一時。但是到了紀昀晚年，他也步入了老年的階段，（長紀昀十三歲）體力和精力大不如前，用人處事也不像以前那樣地明察秋毫。晚年的乾隆已經有了治績的沉重壓力，惟恐他人公開其弊政。

此時乾隆對於敢諍言直諫的大臣惡言相加，對那些阿諛奉承之人卻縱容袒護，如和珅、福長安這類的小人得以有鑽營的機會。尤以和珅的劣行最甚。他深得乾隆的寵信，除了肆無忌憚地斂財外，對於他看不順眼的大臣還加以打壓，如阿桂、王杰等人均受到其迫害。受和珅等人的影響，朝廷至地方奢靡成風，貪污的風氣也日益嚴重。作為朝廷重臣，紀昀曾多次向乾隆皇帝提出建言並倡導興教以敷教化，在《日華書院碑記》一文中，他高度肯定了天津邵玉清在故鄉獻縣開館授課、振興文教之舉。而且紀昀在文章中亟力讚揚崇儒尊道之人，通過他們可以達到改善社會風氣。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他長期受到儒家的薰染，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他對社會有了責任，另一方面他因感於乾隆皇對他的厚愛，不忍心看朝政就此衰微，因此出於這份憂患意識以及感恩的心情，使紀昀放下了對小說的成見，以小說的體裁來實行他的理想。⁴⁰

³⁸ 關於紀昀遵循「溫柔敦厚」的詩教，其中明顯的例子有：《月山詩集序》中曰：「三古以來，放逐之臣，黃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幾；其托詩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凡幾。平心而論，要當以不涉怨尤之懷，不傷忠孝之旨，為詩之正軌。」還對韓愈的『不平則鳴』做出批評：「昌黎《送孟東野序》稱：『不得其平則鳴』，乃一時有激之言，非篤論也。」同註 17，《紀文達公遺集》卷九，頁 366。

³⁹ 史學界通常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山東王倫起義作為乾隆朝衰微的指標。

⁴⁰ 同註 17，《紀文達公遺集·日華書院碑記》，頁 433。

紀昀作為一個居上位的高官，他仍透過「盛世」的帷幕，看到了某些社會的亂象，並對老百姓加以同情憐憫，魯迅就曾經指出：「他（紀昀）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藉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是很有魄力的一個人。」⁴¹他的小說觀也透露了這樣的訊息，⁴²因為懷抱著這樣的理想，所以造就出《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中悲天憫人以及對階級不平等的譏伐。如：

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眾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竈婢年十五六，睡廚下，乃密持火種，黑闇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煙燄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眾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群盜格鬥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為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雖竈婦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及是夜成禮。……（《姑妄聽之三·婢女放火擒盜》卷十七，頁 305）

當時封建等級制度束縛著人民，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必須要講求「門當戶對」，紀昀筆下這一個富家子弟，社會地位雖然不是很高，但是主人娶婢畢竟仍是為社會所不容的，而處於「官僚統治階級」的紀昀，對此故事並沒有加以批評，反而讚揚這個婢女是「奇女子」，隱約透露出作者贊成打破階級不平的進步民主思想。

藉由因果報應之說，勸誡世人實現他內心的淑世思想，也是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裡所要闡釋的。⁴³在《灤陽消夏錄三》描寫：

某公嘗箠殺一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弊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國奈何，

⁴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2月28日，頁540。

⁴² 紀昀的小說觀，在前面已有論述，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也是朝著這個目標的。

⁴³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關於紀昀利用因果報應來闡發他的淑世思想可分成五個方面來說明：勸廉、誠淫、誠虐、誠貪、誠吝等，見焦泰平：〈《閱微草堂筆記》因果報應問題辯正〉，《唐都學刊》，第十六卷第二期，2000年4月，頁93、94。

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灤陽消夏錄三·幹僕辯》卷三，頁32）

真是可說是「刺貪擊虐」，一針見血了。後來這個主人也不得善終。紀昀利用果報的故事，來抒發自己淑世的思想，告訴世人為官要清，對奴僕也要公正，不可不以身作則。

對於社會亂象紀昀以「史官之筆」呈現，但是社會中記載百姓辛苦、頌揚美德，使人民有所啟發及學習，對下層勞動人民的道德操行更是加以頌揚：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為害也。」……（《灤陽消夏錄一·夢入陰司》卷一，頁6）

藉由一個平凡老婦的美德，來告訴人們不做損人利己的事，常人看了為之汗顏，更何況是在上位者了。紀昀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人們「該如何做」，他的故事裡卻告訴著人們，社會亂象，往往是不被注意，被遺忘的「星星之火」，卻是可以燎原的。

紀昀一生官海浮沉，隨侍君側，即使有這些思想，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不得不藉由《閱微草堂筆記》來一抒己見。所以即使他對當朝「紅人」和珅頗有微詞，為了自保，僅僅只是點到為止，不敢大肆批評。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我們看到紀昀最真實的一面，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他豐富的學識之外，還有他真、不假造作、不隨波逐流、力挽狂瀾的性格，都在《閱微草堂筆記》裡活生生的展現了。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編撰及內容

「閱微草堂」是紀昀在北京宅邸中書齋的名字，紀昀在此完成《閱微草堂筆記》，並居在此直到與世長辭。⁴⁴《閱微草堂筆記》是筆記體的小說，筆記小說名為「筆記」，所以是以隨筆的方式來寫作，因此宜「小」不宜「大」，宜「簡」不宜「繁」，宜「自由散漫」不宜「完整嚴謹」。《閱微草堂筆記》總共收錄了一千一百九十餘篇筆記體的故事，共分二十四卷，卷名依次為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五種。其中除了灤陽消夏錄和灤陽續錄分成六卷之外，其餘的都是四卷。以下就編排方式和題材內容來分析之。

一、編撰方式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自題道：「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⁴⁵說鬼論狐，蓋別所寄托。由此可知，紀昀原本要編修《四庫全書》之後，歷盡浮生煙雲，終已歸老，賦閒本欲從事多方學術研究，自稱老矣，故論狐說鬼。他又說：「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自謙這是不入流之作，並非態度嚴峻的道學，故編撰採逐年編撰條例的筆記體。

《閱微草堂筆記》全書分成《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五種，在盛時彥的序中就寫出了作者作《閱微草堂筆記》的用意：

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倣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閱微草堂筆記》序）

⁴⁴ 同註 6，頁 94。

⁴⁵ 同註 10，頁 1。

這裡明確地指出作者的心態，「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之流」足見作者亟力表現出本書平易近人的風格。「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懶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點出紀昀寫作的時間是在「退食之餘」，即是他編完《四庫全書》的時候寫的，年老時不想花時間再去考察典籍的訛誤，所以遍採許多自己聽來或是由親戚、同事或好友訴說的故事集成成書。最後寫出《閱微草堂筆記》的特色以及紀昀寫本書的目的：「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即是在說《閱微草堂筆記》無所不包，知無不盡，知無不言，也從此證明了紀昀的學識淵博及見多識廣。「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就是在說紀昀作《閱微草堂筆記》最終還是希望讓人讀了能從自己本身做起，進而希冀能「改善社會風氣」，這是身為學者的心態，出發點是善的，所以《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也一貫地朝這個方向在發展。

《閱微草堂筆記》主要依據筆記小說的特點來編撰，茲依據簡淡數言、卷次分明兩方面加以解析之。

（一）簡淡數言

由於《閱微草堂筆記》以隨筆的方式寫作，「忌逞才使氣，忌故作端莊」，⁴⁶因此宜短小不宜篇幅過大，宜「簡淡數言」，不宜連篇累牘，宜「自由散漫」不宜「完整嚴謹」。紀昀在撰寫《閱微草堂筆記》時一直謹守著這樣的原則，他在各章的序中說道：

……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之。（《灤陽消夏錄序》，頁4）

……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且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如是我聞序》，頁87）

……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駸，不覺又得四卷。……（《槐西雜誌序》，頁160）

……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

⁴⁶ 同註1，頁33。

（《姑妄聽之序》，頁 251）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誌，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灤陽續錄序》，頁 330）

作者一再地強調他是「消閒之作」，體制當然不可能是長篇大論，以點到作者想要表達的意念便可。篇幅短小，字數每則當在五千字以下，記敘文字中應該有故事發生的時代、地點、人物，即使是虛構的，也應要有這些要素，否則就沒有「筆記」的特點。⁴⁷如：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太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媼婢至，神已癡矣。……（《灤陽消夏錄一·老桑樹》卷一，頁 15）

此篇明確地指出時間（當天晚上），地點（張鉞署中）、人物（桑樹、張鉞女兒）是一則很典型的筆記小說，我們不難看出，《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體制，讓人讀來毫不費力卻又能受其啓發。

除此之外，在行文當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在撰寫此書時，是以悠閒的心態來寫，許多故事都是俯拾而來的，發生在他身上，或是他親眼看到的。如：

……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家，偶遇一浙士能測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能屬君矣！」里字拆之，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腳，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如是我聞一·拆字》卷七，頁 91）

這便是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了，而且竟然被說中，不過作者抱持的是「輕鬆」的態度，所以對於這種事他也僅僅是評論：「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與拈蓍灼龜，事同一理，似神異而非神異也。」

（二）卷次分明

《閱微草堂筆記》全書分成《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五種，至於為何這樣編列，作者是這樣說的：

⁴⁷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5月，頁3。

乾隆己酉夏，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度架而已。……街談巷議，或有益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云爾。（《灤陽消夏錄序》，頁4）

「灤陽消夏錄」的「灤陽」，即今天的熱河省承德市，水之南為陰，水之北為陽。承德因位於灤河北岸，故又稱灤陽。紀昀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編纂《四庫全書》之餘，在此居住。「消夏」即指夏天的休閒消遣之作。《閱微草堂筆記》前後紀昀共花了十年的時間，《灤陽消夏錄》是最早完成的，成於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是紀昀在灤陽時所作。他並說這是「晝長無事，追錄見聞」，利用白天的閒暇時間寫下這卷，因為當時紀昀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人生歷練已經很豐富，聽到的奇聞軼事自然也不少，所以他說「追錄見聞」，實為自謙之辭。

《灤陽消夏錄》紀昀草稿未完成時，便被書商盜印，顯示此書受歡迎的程度。紀昀有鑑於此，便補了《如是我聞》，他說：

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定，遽為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且有以新書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豈不信哉！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能自己者。天上事往往如斯，亦可深長思也。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題。（《如是我聞序》，頁87）

這裡明確地指出當時《灤陽消夏錄》被書店竊刊，實非作者本意，因此在1791年作《如是我聞》四卷，這也證明世上愛書的人很多，「博雅君子，或不以為紕繆」並不在意初稿未定訛誤仍多，就傳抄於世。因此紀昀把他新聽到故事和以前聽過但沒寫成的故事寫成四卷，命名為「如是我聞」，即「就如同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也藉此告訴讀者，這裡的故事都是有根據的，絕非憑空而來。如他在講述「走無常」的時候說：

千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即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坨曹氏，有傭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氣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真貴人，其氣旺，有真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有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強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體陰，而陽氣盛，無慮此數事，故必攜之以為備。」語頗近理，似非媪所能臆撰也。（《如是我聞一·走無常》（卷七，頁103）

這裡即是先引干寶《搜神記》卷十五裡馬勢妻蔣氏在夢中見到有人生病要去攝他的魂，即所謂的「走無常」。然後作者用此故事做基礎，解釋為什麼陰司還要請凡間的人來當走無常的道理。這便是紀昀在序中說的「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了。

因為對寫作的熱愛，他引用歐陽修所說的：「物常聚於所好。」也就是說「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的意思，並證明作者喜歡寫這些足以「教化人民，端正風氣」的故事，所以他又說：「緣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能自己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深長思也。」即是作者自我解嘲自己有了一項嗜好之後，就想一頭陷入，結果往往無法自拔，這就是他寫《閱微草堂筆記》的心態，並告訴讀者天下間的很多事都是如此，也是值得深深思考的了。這是紀昀自勉的話，也同時在勉勵讀者，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完成的。

寫成《如是我聞》後的隔年，即乾隆五十六年正月，紀昀調為左都御史，所以常在西苑居住，他說：

借得袁氏居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晝長多暇，晏坐而已。……（《槐西雜誌序》，頁160）

「槐西」指槐樹的西邊，是一處公館的名字，又稱西苑，即「西邊的公園」，是紀昀在北京西郊，確切地說是在海淀圓明園居住的房子。這裡是紀昀退休後居住的地方，自從《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被書館刊刻之後，許多朋友都告訴紀昀他們的所見所聞，於是他便把這些事寫下來，另外也加入自己之前就聽說的異聞。他說：

……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置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駸，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為一帙，題曰「槐西雜誌」，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槐西雜誌序》，頁160）

紀昀這樣日積月累地寫作之下，不知不覺第也完成了四卷，他的孫子紀樹馨將之集成一帙，「帙」原本是放置書籍的袋子，在此是指故事一章之意。而體例也仿照前兩帙「都無體例」，唯一不同的是，前兩帙都是以作者自己體認的故事居多，此卷則偏向於朋友告知的為多。由於材料日益繁複，他說：

自今以往，或意懶而輟筆歟，則以為揮塵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歟，則以為《夷堅》之續志亦可也。……（《槐西雜誌序》，頁160）

紀昀自謙自己「意懶」，所以在寫作《閱微草堂筆記》時是抱持著輕鬆的態度，認為只要像清談那樣隨意談論三個回合就可以了；後來發現自己愈益有興致，因此又提筆寫下，不敢說是「巨著」，只說是《夷堅志》的續志罷了。《夷堅志》是南宋洪邁所編，書名取自《列子·湯問》：「夷堅聞而志之。」內容多為神仙鬼怪故事和異聞雜錄，也記載了一些當時市民生活。紀昀以此做為寫作依歸，所以《閱微草堂筆記》的內容除了寫鬼狐之事外，也可窺見當時社會的一些風俗民情和流行事物，如扶乩、算命等等，如：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嘆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嘆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偽託，已屢以盜句敗矣。（《如是我聞一·盜句》卷七，頁95）

這便是扶乩者一般現象，扶乩多用民間不甚流傳的詩句來為人民解答，似真似假，民間大多拿來自解，或是當作大眾消遣。對於未卜先知或算命之事，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記載，如：

崑霞言其師精曉六壬，而不為人占，崑霞為童子時，一日早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書，定以申刻至，先期後期皆答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僅至，則某家兄弟方鬪牆。啟視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晉書·王祥傳》一閱。」兄弟相顧默然，鬥遂解，蓋其弟正繼所生云。（《如是我聞二·六壬占卜》卷八，頁110）

王祥是漢末的孝子，侍奉繼母至孝，「臥冰求鯉」的成語就是由他來的。本篇故事藉由借閱此書，成功地化解了某家兄弟的鬪牆之爭，這也算是勸人為善了。在民間有許多奇異的故事，都在此帙中展現，這也是作者要表達的目的。

《姑妄聽之》題名的由來乃是因為《莊子·齊物論》：「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故名之。可見本卷是收錄大量的新奇物事軼聞，以及偏向考證之事，所以請各位看官「姑妄聽之」。他說：

……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

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姑妄聽之序》，頁 251）

在這裡作者仍一再申明作此帙是消閒之作，而且已經寫成《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三書之後才有此部，所以大有請讀者以輕鬆的心情來看，「姑且看看」，聊以自慰的語句。雖然如此，紀昀對自己的「重責大任」——勸懲仍銘記在心的，如：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倉中，不甚為祟。然小兒女或近倉遊戲，輒被瓦擊，一日廚得一小狐，眾欲捶殺以洩憤，洪生曰：「是挑釁也，人與妖鬥，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餌，親送至倉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姑妄聽之三·王洪生家狐》（卷十七，頁 293）

這也是聽來不真切的故事，但卻真實地發生在紀昀表伯的家裡。當大家抓到一隻小狐正想把牠殺掉以洩牠們老是丟瓦片襲擊之仇，王洪生卻主張「以德報怨」，把小狐餵飽之後放走，後來狐狸們果然就沒有再出來作祟，可見狐也是很講理的。作者利用這些題材有些可能不可置信，要人「姑妄聽之」就好，其實裡面也蘊含著許多人生哲理的。

至於最後一帙《灤陽續錄》，則是《灤陽消夏錄》的延續，他說：

……年來併此懶為，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煙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既完，因題數語，以誌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嘉慶戊子七月後三日，觀弈道人書於禮部直廬，時年七十有五。（《灤陽續錄序》，頁 330）

雖名為《灤陽續錄》，不只是補《灤陽消夏錄》的不足，實是補前四帙的不足，如《灤陽續錄一·詩讖》說：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自韻。嘗夏夜月明，窗外夾竹桃盛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詩曰：「絳桃映月數枝斜，影落窗紗透帳紗，三處婆娑花一樣，只憐兩處是空花。」意頗自喜，次年竟病歿。其婢玉臺侍余二年餘，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兩處空花，遂成詩讖。氣機所動，作者殊不自知也。（《灤陽續錄一·詩讖》，卷十九，頁 339）

表面上紀昀是在寫侍妾明珩做的詩「一詩成讖」，隔年就去世了，其實是藉此懷念她。在

《槐西雜誌二·侍妾沈氏》(卷十二,頁186)中,就曾經對作者說過:「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狐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一方面這篇是補足了前篇的話,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對明環深深懷念之意。

在《灤陽續錄》中,有很多「懷念性」的文章,除了上篇之外,另外如《園陽續錄六》中的〈歸雁詩〉:

余官兵部尚書時,往良鄉送征湖北兵,小憩長新店旅舍,見壁上有《歸雁詩》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風雁自斜,深秋又送汝還家;可憐飛到無多日,二月仍來看杏花。」其二曰:「水闊雲深伴侶稀,蕭條只與燕同歸;惟嫌來歲烏衣巷,卻向雕梁各自飛。」題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語意筆跡,皆不似先兄,當別一人。……

(《灤陽續錄六·歸雁詩》(卷二十四,頁387))

這裡就是藉由旅店看到署名的人與紀昀已故的兄長晴湖是同樣字,所以引起作者的猜想:是否真由他所做?後來一看筆跡不像是紀兄所作,「應該是別人吧」這句話透露出作者難掩失望之情。前面提及,紀昀在作此帙的時候,已經是七十五歲高齡的老人,許多故人都已故去,所以只好寫文章故事來追憶他們,筆觸中自然有些孤寂之感了。

盛時彥在本書的序中說:「《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⁴⁸因此《灤陽消夏錄》六卷完成時,其餘幾卷除了《灤陽續錄》之外,都是分成四卷,這可能與他居住的時間有關。《灤陽消夏錄》於一七八九年寫成,隔了兩年才又作《如是我聞》,因為是《灤陽消夏錄》的續作,而又同在灤陽所寫,所以也同樣分了六卷。

《灤陽消夏錄》撰成後,竟然就「遽為書肆所竊刊」,足見本書的歡迎程度,所以紀昀又寫了《如是我聞》等卷。如果沒有被書店「盜版」,紀昀可能也不會再繼續寫了,讀

⁴⁸ 同註10,頁1。

者也就看不到紀昀除了編纂《四庫全書》的那一面外的更詼諧風趣的另一面了。

二、題材內容

《閱微草堂筆記》的內容極為廣泛，政治、軍事，文學、歷史、科技、考古、科舉、法律、風俗……幾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包。有介紹官員的故老遺聞、官場百態、人情世態、典章考證、蒐羅奇物；也有老百姓的道聽塗說、奇文軼事、神鬼妖狐等等。（詳見附表三）筆者無法一一詳述，以下就以文本人物比例較多的鬼、狐、人三類來說明《閱微草堂筆記》之題材內容。

（一）鬼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鬼的題材一千九百餘篇中佔了兩百五十餘篇，比例是最多的。（詳見附表三）這乃是因為紀昀藉由鬼和人之間的互動，告誡人們不應該去做某事，以免得到報應。如：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視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之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即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曰：「來往人眾，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侍君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礮者是也。」既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剎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眼睽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剎急追之，狂背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扣不已，門甫啟，突然衝入，觸一少女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依杵亂捶其股，氣急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燈出，方知是婿，共相驚笑。……（《灤陽消夏錄三·魏藻遇羅剎》（卷三，頁39）

這便是鬼懲罰輕薄之人的典型例子。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作者的意念「壞事不可做」，除了被鬼懲罰之外，逃回家的時候還被人給打了一頓，魏藻真可說是偷雞不著蝕把米了。除此之外，紀昀還用鬼來當作他的「代言人」，如：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臥並瀕危，燈火下恍惚有吏為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泣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瑩瑩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魂魄有知，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讎，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為陰功，被枉死者，不讎君而讎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摑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如是我聞三·余某》（卷九，頁126）

這是揭發一般作官之人救人的想法，殊不知救了兇手卻讓死者含冤，表面上雖然為官仁慈，不殺一人，但是卻讓死者不能安息。所以紀昀藉由鬼之口來指出這種錯誤的想法，而這種想法可說是揭發清官比貪官更惡的濫觴。

藉鬼之口來抒發紀昀對道學的痛恨，也是他所擅長的。至於鮮活地指出道學家之迂腐的行為，以下有較詳細的介紹。藉鬼之口的如：

……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煙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去。（《灤陽消夏錄一·鬼嘲夫子》卷一，頁4）

利用鬼看得到人讀書多寡散發出的光芒有多亮，來諷刺學究平生所讀的書都沒有讀進心裡，這也是作者認為當時的腐儒所犯的最大毛病。不過以鬼來代替直言的寫法，讓人讀了更有興味。

再次，鬼也有要人幫忙的時候，如：

……某嘗詣涇縣訪友，遇夜雨，投一廢寺，皆坍塌荒草，四無居人，惟山門尚可棲止，姑留待霽。時雲黑如墨，闇中聞女子聲曰：「怨鬼叩頭，求賜紙衣一襲，白骨銜恩。」某怖不能動，然度無可避，強起問知，鬼泣曰：「妾村女，偶獨經此寺，為僧所遮留，妾哭詈不從，怒而見殺，時衣盡褫，遂被裸埋，今百餘年矣。雖在冥途，情有廉恥，身無寸縷，愧見神明，故寧抱沉冤潛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數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門，使幽魂遮體，便可懇諸地府，再入轉輪，惟君哀而垂拯。」某戰慄諾之，哭聲遂寂。……（《如是我聞一·怨鬼求衣》（卷七，頁 95）

這便是鬼希望人幫助它的故事。因為鬼生前被脫光衣服，所以死後羞於見神明以致不能轉入輪迴，故來陽間希望有人可以為它燒一套紙衣紙裙。可見鬼並不是每個都是讓覺得可怖，它也像人一樣會遇到困難的時候。

《閱微草堂筆記》的鬼大多都以報應、勸誡、諷刺及需要幫助四種姿態出現，與一般小說中的鬼只會害人的「傳統鬼」並不相同，這也是《閱微草堂筆記》的特別之處了。

（二）狐

《閱微草堂筆記》有關狐的故事一千一百多則裡佔了一百六十餘則，是《閱微草堂筆記》裡次多的題材。在本書中，紀昀似乎把狐給「人格化」，首先他認為狐也像人一樣重感情、講道義的，如：

錢塘李滄州，因言有孀婦病臥，不能自炊，哀呼鄰媪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時，意恆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孀婦病癒，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實狐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節，是以託名來耳。」置白金數錠於床，嗚咽而去。（《灤陽消夏錄四·不忘舊情》（卷四，

這就是狐念及舊情，幫死去的情人照顧妻子，本不想說出自己的身分，詭稱自己是新來的村女，後來要離去的時候才說出自己的身分，實在是很講情講義的。又如《如是我聞一·狐能報德慮遠》(卷七，頁 96) 中說有一農家子被狐所迷惑，延請道士來整治，狐被抓了之後要被放到油鍋裡煮，農家子苦苦哀求，終於放了牠，農家子卻因為這樣患了相思病。後來狐回來，表情卻很冷淡地對他說，其實他只是喜歡牠的容貌，只是他沒有看過牠本來的樣子，如果看到就會慌忙迴避了。於是牠就現出原形，農家子果然就像狐所說的一樣，病也因此好了。可見狐是會報恩的。

其次，紀昀認為狐會幫助人，除非人來犯牠們，不然牠們是不會害人的。如：

劉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獲，仍復掠問。忽承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終身愧悔。恆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此狐？故仕宦二十餘載，鞫獄未嘗以刑求。」(《姑妄聽之四·狐狸為女奴辯冤》(卷十八，頁 317)

這便是狐跳出來見義勇為的故事，雖然小女奴已經被打得體無完膚，但是仍保留了一命。這同時也給人們一個教訓，凡是應該明察秋毫，而不該用嚴刑或嚴色來逼問，這樣只會適得其反。又如《灤陽消夏錄三·賣麵婦》(卷三，頁 34)：滄州有個女人賣麵為業，拿賺下的麵來俸養婆婆，但因家境貧困買不起驢子來推磨，所以都是她自己推磨。後來婆婆死了，她上墳回來，遇到兩個女子，原來當時她能推得動磨是因為有這兩個狐狸精在幫她。可見狐是會幫助人的。

總括來說，紀昀書中的狐，都是表現了狐的善良性格，用以發揮他寫《閱微草堂筆記》寓勸懲、正人心的功效。所以作者便不刻意去寫傳說中狐善狐媚和狡猾的一面，也不去刻意渲染，只是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而已。

(三) 人

關於人的議題，《閱微草堂筆記》分了很多種人，(分類可參見附表三) 其中著墨較

多的，可將之分成三大類：

1.道學家

在這邊所講的道學家，包含了腐儒、學究和道學家，但作者寫作的用意都不脫作者對他們的不贊同，甚至加以諷刺。如：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其地最豁敞，而閣上時有變怪，入夜，人即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饑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某公倉皇出走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徐步太息而去。（《灤陽消夏錄四·叱道學》（卷四，頁51）

這個某公到被教訓之後還固執自己之學是正統，認為對方只是個妖物，不足以為怪，實在可說是迂腐至極了。另外在《如是我聞四·子不語怪》（卷十·頁147）中一老儒在大雨過後，眾人問他為什麼會下這麼大的雨，原本下雨只是自然現象，但老儒心中存著「一定有神鬼在操控」，所以他「此地無銀三百兩」地把頭一偏，說：「子不語怪！」這不就更顯示出自己的無知了嗎？

除了直接寫出腐儒的反應之外，紀昀也利用周邊的人是來襯托出腐儒的「腐」，使故事更為生動，如：

……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閣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胡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槐西雜誌三·含糊書生》（卷十三，頁208）

士人不敢調停兩女的糾紛，看似是因為自己不了解而不敢調解，實際上是因為自己讀書不求甚解所造成的。紀昀藉此告誡人們做事切勿失良機，不要像故事中的腐儒，「其不避

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坐失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

49

2. 涉及宗教

《閱微草堂筆記》中，涉及宗教的人物包括了和尚、乩仙、道士、神仙等等，無非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信仰扶乩、道佛的人非常多，因爲作者用這些題材，就是因爲可以充分達到寓勸懲的效果。如：

……某生素與龐斗樞狎，嘗覬覦一婦，密祈斗樞圓光，觀諧否。斗樞駭曰：「此事豈可瀆鬼神？」固強之，不得已，勉為焚符，童子注視良久，見一亭子中設一榻，三娘子與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詬責童子妄言。斗樞大笑曰：「吾亦見之，亭中尚有一匾，童子不識字耳。」怒問何字，曰：「己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如是我聞三·圓光術》卷九，頁138）

這是用民間道教所用的「圓光術」來勸戒人不要心存壞念頭，因爲這樣報應一定會輪到自己的。而在神仙的描寫，紀昀多寫神明的明察秋毫，如：

幽明異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瀆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測也。聞戈仙舟言：「有奴子嘗醉臥臥寢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兩股青痕斑斑，太僕目見之。」（《灤陽消夏錄二·城隍懲醉奴》（卷二，頁14）

這就是在寫褻瀆神明是不可以的，即使人們不以爲意，但「人在做，天在看」是一定會有報應的。另外又如同卷中〈嫁禍於神〉（卷二，頁11）中女子瞞著母親和表哥私會，結果不小心懷孕被發現，她謊稱是有巨人來壓她的身體，母親說一定是泥塑神像在作怪，便給她一根彩色線，要那個巨人來的時候綁在它腳上。她情人把絲線繫到周將軍的腳上，母親幾乎把將軍的腳都打斷了。後來這兩人再度幽會，忽然見到周將軍來打他們的腰，打到兩個人都躺在地上不能起來。這兩則都是對神不敬所以引來不好的下場。但神也有暗地幫助人的，如：

⁴⁹ 同註10，《槐西雜誌三·含糊書生》卷十三，頁208。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葦湖，連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至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遽迷鈍也，後執俘訊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灤陽續錄二·關帝顯靈》（卷二十，頁 342）

這便是神仙助人的例子了，關聖帝君幫忙官兵阻斷叛賊的退路，使官兵能順利捉拿到他們。又如《槐西雜志一·治癰閉》（卷十一，頁 172）中有人大小便不通，吃了許多藥都治不好，有一天他夢到神仙對他說，把螻蛄煨成灰，調酒服下，大小便就可以通了，這人試著服用，病果然好了。這都是神幫助人的例子。可見神不僅會懲罰惡人，也會幫助善人。

3. 女人

《閱微草堂筆記》以女性為主角的篇章，總共有八十二篇，約佔本書的十分之一。清代雖然已是封建體制的最後一個朝代，但是「男尊女卑」的觀念仍然非常地嚴重，「女人是弱者」的觀念還是深值人心，紀昀深知這種現象，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許多對這種觀念的反動，對於女性俠義的行為諸多讚揚，如：

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忸怩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當意，又凡可博其歡只，冶蕩狎嫖，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仇。蠱惑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譖其骨肉，使門以內如寇讎。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柴進等事，稱為英雄，慫恿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恆夢中魘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灤陽消夏錄一·蓄志報復》卷一，頁 14）

一般的小說中慣常都寫男子替父母報血海之仇，在這裡不只男子可以為父母報仇，女子也能做到，只是方法不同而已，這便是一則很好的例子。又如《灤陽消夏錄三·郭六》（卷三，頁 35）郭六在她丈夫出去討飯之後負起奉養公婆的責任，別人百般挑逗她她都不動心。後來日子過不下去，就找了鄉里許多人來作證，說她下海賣笑是不得已的，於是就公然跟那些浪蕩子交游，暗地裡用賣身積蓄的錢買了一個女子來奉養公婆。後來她丈夫回來了，她對丈夫說：「父母都安好，現在還給你。」然後又把買回來的妻子給她丈夫，

就到廚房自殺了。這是一則表現孝道的故事，一方面盡到了爲人媳的責任，一方面又不讓丈夫受其污辱，所以幫他另娶新妻，實在是一個既孝且敏的女子。

對於女性的機智，紀昀也是多加贊揚。如：

……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以槓仄欲沉，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蓬索，折搶飛行，直抵婿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奇。……《槐西雜誌三·太湖漁女》（卷十三，頁206）

太湖漁女平時就在湖中撐船，對於水性自是很熟悉了，只是當時人認爲女子不能做這樣的事，所以嘖嘖稱奇。有人對女「以越禮譏」，作者藉由吳惠叔之口評道：「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來駁斥那些迂腐不知變通的人。又如《姑妄聽之三·婢女放火擒盜》（卷十七，頁305）及《姑妄聽之四·妾智擒盜》（卷十八，頁309）一是婢女急中生智放火燒屋引來村人救火，結果順利擒盜；二是家中遭劫，妾原是強盜頭子的女兒，不僅讓丈人毫髮無傷地回來，而且還順利地抓住所有的強盜。

對於一個居處高位的官人來說，紀昀對於女性不只是將之列爲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且褒多於貶，這可說是在當時一大反動，也播下了中國男女平等地位的種子，使得後世的人對女子的能力和地位更加重視，也爲女性討回了一些公道。

（四）奇珍異類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珍奇異類包含了動植物和妖怪的部分，如：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二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菟絲茯苓，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默往探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跡，即斲雪求之，亦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灤陽消夏錄三·雪蓮》卷三，頁69）

這便是寫雪蓮的特徵和生長的奇特，又如《姑妄聽之一·哈密瓜》（卷十五，頁256）介紹西域的哈密瓜要如何栽種才會好吃，作者並自己帶回種子到中原來試種，第一年還很好吃，第二年味道就變了，只有形體還一樣，第三年連形體也變了。紀昀介紹中國奇怪的怪物故事也很多，可供讀者牙慧的，如：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恆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榴吐花時，輒折榴盤為小圈著頭上，作隊躍舞，音啾啾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為人所掩，則跪而泣，繫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灤陽消夏錄三·紅榴娃》（卷三，頁 37）

這便是介紹邊疆地帶的小人了。作者並以《山海經》的「靖人」及《列子》中的龍伯國來作例證，說明這並非不可能，因為古書上也有記載的。又如《姑妄聽之四·毛人》（卷十八·頁 324）駐軍有人追野雞入山中，見到懸崖上有人站著，穿著紫色的衣服，手跟腳都毛絨絨的，女子則是綠色衣裝。所講的話聲音像鳥聲難以分辨，駐軍向他們跪拜，他們就扔下一隻野驢腿，駐軍又向他們跪拜表示感謝，他們都搖手。這就是在介紹邊疆的毛人。另外妖怪的故事多為「物轉怪」，如《如是我聞二·鼓妖》（卷八，頁 118）、《槐西雜誌三·甕怪》（卷十三，頁 218）及《槐西雜誌二·破鐘》（卷十二，頁 202）等等。

在動物方面，作者也介紹珍奇動物，如《槐西雜誌一·怪鳥》（卷十一，頁 178）中說有一種怪鳥，長得很奇怪，有人吃了就覺得胸部橫隔膜之間冷如冰雪，堅硬如鐵石，喝酒下去胸腹之間也沒有暖氣，生病了幾天才痊癒。《姑妄聽之一·蘭蟲》（卷十五，頁 256）中說有一蟲只吃蘭花的花蕊，蘭花謝了就死了。《灤陽續錄六·鐵蟲冰蠶》（卷二十四，頁 364）則是介紹鐵泡中的蟲和深山兵瀑裡發現冰丸子，丸子打破有像蠶一樣的蟲子等等。

《閱微草堂筆記》因為包含了這麼豐富的題材，以致於紀昀在描寫這些故事的時候，顯得既生動且活潑，有些雖是論述，但讀來淺顯易懂，真正讓讀者能夠心神領會，更能夠達到他寓勸懲的目的了。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主題思想

紀昀是清高宗、仁宗時候的學者，他以漢人的身分備受禮遇。在一生中，經歷過許多炎涼的世態，以他敏銳的心靈，自然能對所處的時代社會作一番獨到的識察。他大部分的時間留在京師，雖然往來交流不乏名流貴胄，但另一方面他也和中下層階級保持若干的聯繫。從這些人的傳聞和口述裡，他記載下來許多當時社會流行的風氣、倫常道德的標準。而紀昀對種種時代思潮自有個人所持的批評態度與準則在，這雖不能以代表整個社會民心之所向，但不能否認紀昀對社會百態的觀照，實足以反映那時候的時代思潮和社會現象。

《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共二十四卷，一千九百餘則故事，內容相當地豐富。內容從「有益於勸懲」中出發，談因果報應、宣揚傳統倫理道德等，另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官場的污濁、世態人情的澆薄等各個方面都作了直接或間接的揭露、批判或諷刺。以下就議儒、刺史及諷世三方面來探討《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要表達的思想意涵。

一、議儒

評論儒者的矛盾，紀昀顯然著墨比平民百姓多。原因是清代統治者爲了鞏固政權，消蝕人們的反抗意志，把程宋理學抬到很高的地位，藉以愚弄和扼殺人民的反動意識，紀昀對那些既無學問，又無人品的假道學家們極爲痛恨。紀昀對理學家的不滿，可分成下列幾部分來討論，第一，區分門戶負氣相爭：宋儒說理，本乎一心，所謂「得於天而具於心」，但是「體求本心」如果不能「辨明理欲」，就會有「認欲爲理」的危機。⁵⁰所以

⁵⁰ 清學者張烈認爲已知者有限，未知者無窮，「不知所謂用功者，將不辨何者爲理？何者爲欲？……所謂行路須問，問後復行，二者不容偏廢也。」此蓋由於「體求本心固爲切要，亦有自心所偏枯，必證諸師友、考證書籍而後悟者。」故應「先辨明理欲，而後能存理欲。」但是清儒從外在經驗客觀認知論「知」，認爲如果不借助外在力量，諸如師友或書籍一類的擴充，則心知便有「認欲爲理」的危機。見《王學質疑·正誼堂全書》《藝文百部叢刊集成》之二十六，卷二，頁3。

清儒傾向崇實黜虛，從而可供檢驗的客觀事理、物理出發，反對玄虛及難以捉摸的性理之說。也正因為清儒認為性理之說言論空泛，所以成文門戶與朋黨互訐的工具，也就是這樣，宋儒分立的結果，清儒說這是一種負氣求勝的表現。朱熹與呂祖謙兩人友好時，同編《近思錄》，可是當兩人因爭論《毛詩》不合以後，就互相排斥對方。兩位的弟子也各擁其師，彼此攻擊。在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中，就對呂祖謙多加詆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此一學術淪為爭勝的工具頗表不滿，他說：

其中論祖謙凡三十一條，唯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詞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議》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伯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可謂詆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⁵¹

之後明清的陸王之爭——「斥姚江者，無一字不加排詆；攻紫陽者，無一語不生訕笑」，⁵²則是由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點燃戰火的。王氏在書中「引朱以合陸」，激起了陳建《學蔀通辨》的「尊朱以攻陸」，後來李紱又作《朱子晚年全論》來尊陸氏之學，對於這個類似前代門戶之爭的延續和翻版，《四庫提要》只出朱子嘗在〈與潘端叔書〉中自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可見「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異同之跡，即朱子亦不諱言。」⁵³但門人記錄失真之處，或以己意增損之，導致「先後異同、重覆顛舛」的地方在所難免，然而「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與年月之先後。」也就是說，後人著作陽明之學者，也有許多時間先後的舛誤、顛倒年月的部分。這些都是「但執所見一條，

⁵¹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麗澤論說集錄》，子部九：儒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03-265~266。

⁵² 同註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榕村語錄》提要，子部31，儒家類，頁725-2。

⁵³ 同註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或問》，四書類，經部191，頁197-216。

即據以詆排眾論」，導致許多紛紜。⁵⁴因此《四庫提要》公正地指出「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即據為不刊之典矣。」自明以來，攻擊朱子的，「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疏」；尊崇朱子的，「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卻不知道這些都是門戶之爭、負氣爭勝的枝微末節，並不是真正爭「理」之爭，所以會「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⁵⁵也因此《四庫提要》對於朱、陸的「自宋代即如水火，厥後各尊所聞，傳相詬厲，於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到明儒的遞相選錄、黨同伐異、幾於人手一編，各自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對，別人的理論都是錯的這種亂象，再三地提出不滿，他說：

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藉朱子為名，未嘗真為明道計也。⁵⁶

（儒術）至宋而門戶大判，縫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鬥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滅，不知凡幾！……然儒者之患，莫大於門戶。……是率天下而鬥也，於學問何有焉？⁵⁷

對於「儒者大患，莫甚門戶」、「率天下而鬥」的責備，紀昀對於門戶相爭的指責，不可不謂不重。他也藉著「聊以消閒」的《閱微草堂筆記》，在「有益於勸懲」、「大旨其不乖於風教」的創作主旨下，同時體現了他心中的學術價值標準。對於理學家的門戶相爭，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仍毫不留情地批評：

公所講者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理氣，後彝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人之於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以是意見，生種種作用，遂不盡可令孔孟見矣。⁵⁸

藉狐之口，說出清人心目中「宋人道學與聖賢之學，實各一事」的基本心態，並且分成

⁵⁴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管窺》，經部 198，頁 204-676。

⁵⁵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章句集註》、《四書或問》，四書類，經部 191，頁 197-2。

⁵⁶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子抄釋》儒家類，頁 715-251。

⁵⁷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子晚年全論》儒家類，著錄後之案語。

⁵⁸ 同註 10，《如是我聞二·此狐不俗》卷八，頁 115。

學術的實行、實用兩方面，指出道學遠人倫且不切實際；從道德實踐方面，揭發道學家自私自利、爭立門戶，其實只是爲了爭取一時勝利的爲我表現，並非真正求是非、循循善誘的聖賢之學，所以才會產生種種偏離孔孟正道的事端，由此可知宋人的道學不是聖賢之學。

其次是對理學淪爲講章及空論的檢討。自元仁宗制定士人應舉改遵朱子《章句》、《集註》以來，明朝承襲之，並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以爲科舉定本，直到清代，這種用朱子思想做爲官方哲學的考試政策一直沒變，因此，紀昀認爲「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⁵⁹透露出紀昀雖然認同朱子詮釋《四書》的確有個人獨到之處，但是朱子本來的意旨是在明道，後世儒者卻以他的語錄當作辯理的工具，將之揣摩做爲取科入士的途徑，因此他對於從元到清，均以《章句》、《集註》、《大全》等做爲科第的現象及作法，深表反對之意。《閱微草堂筆記》中也說：

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辯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灤陽消夏錄三·科名有命》卷三，頁39）

紀昀認爲如此遺落朱子闡明聖道的本意發展，實際上只是使得「朱子之本旨轉爲尊朱子者所淆」⁶⁰這就不是朱子的本意了。

另一方面，紀昀對於理學與講學家淪爲空論也頗表不滿。在清代，「崇實黜虛」是此時期的特色，這樣的學術取向，不僅表現在「徵實」的實證方法論上，所以開啓後來的考證之學，也幾乎影想了清儒對儒學的一貫看法，如胡渭所說的：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為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

⁵⁹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本義匯參》提要，頁 1-771。

⁶⁰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纂朱子全書》儒家類，子部 26，頁 720-2。

別有一是謂之學者，勝之遠矣！⁶¹

因此一般說來，清儒在言談間，極容易流露出對理學玄虛思辨內容及其末流深表不滿，所以對講學家倡高論、迂而不實的作風，則更加斥責。紀昀在《四庫全書·五經總義類存目》後的總目曾說：

先儒授受大抵專治一經，其兼通諸經、各有論說者，鄭康成以下曠代數人耳！宋以後著作漸移，明以來撰述彌眾，非後人學問遠過前修。精研之則見難，涉獵之則見易；求實據則議論少，務空談則卷軸富也。⁶²

紀昀將宋明以來著述甚多，歸因於宋明人學問不精、務為空談；而對印刷術發達、坊刻書肆勃興等歷史因素則置之不談。他說「精研之則見難」、「求實據則議論少」認為這就是古人著述少的原因，而著述多卻認為宋明人涉獵粗所以見易，空談所以卷軸富，由《四庫全書》這樣的評論看來，正可充分顯現出清儒心中對宋明學術的輕視。

清儒大部分不滿宋儒喜歡談論「太極」之說，這不僅在清初學界一股批判和反對的聲浪，⁶³紀昀也再三攻訐之。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藉一鬼物之口說「於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姑妄聽之一）並說「聖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眾人言也，非為聖人言也。」（如是我聞一）指出儒學並非只是宋人所自許的「聖賢之徒」的專利，駁斥宋儒「獨得聖學之傳」的說法，並指出儒學是平易、可實行的，並非「空言聚訟」，只逞口舌之辯的空談而已。所以《閱微草堂筆記》中引了一則妖怪斥責時方饑荒盛行，卻在高談民胞物與的道學家：

「……時方饑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

（《灤陽消夏錄四·叱道學》卷四，頁 51）

⁶¹ 同註 5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學翼真》四書類，經部 202，頁 208-906。

⁶² 同註 51，《五經總義類存目》後按語，《提要》，頁 198-25。

⁶³ 例如黃宗羲有《易學象數論》、黃宗炎有《圖學辨惑》毛奇齡有《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義》；胡渭有《易圖明辨》等。

這裡雖然是以妖怪代言，斥責道學家的空談，實際上責備的，正是清人眼中認為理學的「無用」。隨著時間的流轉，理學已經失去了它「經世濟民」的原意，變成了虛談高論，這是讓始終講求「崇實黜虛」的清儒所無法接受的。

在紀昀心中理學已是空談，所以以理學為志業的講學家，紀昀當然也加以蔑視。《提要》中即說：「講學之家往往矯枉過直」、「講學家動以載道為詞」、「未免仍涉臆斷，是則宋元間儒者之積習消除未盡耳！」⁶⁴「多所駁辨，不出明末講學家爭詬之習。……」⁶⁴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於講學家的高論，紀昀也多加貶抑：

……《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為修己計乎？抑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與諸儒辨，果為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自問其何如？（《灤陽消夏錄四·叱道學》卷四，頁51）

以女狐之口責備一講論道學三十年的耆儒，道出了清儒認為道學家實際上並非純粹是「真儒」，只不過是藉儒者之名以掩飾其爭強好勝的外表罷了。這雖是女狐之言，其實是《閱微草堂筆記》中「鬼語即正論」的表現方式，正是紀昀心中對於那些打著儒家招牌，實際上卻彼此爭名好勝的理學家不滿的表現。所以雖然是取材自異物，但卻是紀昀有意藉著女狐之口，道出清儒心目中理學家「明為修己明道，實則爭名求勝」的看法，並暗示這種道理連女狐都知道，理學家一定也知道的。

在明清之際，一方面由於社會環境變遷、商業繁榮，人多有逐利之心；且西學東來的啟發，也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的眼光從形上的「道」逐漸往下移，開始注意及現象世界的千變萬化、與日趨多元化的社會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味地談禁錮人欲，不僅不能符合社會現實，也是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另一方面也是理學內部的思想的自然演變。由於歷經宋明以來長時期的以「天理」、「天道」為道德之無上指導原則，時代條件的成熟與階段性學術目標的達成，學術重心便逐漸由形上的「道」、「理」而落

⁶⁴ 同註 51，《提要》頁 715-247、242、288、243。

實到形下的「氣」與「器」上。所以清初陳確提出了「治生論」，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他認為「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從此生。」⁶⁵主張人欲既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就不必過於遏絕，只要正當處理就是天理。所以他強調「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人欲即天理」（《陳確集·近音集》）其後戴震也主張「欲」為天性，強調人的本性源於自然，凡日用飲食、聲色臭味、喜怒哀樂等人心欲求，都是人道，都是正常的，他從陰陽氣化的觀點來解勢天道，說：

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再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⁶⁶

如此都是就實體時事來看，肯定「氣」。既然肯定現象界的實體實事，不滿宋明儒「性無不善，氣則有不善」的「理」、「氣」二分，也就是必然的。因此他極力反對程朱等人「秉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心」（《遺書·卷二四》）的說法，認為他們以「性」同於天，為行上存有的至善之理；卻將會感、會動的情、欲，歸之於「氣」，而以氣為有善有惡，落於強分形上形下的「理」「氣」二分，且將落入以「理」為「氣」之主宰的不當認識。

紀昀因與戴震友好，所以思想上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響。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證明，但是戴震「理在氣中」的樸素唯物觀念以及他對程朱理學「存天滅欲」、「以理殺人」的尖銳抨擊，均可在《四庫全書總目》和《閱微草堂筆記》中看出端倪。美國學者本杰明·埃爾曼在分析清代學者思想學術關聯時，明確地將紀昀與戴震連繫在一起，⁶⁷可見紀昀的思想確實受到戴震的影響頗為深遠。

所以對於理學家的好名爭勝、自詡聖賢的不合理行為，紀昀對此一直有深刻的諷刺。《閱微草堂筆記》中他透過一個閱歷數朝的「修仙之狐」代言，藉著比較古今儒者的差異，來表達他對宋儒自命清高、獨得儒家傳統自大行為的嘲諷。他說：

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後，每聞某甲是聖賢為小異耳。（《灤陽消夏錄三·何

⁶⁵ 陳確：《陳確集·〈無欲作聖辯〉》別集卷五，警言四，台北：漢京文化，1984年7月1日，頁461。

⁶⁶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2月，頁21。

⁶⁷ 他說：「漢學家紀昀是戴震的支持者。當他（紀）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總纂時，聘用了戴震及其他長江下游的學者們。……這裡的（直隸和京師北京）漢學家們通常反映了江南學者如戴震、錢大昕的影響。」見〈清代的學派〉，《中國史研究動態》，1983年第八期。轉引自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頁30。

勵庵寓言》卷三，頁 38)⁶⁸

這就是說，以前的學者都謙稱自己為「儒」，但宋以後往往動輒自命為「聖賢」；但是自比為聖賢，卻不克反躬自省，行為上已經不是聖學之徒，還「況為聖賢乎？」只不過是分立門戶，各自以美麗的詞彙敷衍、辯駁罷了，再以這種方式講述經典，如此只會讓經書背離原義罷了。

再者，《閱微草堂筆記》談到了主張實際行動大於空談理論。《閱微草堂筆記》雖然有許多議論是脫離形象、空洞不實的，或是和形象不容、生硬描述的；但大體的議論都是立足於形象，言簡意賅的言論。這對加強《閱微草堂筆記》這部小說的反理學深度，起了極為良好的作用。如〈姑妄聽之二〉中的一則故事說，十餘年前因為河水氾濫，因此沉沒於河水中的一對石獅子，許多人為此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寺僧順流而找卻找不著，理學家就譏笑他們「不能究物理」，斷定石獅應沉於沙底。這十市一個老河工不同意這樣的結論，認為石獅應當反溯逆流而上，「求之下流固顛，求之地中，不更顛乎？」後來找著老河工的說法，果然找到了石獅。文末紀昀對此故事評道：「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據理而臆斷歟！」這樣的議論與前面的形象（老河工出現的時機）緊密配合，產生畫龍點睛的效果，更徹底切確地把那個孤陋寡聞又自以為是、張口批人的理學家大大地批評了一番。

書中有的議論，雖然沒有借助形象，但由於分析地鞭辟入理，更加深了故事原本的命題。如《槐西雜誌二·棄兒救姑》（卷十二·頁 193）中記雍正末年，有一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過河，到了河中央的時候，姑跌入水中，婦棄兒於水，努力地將姑救出，姑卻大罵丐婦斷絕祖宗香火，痛哭而死，婦也癡坐數日而亡。面對這樣的事情，當時有理學家評說：「使婦或有夫火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嫠，止一線孤子，則如所責是。」作者針對這種不切實際的言論，以姚安公之口，發表他的議論：「當時急流洶湧，少縱即逝，不能從容斟酌，從長計議。既然勢不兩全，棄兒救姑，合乎當時情勢。——

⁶⁸ 《閱微草堂筆記》中說狐求仙，可經由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由心化以進求形化之途，來「由人以求仙」。所以這則《閱微草堂筆記》所載之狐，皆以《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相授，為明理之狐。

此婦所爲，超出恆情萬萬。」這樣的議論，作爲這個故事的結論，正是對宋如的苛察迂腐的一記當頭棒喝，使故事帶有更強烈的批判色彩。文末作者以突來之筆，提租孫復作之《春秋尊王發微》，兩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乍看之下，這些議論似乎和故事毫無關聯，作者卻藉此烘托了理學家的委屈求全的極端和荒唐的一面。

對於宋儒（道）學家虛偽醜惡的行徑，鞭撻理、道學家這種作風是《閱微草堂筆記》中主要的內容之一。前面已經說過，清代統治者爲了鞏固政權，消蝕人們的反抗意志，把程宋理學的地位抬高，但這些言論在無形之中不少已經成爲空談，常常會有言論與實際行動不符的事發生。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姑妄聽之二〉中，就記載了一個講道學的教書先生，這位先生「頗負端方名，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然而卻在積雨初晴的夜晚與自稱狐女的妓女勾搭成姦，及至天明，鴇母來接妓女，在學生面前，他道貌岸然的面具被揭穿，只好「自負衣裝，遠遁而去。」《灤陽消夏錄卷二》寫某個講學程朱之學的塾師，以聖賢之徒自居，大罵一遊方僧人，並且大打出手，但當他發現僧人所留下的布袋中裝滿錢時，他的反應卻是：

……塾師曰：「俟其久而不再來為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啟囊，則群蜂全撲

螫師弟，面目盡腫，號仆救，……（《灤陽消夏錄二·錢化群蜂》卷二，頁27）

這就是《閱微草堂筆記》慣用的寫作手法，在一陣義正詞嚴之後，假道學的儒者總會受到教訓。這是作者深痛道學家不切實際的講學態度，也藉著這樣的因果報應來駁斥那些擁理學自重的士人。

二、刺史

乾嘉時期，是清朝的太平時期，也是所謂的「盛世」。但是卻吏治廢弛，官常大壞。乾隆五十五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巡視歸來，上奏給乾隆皇帝說：「各督撫聲名狼籍，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⁶⁹紀昀

⁶⁹ 同註7，《清史稿·尹壯圖傳》，卷3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212。

也在乾隆十九年的朝考中指出：

方今清公守法、約己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鷲搏噬；其貪者谿壑不盈；其譎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憤敗事。而貴族權門勢作威者又錯出於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患也。⁷⁰

此段文字正是當時吏治腐敗的寫照，雖然這是封建社會普遍的問題，乾隆盛世的社會問題卻有著不同以往末世的色彩。在薛福成的《庸盦筆記》中就說：「(乾隆朝)誅極愈從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內隱所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⁷¹這種驅迫官吏「益圖攘奪」的亂象應是來自乾隆寵信和珅以至貪得無厭，又因發生於封建社會地主階級，所產生獨特的腐朽與貪婪。

清代雖已是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朝代，但是長期以來的君主集權思想早已深植在社會制度裡，紀昀做為一個朝廷命官，多少也得服膺這種思想。其實在清代之前，就有進步的民主思想展現。《中庸》把人分成「生知」、「學知」、「困知」三點，斷研這是先天決定、永恆不變的，這一理論，成為封建制度的理論根據。但到了李贄，他根據王陽明「良知說」中的平等觀念和何心隱「君臣友朋，相為表裡」的平等思想，提出了「人人生知」的命題，指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⁷²、「人皆可以為聖」⁷³，並由此點出發，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⁷⁴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加入了作者對於民主思想的想法。

近代的學者在初期因為紀昀處於高官爵錄，所以只注意到《閱微草堂筆記》中以其他物事來歌詠君王、贊頌國泰民安的篇章。如：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就倒垂杈極，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繫條環柱，亦就一橫出之癭瘤，作一芝草，其幹天然彎曲，脈

⁷⁰ 同註 9，《紀文達公遺集卷六》〈擬請重親民之官疏〉，頁 282。

⁷¹ (清)薛福成《庸盦全集(二)》，《庸盦筆記》，卷三：〈入相奇緣〉，台北：華文圖書，清光緒 24 年刊本影印，1971 年 5 月重刊，頁 1432。

⁷² 李贄文集：《焚書》卷一〈答周西岩〉，天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年，頁 15。

⁷³ 李贄文集：《焚書》〈答耿司寇〉，頁 49。

⁷⁴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80。

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跡。……（《姑妄聽之三·珊瑚鉤》卷十七，頁 295）

文中先引《宋書》說國王恭敬有禮守信用的時候，珊瑚鉤就會出現。之後再寫作者在已故大學士家看過；雖沒有明指，但也間接地贊頌了當時的皇帝是恭謹守信用的了。其實《閱微草堂筆記》是作者晚年退居，賦閒在家之作，此時，紀昀對平民百姓已經有了更深的接觸，也更加了解當時下層人民的生活形態。生活過錦衣玉食、繁華俸祿之後，再回來看平凡老百姓的生活，紀昀在寫《閱微草堂筆記》時，筆觸變得客觀並對人民注入更多的關懷。因為如此，紀昀的思想裡也注入了民主觀念。在《姑妄聽之四·幕僚四救四不救》（卷十八，頁 319）中，就有一則「四救先生」的故事。所謂的四救先生，就是：「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但真正遵守這項「圭臬」的人，在地府給閻王審問時，因為這樣在陽世冤枉了許多好人，所以在他們的下一生裡也「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在這故事裡，表面上似乎是在說明因果報應的故事，實則在告訴我們當政者不可因為犯罪的人居處高位，或是較富有的不敢得罪，而轉而對無罪的人施壓。因此這些造成許多冤獄的幕僚，下一世也變成「四不救先生」了。

紀昀歷盡宦海風波，對官場的黑暗有深入的了解。這也無形中造成了作者的民主觀念的萌芽。在《灤陽消夏錄六·老僧入冥》（卷六，頁 73）中，紀昀就藉鬼吏之語指出：「其最爲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這確是深刻的觀察和揭露。然而，對於這樣一些爲虎作倀者。平民百姓有冤恨卻無法伸雪，也不敢伸雪，因為「訟役訟吏，爲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輩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簡短的幾言，道出了當時期人民的悲苦與吏治無法擺脫的黑暗。

黑暗混亂的吏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均衡和秩序，有鑑於此，紀昀力主「嚴以治吏」，反對姑息貪官墨吏。《灤陽消夏錄五·鬼訟》（卷五，頁 61）記：「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但是伏法者們卻大爲不服，並徑向冥王投訴，此案前十餘年，總督兩江某公，其原因在於：「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褫一官，竄流一二吏，即

可消息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紀昀由這則虛構的故事議論道：「《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爲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顯然紀昀所主張的是在吏治初壞時即加以嚴厲懲治，防微杜漸，清除隱患，以制止更爲混亂的危機發生。另外他更指出：「姑容墨吏，自以爲陰功，人亦多稱爲忠厚，而竊民之賣兒貼婦，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⁷⁵其著眼處正在於通過對吏治的嚴厲整肅，恢復和維護社會的相對均衡和安定。

紀昀雖對貪官污吏有所批判，但是他認爲「清官」的真面目並不像他們表面上那麼地清廉。《灤陽消夏錄一》記載一位有「良吏」之稱譽的董思任先生前往有狐作祟的地方驅狐，「忽檐際朗言曰：『公爲官頗愛民，亦不取錢。……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爾！……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公配狐一語道破天機，「狼狽而歸，咄咄不怡數日。」「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這句話可謂狐對「清官」的心態揭示的相當透徹。同卷中有一則「錄囚」寫閻羅王審理地獄中鬼魂的行狀：

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多當理。但不要錢即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繁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踉蹌，鋒棱頓減。（《灤陽消夏錄一·夢入陰司》卷一，頁6）

爲官者雖未欺壓百姓、濫取錢財，但處處求全，推諉瀆職，這同樣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紀昀對「清官」的認識角度深厚、犀利，遠遠高出同時代現實批判者。歷來人們認爲，小說揭露「清官」的罪惡始於《老殘遊記》，魯迅曾說：「歷來小說，皆揭臧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⁷⁶其實早於劉鶚一百多年前的紀曉嵐已經以辛辣的批判，開晚清譴責小說揭露與抨擊清官的先河，從而成爲清代盛世下官場黑暗面的冷靜嘲諷者。

⁷⁵ 《灤陽消夏錄一·白岩寓言》卷一，同註10，頁8。

⁷⁶ 同註41，頁269。

紀昀「嚴於治吏」的思路與王夫之的政治論頗有相通之處。王氏政治主張的主要命題之一就是「嚴以治吏，寬以養民」。在他看來，這兩項措施「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將造成良好的社會環境。⁷⁷然而，紀昀比王夫之的見解要深的地方在於，夫之的觀念中懲治貪贓枉法官吏主要由政府司法部門主持，而紀昀則假手於「天道」與報應說來伸張人民自行懲治貪官污吏的合理性：

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奸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干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如是我聞三·盜亦有道》卷九，頁127）

這段痛快淋漓的議論，道出在對貪官污吏的憎惡與抗議中，紀昀不由自主地突破了正宗儒者固有思想的軌道。

三、諷世

「世態」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複雜多變的過程。乾嘉時期社會「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攻取之術，兩機激薄，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⁷⁸這樣的人情世態，已經超出人際互動關係的常軌，影響到社會的平衡，成為亟待改善的社會問題。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時有這樣的題材，尤其對於孝道的闡釋，紀昀常用一些小人物的行為來書寫它的重要性，如：

……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饑踣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稱手捧急徼，倉卒未及睹，又文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鞭笞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鎰田，為旋風所撲，患頭痛，問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恆恐不至云。（《如是我聞二·丐婦盡孝》卷八，頁106）

⁷⁷ 王夫之：《讀通鑿論》，據上海圖書出版社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本影印，頁239。

⁷⁸ 同註10，《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一〉，頁264。

在廟中聽到對話，讓原本只是應付地孝順婆婆的丐婦，啓發了她真正的孝心，這樣的故事可給那些不孝順長輩的人一記棒喝了。這是以正面的手法來勸誡人們要孝親，至於那些不孝順的人，紀昀也用了「天譴」的手法來諷喻之，如：

……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洩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灤陽消夏錄四·蛇齧心》卷四，頁 56）

「不孝順的人上天一定會懲罰他」，這兩則故事雖然角度不同，但諷世的意圖卻很明顯，都在告訴人們：「一定要孝順」，前者以「孝順」啓發人，後者以「不孝」而不得善終，手法雖然不同，但是達到的目的卻是一樣的。

焦點放在「人心世道」的救治，紀昀以老辣圓融的筆墨以及一個老年智者對人間內情與心計的反省，將社會上人情世態種種扭曲的醜陋現象加以揭露。曾國藩說，《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眾態畢具」，⁷⁹確是肺腑之言。

另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人心叵測、以利相交、世態炎涼的現象都有著墨，他指出「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機阱萬端，由斯隱伏」、「有利生親、無利生疏」、「人於世故身，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等行爲都大加批評。如在《灤陽續錄四·小人之性》（卷二十二，頁 363）寫孫起山先生去吏部等候選派的時候，家中貧窮缺乏旅途費，一天他來到河間南門外，突然下起大雨，他在一個百姓家的屋簷躲雨，主人看到他，憤怒地對他說：「造房子時，你沒有出過錢，築地基時，你沒有出過力，爲什麼無緣無故坐在這裡？」然後就將他推出去。他只得站著淋雨。當時河間縣令還沒有題缺後補，孫起山到京城沒幾個月，抽籤補缺，居然取得這個縣縣令的職位。赴任時，那個人認出他來，恐懼羞慚不已。這是以反諷的方式告訴人們做人要厚道，不要瞧不起別人，等到有一天身陷困境的時候，才會有人幫助你。

又如《如是我聞四·某孝廉》（卷十，頁 148）寫有個舉人很會存錢，但爲人很吝嗇。他妹妹家很窮，將近年關的時候，妹妹冒著風雪走了幾十公里向他借三五兩銀子，但舉

⁷⁹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一）》，楊家駱主編，台北：世界書局，1991年11月，頁7-9。

人以手頭緊而拒絕了，他母親哭著為妹妹求情，舉人卻假裝沒看到。這天夜裡，有賊挖牆而入，把舉人家的東西都偷光了，他因為害怕輿論，不敢報官。過了半年，盜賊在別的縣被抓，供出曾偷取他家的財物，他還是害怕輿論不敢去認領。這樣的人空有舉人的頭銜，品性卻比匹夫匹婦還不如，不過還能「愧不見客」，那為何不把這份愧疚之心擴充，「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呢？

做為一個朝廷命官，紀昀卻以一個「社會觀察者」的眼光，以筆代口，以《閱微草堂筆記》來抒發他心中的不平之氣，也是他難得的地方了。

小結

在本章中，首先通過紀昀的學術成就，再次通過《閱微草堂筆記》的編撰方式及內容，最後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做了討論，從中析論出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的關係，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紀昀小說觀有崇真信實、尚質黜華及裨益風教三方面。一個故事裡就往往蘊含了這三點意義，故事往往只有短短地幾句話，卻彰顯了紀昀所認為的這三個小說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可說是屢見不鮮。

《閱微草堂筆記》的內容題材豐富，不但可顯示紀昀的博學多聞，而且呈現《閱微草堂筆記》有益勸懲趨向，文本內容除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來闡述這個道理外，紀昀也用了人與異類來說明這個道理。

《閱微草堂筆記》裡所記載的，不但適切反應了如乩仙、神佛及道士，以及變童、娼妓、同性戀，甚或還有戀獸癖的這些社會現象，更寄寓了紀昀教化人心的思想。

第三章 《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特色

作家在寫一個作品的時候，必定參雜了作家本身的思想以及社會背景等等，作家在書中用了很多種敘述方式來呈現他所要表達的意念，那麼這些筆法有什麼特徵，為什麼紀昀要用這樣的敘述方式來書寫故事，是否有它更深層的意義在，以及它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是什麼，即是本章討論的重心。

本章《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特色做一個分析。本章分成三節，除了單純的敘述故事外，還有敘議並存、純議論的敘述模式。首先以數量最多的敘議並存來談。敘議的部分可分成先敘後議、先議後敘以及夾敘夾議三部分；純敘述又可分成作者講述且親身經歷、作者講述非親身經歷、第三人講述且親身經歷以及第三人講述非親身經歷，其中第一及第三種篇幅較少，所以就略去不談。在談此部分的時候，以其獨特的「視角」來分析。純議論只有十一篇，但是這是筆記小說的創舉，所以將其歸納了考證舊聞及鬼神觀討論之。第二節對這三種敘述手法的藝術性加以分析，敘議並存的藝術手法中用了以作者之口及以他人之口來分析；純敘述除了第一節的視角手法之外，另外也包括了敘述時間的轉化和情節節奏的變換，節奏的快慢關係到作品的緊密程度。純議論則就考證、存疑、辯護三方面來加以分析。第三節討論《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風格，可分成學識文采的輝映、虛實敘述的運用、主客觀得兼的評議及諷刺藝術的豐富，這四方面在論述的時候，主要以當時互為頡頏的《聊齋誌異》做比較，舉出其相同與相異之處。另外在此部分也舉出與其同時的《儒林外史》和之後的《老殘遊記》來做比較，一窺這三者是否有互為雷同之處。

第一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

《閱微草堂筆記》總共包含了一千一百九十餘則的故事，其中的敘述方式可分成兩大類：敘述與議論。根據統計，敘述加議論的故事（包括夾敘夾議等）佔了全書的五分之三，而夾敘夾議是小說中較為特殊的一種體制，類似評點中的「夾批」，但這種「夾批」卻是作者自評的。純敘述的故事也不遑多讓，佔了全書的三分之一。¹敘述其中議論又包含了敘述後議論、議論後敘述以及夾敘夾議等等。（參見附錄圖一、表一）下面就試著由這兩方面來探討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要表達的意義。

一、敘議並存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比例最多的故事敘述模式就是敘議並存，這種方式綜合了純敘述和純議論的特點，首先就先敘後議來說，它的敘述模式就是在作者講述完一個故事之後，另外再加以評論，以抒發己見。通常作者都是持贊成的意見，但也有少數的故事是持懷疑或相反的。如：

西城將軍教場一宅，周蘭坡學士嘗居之，夜或聞樓上吟哦聲，知為狐，弗訝也。及蘭坡移家，狐亦他徙。後田白岩僦居數月，狐乃復歸。……狐曰：「……今聞先生山疆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獮祭，偶動芸籤，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訴諸明神。願廓清襟，勿相疑貳。」末題康默頓首，從此聲息不聞矣。……（《如是我聞二·雅狐康默》卷八，頁107）

有人說田白岩寄身於小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諷嘲，寓言十九，是或然歟。」但作者卻說，這件事與李慶子遇狐叟的事情大致類似，「不應俗人雅魅，疊見一時，又同出於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會，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傳聞異詞，姑存其砭世

¹ 關於《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比例，可參見附錄中的圖一、《閱微草堂筆記》所有故事的敘事模式所佔的比例，詳細數字可參見表一、《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

之意可也。」這就是說，作者對此類事情存疑，這類事情又在當時常常發生，所以作者才會說：「姑存其砭世之意可也」。²

其次，《閱微草堂筆記》中敘述與議論並存的故事，也有先議後敘的故事，這種手法就是作者先說出自己的想法，之後再把故事「介紹」出來。這就是「先議後敘」。如：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權輿矣。漢代圖讖，多離合點畫，至宋謝石輩，始以術專門，然亦往往有奇驗。乾隆甲戌，余殿試後，尚未傳臚，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測字，余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竟不能屬君矣！里字拆之，為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腳，吉字頭，是庶吉士矣！」後果然。（《如是我聞一·拆字》卷七，頁91）

從「亥有二首六身」到「然亦往往有奇驗」是作者先介紹拆字的由來，接著再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拆字的士人所說的竟然都一一靈驗。這種敘述手法在史傳中也有之，這在第三節會有較深入的介紹。

最後，夾敘夾議的手法，是《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中一種很特別的敘述方式。因為在中國傳統小說中，不是純敘述，就是在故事說完了之後才加以議論，而《閱微草堂筆記》打破了這個傳統，有了夾敘夾議的體裁：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欸題趙仲穆，不知確否也。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畫？」對曰：「形本是畫畫以像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實有罪。」似亦近理也。（《槐西雜誌二·畫妖》卷十二，頁204）

² 《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二》卷八，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刻本原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7。

此故事是由霍養仲口述某個家族裡有畫中人會出來行走的奇異現象。本來是由第三者口述別人的故事，以第三人稱外視角的方式，先不露痕跡地說完故事之後，作者再跳進來加以評論，形成第一人稱內視角來看這個故事。之後作者再以自己之口，講述另一個類似的故事，這時，雖是作者講述，但講的是別人的故事，所以是以外視角的方式。最後作者又跳進來評論（似亦近理也）又跳進來變成內視角，這樣人稱反反覆覆，視角也一再轉換，但故事的焦點沒有因此而模糊，仍然集中在「畫妖」這件事上，只是增加了其中的變化而已。

夾敘夾議的優點，比單純的先敘後議，或是先議後敘的故事要生動，因為這樣的故事似乎有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味道，我們會期待著「接下來還有沒有故事？」的想望，這樣的寫作方式也不會太過於枯燥，因為作者會添加等同的素材，如：

李匯川曰：有屠人死，其鄰村人家生一豬，距屠人家四五里，此豬恆至屠人家中臥，驅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來。繫以鎖乃已。疑為屠人後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載餘，其妻將嫁，方綵服登舟，忽一豬突至，怒目眈眈，徑裂婦裙，嚙其脛，眾急救護其，擠豬落水，始得鼓棹行。豬自水躍出，仍沿岸急追，適風利揚帆去，豬乃懊喪自歸。亦疑屠人後身，怒其妻之琵琶別抱也。此可為屠人作豬之旁證。又言：有屠人殺豬，甫死適其妻有孕，即生一女，落蓐即作豬號聲，號三四日死。此亦可證豬還為人。余謂此朱子所謂生氣，未盡與生氣，偶然湊合者，別自一理，又不以輪迴論也。（《灤陽續錄三·屠人作豬》卷二十一，頁359）

這則故事包含了三則故事，而這三則故事所要表達的重點卻是雷同的，但作者沒有一口氣把它們說完，反而用穿插了自己的意見在裡面，一會兒跳出故事本身評論（疑為屠人後身）然後又跳進來講故事。利用視角轉換來把故事完成，明明可能是一個平鋪直敘的故事，故事中又運用了主人、豬的不同角度來寫，等於是說，整個故事就是把故事的人物和作者的評論都加在一起，一會兒是養豬主人抓豬，一會兒是豬又跑來屠人的家；然後作者又跳進故事裡「看」，認為小豬是屠人投胎的等等。三個故事就這樣被串聯起來了，整個故事雖然看似沒有統一的敘事觀點，實際上道理卻是一樣的。

又如《姑妄聽之四·山精》所敘述的：

烏魯木齊參將海起雲，言昔征烏什時，戰罷還營，見厓下樹樞間，一人探首外窺，疑為間諜，奮矛次之，中石上，火光激迸，矛折臂幾損，疑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跡，不知何怪？余謂此必山精也。身山大澤，何所不育，《白澤圖》所載，雖多附會，殆亦有之。（《姑妄聽之四·山精》（卷十八，頁309）

應該是刺中的東西，但卻不見蹤影，而且連胳膊也差點受傷了。這種作者原本以第三人稱講述故事之後作者本身又跳進故事中來解釋故事裡的各種現象，由第三人稱外視角轉變成第一人稱內視角，可說是西方敘事學的「第三人稱向第一人稱轉換」，這種轉換最大的動因在拉近敘述者與敘述對象的距離，以增強敘事的感應力，使內容富於主觀色彩、鮮明真切。³這種補述的技巧，又可稱為「主觀敘事」，主觀敘事指敘述者在故事的開頭或結尾，在敘述故事過程中，中斷故事敘述，插入敘述者的解釋或評論。⁴這種中斷故事敘述插入自己評論的手法，與史傳類的「贅言補述法」有異曲同工之妙。⁵

也有寫在文中，之後又加以補足故事的例子：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離，恆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寒如鐵，或私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七刀，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志不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暱之私，形於動靜。」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崖岸者，吾所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團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往，欲起辭官祿，為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灤陽消夏錄二·農家少婦》卷二，頁22）

³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241。

⁴ 葉桂桐：《中國古代小說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10月，頁220。

⁵ 張玉芳：論《史記》的論斷語言，《中國文學研究》第十四期，2000年5月，頁362-365。

原本只是敘述青縣婦貞烈之事蹟，中間卻穿插了當時人的議論之後再把故事補足。這種寫法有助於整個故事的表達情境，也間接地說明了作者的想法。這類的敘述手法並不多見，作者大可把那些議論擺到文末再書寫，而且並非作者一人之論，內容中涉及到劉君琢和辛彤甫二人不同的意見，之後再由姚安公來作結。一方面這是為以下所要再繼續講述的故事做一個開頭：因為妻子生前的種種，才有之後死了還能和丈夫歡愛；另一方面替農家少婦為何只對丈夫好的行為做了一個交代。這種敘述一則故事到一段落加以議論，之後再敘述故事的評論方式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千一百多則中只占了五則，含意卻至為深厚，不但可為故事情節加以補述，更可視為紀昀的一種獨特的論斷方式。如同福斯特所認為的：「我本人並不認為敘事觀點比協調人物之間的關係更為重要。小說家必須激勵我們這些讀者看下去，這才是至關緊要的。」⁶小說的一切技巧，都是取決於塑造人物烘托氣氛的，離開了這一點，技巧就會黯然失色了。

二、純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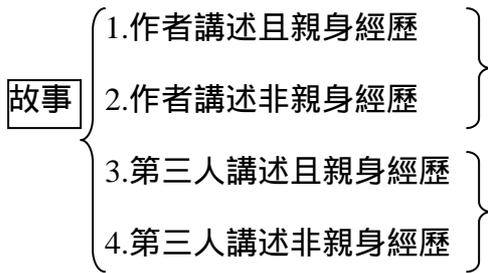
純敘述的手法，簡單地來說，就是不摻入作者任何主觀批評言論的故事。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不正確，因為當作者在寫一個故事的時候，他就或多或少的加入自己的想法了，就如同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小說的基礎是事實加 X 或減 X，這個未知數 X 是小說家本人的性格。」⁷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純敘述是作者單純寫下來的故事，不再刻意加以增添。作者寫下來的故事，並不代表是自己親身經歷，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聽來，或是由第三者轉述。小說家往往設法打破單一人稱的限制，使視點變化可以在三種人稱角度之間相機應變，這種人稱轉換時的視點變化，這種人稱轉換時的視點變化，主要有由第一人稱向第三人稱轉換和第三人稱向第一人稱轉換兩種類型。⁸至於由第一人稱向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向第二人稱，第二人稱向第一或第三人稱之間的轉換，作品較少。

⁶ 傅騰霄：《小說技巧》，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4月，頁181。

⁷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1月，頁65。

⁸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233。

《閱微草堂筆記》的純敘述分類如下：



其中這四類裡，又以第二類（作者講述非親身經歷）及第四類（第三人講述非親身經歷）佔了這四類的多數，所以就以這兩方面來討論作者想要表達的敘述模式。

（一）作者講述非親身經歷

這種表達方式也同樣為作者講述，但講的故事自己並沒有參與其中，也就是說，沒有參與「角色的演出」，僅僅是一個敘述者而已。作者在這邊擔任的是所謂的「第三人稱的敘述者」角色，這種角色雖不在作品中露面，而是身處局外，但卻是無所不知，敘述的角度可隨時變換，不受限制，敘述的內容不受時空的阻隔，天馬行空，「我手寫我口」，都可自由抒寫，形諸筆墨，不會發生「作者何從知之」的問題。⁹由於這種優越性，第三人稱被作家經常採用，如：

孫協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烏丁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辯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然無聲矣。（《槐西雜誌三·門外語》卷十三，頁207）

此種敘述方式與第一種「作者講述並親身經歷」的寫作方法不同的是，第一種是以第一人稱敘述者，作者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作品的全部內容都從「我」的角度看出、聽出，是「我」的感受，受我的制約。如高爾基說的：「用第一身來寫的時候，應該記住，這個『我』的視野被限制了。不是在他所住的房間或鄉村發生的事件，他是不會敘述的。」

¹⁰而用第三人稱敘述，可用全知角度，也可用特定角度，前者常常用在長篇小說中，作者可以隨著需要隨時轉換，時而寫甲，時而寫乙，時而又寫別人。但是對於講求凝鍊、

⁹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8月，頁317。

¹⁰ 高爾基：同進入文學界的青年突擊隊員的談話，《文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136。

集中的短篇小說來說，視角不宜變得太多太快，要力求相對穩定和適當固定。在前述的例子中，由孫協飛的話中：「誰呼汝為鬼魅」就知道他謹慎小心的性格。專注於一個人為焦點，這樣就突顯了主角的個性和行為，讓讀者較容易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境。如果多人多角作為暗線，側筆點染，這樣不但便於剪裁，使情節和畫面單純、集中，並起得以變化筆法，增加韻味。¹¹上述例子裡的女鬼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用第一人稱作敘述，敘述角度與敘述人是一致的。「我」起著代理作者的作用，有的就是作者自己，所以大多不是作品主人公，只有一小部分是主人公。與此相反，以第三人稱作敘述，敘述角度與敘述人是兩回事。充作敘述角度的人物完全不是敘述者，而只是敘述、描寫的對象，加之處在正面位置，便於得到充分表現，因而大多是主人公。角度的變化也多在主人公之間進行：

醫者胡宮山，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獠，技擊絕倫。嘗舟行，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獨睡，言少年嘗遇一僵尸，揮拳擊之，如中木石，幾為所搏，幸躍上高樹之頂，尸繞樹踴距，至曉乃抱木不動。有鈴馱群過，始敢下視，白毛遍體，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鉤，齒唇外，如利刃，怖幾失魂。又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為蛇鼠，俄枝梧撐住，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雙臂抱住，如巨纏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即惴惴腳步云。（《如是我聞一·胡宮山怕鬼》卷七，頁91）

文中以胡宮山之眼寫他經歷的事，作者在此擔任的只是一個講述者的角色，可以說是一個客觀的「說書者」角色。在過去我國文言小說，大多都是用這種筆法來敘述故事的，這種筆法又可稱為「史傳記事」的筆法。這種筆法在敘述整篇小說時，往往用「某某年間，某某地方，有一個人，姓甚名誰」，然後才將故事主題敘述出來。¹²作者把胡宮山這個簡單介紹了一番：「醫者胡宮山，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獠，技擊絕倫。」即是如此。對故事中每一個人物的言語行動、心理狀態，以及他們所經歷的種種事件、種

¹¹ 同註9，頁323。

¹² 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頁310。

種環境，描述非常自由，作者好像處於超然的地位，超乎眾生、超越時空，無所不在，無所不知。通常別人的心理活動，我們只能靠想像或臆測，才能窺知一二。採用這種寫作方式的作者，對作品中人物之所迂所想，瞭若指掌，可以隨意直接加以描述。他所未見未聽到的事件，也可以隨意加以描述，這就是「全知全能的觀點」¹³的一種寫法。作者不僅可以寫出中心人物說話、行動及情思，而且也可以很自由寫出其他角色的言語行事或心理活動。例如中國最有名的愛情悲劇《紅樓夢》，曹雪芹就是用這種手法。這種手法表面上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實際上他就是那個掌握全局的人，他等於是高高在上地俯視人間去刻畫人物及描寫事件。這是長篇小說較長延用的手法，短篇小說採用這種手法的就比較少，《閱微草堂筆記》全知的手法也不多，這個例子算是其中之一。

《閱微草堂筆記》的純敘述，除了上面這種「全知觀點」之外，還有一種，就是作者讓小說中的人物，在適當的情節中，自行演出，作者不過像一個旁觀的看戲人，客觀而精鍊地將人物的對話、行動和表情記載了下來，這又稱為「戲劇式的敘述」。與上一種敘述方式的不同點在於，人物的心理狀態，則不加描述；並不是人物沒有情思，只是寫表情反映內心，記言行暗示情感，使讀者由他們的言談、行動、表情中，體會了人物的心理。他們的情思可由描述他們的言行與表情時反映了出來，只是不用「他想到」、「他覺得如何」的那種寫法。《閱微草堂筆記》在《如是我聞四》中描寫韓某和狐女的故事就是一則典型的例子：

布商韓某暱一狐女，日漸尪羸，……一夕（狐女）與韓共寢，忽披衣坐起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寧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逼於償付，鬻其子為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下賤，捐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蹙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即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如是我聞四·韓某》卷十，頁149）

這種包含了戲劇中人物內心的活動，旁觀者是無法看出的，所以作者也無法替他敘述出來。這是比較客觀的寫法。莫泊桑在《小說論》中說：「客觀派的作者，把生活赤裸裸

¹³ 同註12，頁311。

地表現出來，他們僅把一些人物的言行和事蹟列在讀者的眼前；至於心理狀態是暗藏在明顯事件的中間。」¹⁴用這種方法來寫小說，和寫劇本很接近；不過劇本是偏於對話，而小說除了對話外，還要配合人物行動、表情、環境與氣氛的描繪。上述的例子裡作者並沒有寫出韓某是怎樣的一個人，僅僅是用他與狐女的對話來展現，這就是旁觀者客觀的一種敘述，不記人物的心理活動，只記述他們的言行事件；雖然如此，但偶而插入一些心理的描寫，也是很常見的。當作者替某人作心理描寫，小說的敘述角度也會跟著改變，讀者也就不容易察覺到了。

（二）第三者講述非親身經歷

作者既不是講述者，也不是親身參與者，他只是忠實地記載，可以說是把整個人「置之於度外」。真實的作者隱沒了，躲在敘述者的後面，如同瑞蒙科南（Shlomith Rimmon-Kenan）的關係圖所展現的，但這並非表示「作者已死」敘述者無非是作者的投影，或者他故弄玄虛的一種敘事謀略。關係圖如下：



由此圖可知，視角是與敘述者締緣的，一道虛線把視角和真實作者隔絕開來了。所以文本分析自然允許暫時拋開作者，以便專心致志地進入文本的深層，這對於把敘事作品原原本本地當做敘事作品自身來解讀和分析是不無好處的。這是可以「得魚忘筌」，把撇開作者當作進入文章的一條捷徑，但絕不能「過河拆橋」把真實作者看的無足輕重，而應該透過文章和真實作者之間進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心靈對話。《閱微草堂筆記》的例子如：

戴東原言其族祖某，嘗僦僻巷一空宅，久無人居，或言有鬼，某厲聲曰：「吾不畏有。」入夜，果燈下見形，陰慘之氣，砭人入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應曰然。遂作種種惡狀。良久，又問曰：「仍不畏也？」又應曰然。鬼

¹⁴ 同註 12，頁 313。

¹⁵ 此圖參看 Shlomith Rimmon-Kenan 著《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 第七章》，同註 3，頁 216。

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驅汝，怪汝言大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實不畏汝，安可詐言畏？任汝所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終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餘年，從未見強項似汝者，如此蠢物，豈可與同居？」奄然滅矣。或答之曰：「畏鬼者常人之情也，謬答以畏，可息事寧人，彼此相激，伊於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靜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氣凌之，則氣盛而鬼不逼，稍有牽助，則氣餒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餌我，幸未中其機械也。」論者以其說為然。（《灤陽續錄五·不畏鬼》卷二十三，頁371）

紀昀和戴東原有著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誼，戴的思想必然會影響到紀昀。例如這則故事，藉由戴震之口，說出某人不怕鬼的經過，紀昀雖沒有明確地提出贊成的意見，但是他在文末說「論者以其說為然」，就已經默許自己也是那「論者」的一員。如同楊義所說的，認真考察從真實作者到文本敘述者的心靈投影的方式，在許多場合往往具有解開文本蘊含的文化密碼的關鍵性價值。¹⁶

敘述作品不僅蘊含著文化密碼，而且蘊含著作家個人心靈的密碼。還作品比生命感，而不是把作品當成無生命的機械元件加以拆解，就有必要發掘敘述視角和作者的內在聯繫，深入地解讀作品所蘊含的作家心靈密碼。¹⁷作者有時不以自己之口，藉由別人之口來闡述。我們知道，紀昀對於假道學的痛恨，作者不僅以自己親眼所見的來佐證，更以第三者之口來加強他這樣的觀念。如：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聞祠中人語嘈雜，既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當笞！」又聞辯訴曰：「人靜月明，諸幽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大獨講學談詩，刺刺不止，眾皆不解，實所厭聞，竊相耳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默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槐西雜誌一·鬼厭講學》卷十一，頁182）

這就是一個鄙視道學的很好例子。作者既沒有親自現身說出「我憎恨道學」，但藉由鬼抱怨文士不識大體的行為來看，也就說明了作者的用意。所以以這種筆法，若簡單地宣

¹⁶ 同註3，頁217。

¹⁷ 同註3，頁221。

布「作者已死」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等於宣布作品的生命死了。依據文本及其敘事視角，進行逆向思維，揣摩作者心靈深處的光斑、情節和疤痕，乃是進入作品生命本體的重要途徑。¹⁸

三、純議論

《閱微草堂筆記》力求風格上的質樸，但由於作者潛伏在故事背後的用心較複雜，所以往往被超乎文學意味以外的議論色彩所牽絆，造成嚴刻議論的風格。¹⁹有人說《閱微草堂筆記》模仿六朝志怪體，其實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些許的不同的，六朝的志怪充滿著古樸質直的風味，而《閱微草堂筆記》的古質，不管是否有意造作，它畢竟多少有潤色的成分。而這些「潤色」的成分，正是作者「議論」的地方。議論特色展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考證舊聞

在故事中議論的部分，已在前面探討過，也做了整理。純議論的部分，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千一百九十餘則的故事中，只佔了十一則，（詳見附錄二表、圖）原因是因為《閱微草堂筆記》畢竟是一本「小說」，並非一己之見的個人著述；但作者身為學者，難免會「技癢」，偶爾也藉著議論來小試牛刀一下，這也是無可厚非了，如他在寫明清之際思想家呂留良的功過時，藉《新齊諧》的疏漏來抨擊宋儒：

《新齊諧》載冥司榜呂留良之罪，曰「闢佛太過」，此必非事實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後，既不能首陽一餓，追跡夷齊，又不能戰影逃名，鴻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應試，身列膠庠。其子葆中，亦高掇功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則久食周粟，斷不能自比殷頑，何得肆作謗書，熒惑黔首，詭託於跖犬之吠堯？是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實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實與錢謙益相等，歿罹陰譴，自必由斯。至於講學闢佛，則以尊朱之故，不得不闢陸王為禪。既已闢禪，自不

¹⁸ 同註3，頁221。

¹⁹ 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和六朝志怪關係及比較》，《中外文學》1976年6月，頁175。

得不牽連闢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318）

呂留良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明亡後不仕清室，削髮為僧，死後因受文字獄牽涉，被戮屍，全家遭禍。但事實上卻是呂和眾多童生一起參加了科舉考試，作了秀才，而他兒子還高中進士，以第二名進入翰林院。紀昀認為他們既已經享受了新王朝的明位俸祿，就不能把自己看做舊王朝的遺民了。但是他們卻還寫作誹謗清朝的著作，迷惑煽動老百姓，藉口忠於明朝來攻擊清朝。紀昀認為呂的人格實是不忠的，所謂「忠臣不事二君」，既然他表明了忠於明朝，又何來「其子葆中，亦高擢功名，鴻冥世外」？至於袁枚說「攻擊佛學」之過，紀昀也做了說明：那是因為呂要推尊程朱一派的理學，基本上是與程朱同一系，因此就不得不批駁陸九淵、王守仁一派的理學為禪學；既然斥責禪學，自然不得不牽連著批駁整個佛學了。由此可知，紀昀的批駁是全面且客觀的，並非偏頗之見。

除此之外，紀昀藉此來比較宋之前的儒者和宋之後的儒者，他引用五台山和尚明玉的話來闡述：

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淄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之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結，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恆河沙眾，枵腹露宿，而說法哉？（《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318）

在紀昀的認知中，真正為佛教大患的，應像韓愈這樣的儒者，因為韓愈斥責的是佛教信徒們給寺院和和尚的施捨和供奉，這是針對廣大普遍民眾而發的；但宋儒批駁的是有關明心見性的佛學理論，是針對知識分子而發的。天下知識分子少而普遍民眾多，和尚們生活所需大部分也是從普遍民眾而來，所以和尚們痛恨韓愈不怕宋儒，因為宋儒「不過爾理如是，儒法亦如是，爾不必從我；我佛法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這篇紀昀又再次的對宋儒發出不以為然之意。

所以他在本篇的末了說：

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闐爾。錄以為功，固為黨論，錄以為罪，亦未免重視留良耳。

（《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318）

紀昀在《四庫全書·士翼提要》中就指出：「談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即空。」²⁰認為理學已是空談，所以對於對於宋以後的講學家當然是加以蔑視了。所以他藉由呂留良的故事說出他對理學的排斥和不認同，並且認為宋儒的治學不如唐儒嚴謹。

（二）鬼神觀

表面上看來，以「傳鬼神、明因果」為旨歸的《閱微草堂筆記》，和晚期的六朝鬼神小說，頗有相近之處。六朝的志怪以肯定鬼怪為目的，它只要讀者相信了，至於產生怎樣的反應，作者並不很關心。而紀昀的用議就並非這麼單純，他雖然對鬼怪充滿懷疑、迷惑，但也不敢否定它的存在。²¹《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志怪故事常出以嘲弄的筆法，在詼諧中含著說教的成分，要讀者們也能跟著他去透視人生、安排自己。雖然他並不能免除迷信，但是假使迷信能使人向善，那麼迷信就不是他所要攻擊的目標了，反而成為他風化人心的最好工具。如：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酖，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跌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墜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為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又何理歟？余謂是或冤譴，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槐西雜誌三·羅漢峰》（卷十三，頁211）

在本則中，作者就先以鬼神之說導引出整個故事的梗概，接下來再說明作者所要表達的大要，並藉鬼神之說勸誡人們切勿輕生，鬼神無疑成為紀昀化民最好的工具了。

除了以鬼神為引子之外，紀昀在純議論的文章中，也有純就古籍不合理地方做出修

²⁰ 欽定《四庫全書·士翼提要》子部卷一，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714-751。

²¹ 同註19，頁176。

正的。如同篇中，紀昀評論一胎生三男時，開門見山說：

引據古義，宜徵經典，其餘雜說，參酌而已，不能一一執為定論也。（《姑妄聽之四·一胎產三男》卷十八，頁 328，）

意思就是說，其他的稗官野史、道聽塗說，要經過證實了才可以相信。然後作者舉出史料中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說明：

《漢書·五行志》（《漢書》疑是《元史》之誤），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疴，其說以母氣盛也，故謂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為妖異，抑又何說歟？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疴可矣，既為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為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太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之難通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勝，遂以傳為經。國家典制，凡一產三男，皆予賞賚，一掃曲學之陋說，真千古定議矣。（《姑妄聽之四·一胎產三男》，卷十八，頁 328）

《元史》中寫一胎生三男是人體妖異現象，但紀昀提出反駁，而且大清的律例凡是一胎生三男還會得到賞賜，並說給腐儒們一記當頭棒喝：「一掃曲學之陋說，真千古定議矣。」除了單純糾正古籍中不合理現象之外，作者在末了的地方也寫出自己在修訂四庫全書時訂正古籍的缺失：

余修續《文獻通考》於《祥異考》中，變馬氏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書成，適儀題賞一產三男本稿請署，偶與論此，因附於書末。（《姑妄聽之四·〈一胎產三男〉》卷十八，頁 328）

除了能夠提出理論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還以行動來表示，這證明了紀昀在寫《閱微草堂筆記》時除了以古籍當佐證之外，在其中如有訛誤，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不隨波逐流的。

第二節 敘述方式的藝術展現

在上一節，介紹了《閱微草堂筆記》的主要敘述模式，在這些模式中，都參雜了作者對小說的見解和本身的學問在其中。除了「有益於勸懲」之外，作者不但利用《閱微草堂筆記》抒發了自己的所見所聞，而且展現足以窺出「學者之筆」不同於「才子之筆」藝術性的地方。

一、敘議並存

《閱微草堂筆記》的這種敘事模式，在之前的長篇小說或筆記小說創造中，可說是很少出現。通常在一篇故事或文章中，作者往往把內容闡述完便結束，並沒有「書後評」或自抒意見的。《孟子·離婁（下）》中的「齊人」故事，可說是這種體例最早出現的，在《孟子》之後的史傳，其中的本紀、世家、列傳每篇正文或前或後都附有一段「太史公曰」，這是司馬遷取法於《左傳》的「君子曰」而創立的史論形式，篇前稱序，篇末稱贊，篇中夾論。不過司馬遷並沒有把它的史論命名曰序曰贊。劉知幾《史通》卷四《論贊篇》和《序例篇》論列「太史公曰」為序為贊後，相沿成習慣，統稱「史記序贊」或「史記論贊」。²²

《閱微草堂筆記》的體例，很多也是承襲史傳而來。雖然《閱微草堂筆記》沒有所謂的「太史公曰」，不過《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大多都是作者直接說出來自己的觀點，所以區分出故事和作者所言，有助於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境。

史傳的內容豐博，而《閱微草堂筆記》的議論中也同樣有這些特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歷史、倫理、無所不包。另外，《閱微草堂筆記》的議論與「太史公曰」的相似點同樣都是議論宏闊，筆勢縱橫，言辭精練，旨意深微。「太史公曰」是史傳論斷語言的一大特色，而《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在故事後加以議論也是從史傳承襲而來。但不同的是，紀昀有時並非以己之口，而是藉由第三者之口來抒發

²² 同註 5，頁 3。

自己的意念。儘管如此，卻未減少寫作的靈活性。以下就以前文所說的以作者之口和第三人之口講述來分類如下。

（一）以作者之口

《閱微草堂筆記》雖然不是紀傳類的文章，但在評論故事中人物或整件事情的時候，也與史傳有相似之處，紀昀在評論一篇鬼談詩的故事，藉由王舉人執信聽到鬼對於前朝詩有所批評，有所指點，肚中必定有些墨水。他說：

即其精靈常在，得與任公（王執信）同游，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沒者也。亦決非常鬼矣。（《灤陽消夏錄一·鬼談詩》卷一，頁5）

這是直接說出了會吟詩的鬼絕非泛泛之鬼。有些議論裡，也可以透露出作者淵博的才學，因此更能看出《閱微草堂筆記》是「著書之筆」。如《如是我聞四·反間計》（卷十，頁158）：甲乙二人有舊仇，乙一直想要整垮甲，甲知道後，就讓某人進去乙家當間諜，後來這人就非常受到乙的重用，以前受乙重用的人都受到冷落。於是某人對乙說，甲曾調戲過他的妻子，因為知道他也跟甲有仇，所以到他的門下做事，既然大家都討厭甲，那就把他整垮吧。乙非常高興，就拿出許多前給某人要他搞垮甲，某人於是用乙的錢去把各路打通，偽造甲的罪狀去報告乙，讓乙去告甲，結果乙當然失敗了，被流放邊疆，乙因此氣憤而死，死前還說要到陰間告甲。但是過了幾十年都沒有報應。紀昀對此事做了一個評論：

某本為甲反間，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為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貢謂越王曰：「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信哉？（《如是我聞四·反間計》卷十，頁158）

紀昀評論的時候先說自己的想法，之後再用古籍上面的話來支持他的論點，藉此來證明他的論點是正確的。不僅如此，我們也從此看到了紀昀善用知識的能力，不是像他不贊同的「腐儒」一味地讀死書而已。

再者，紀昀對人物的功過貶抑往往切中要點，就連神仙也不例外。例如在《槐西雜誌一·城隍馬佚》（卷十一，頁163）中有一則故事，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睡覺時常發出呻吟聲，說的都是一些淫樂的話，問他他卻不說，家人知道一定是有鬼怪作祟，

就向土地公告狀。晚上家人卻夢見土地公告訴他們無能為力。於是家人又到城隍那裡告狀，過了一個晚上，城隍廟中的泥塑馬伕的腦袋忽然掉下來，大家才醒悟土地神說他不够制服這鬼怪的話。紀昀對此事下了一個評語：

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不必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工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城隍何如？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槐西雜誌一·城隍馬伕》，卷十一，頁163）

雖然紀昀沒有明說土地公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但他以疑問句來表達了這樣的想法，「揣摩顧畏」正是說明了土地公的為人。

另如《姑妄聽之三·互不相下》（卷十七，頁299）：兩個書生在佛寺中，一個罵朱熹，一個罵陸九淵，吵到半夜；後來寺中的和尚來調解，兩人又說佛教是異端邪說，危害儒學正統，一起與和尚爭鬥。第二天三人都打破了頭。紀昀對此篇評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紀昀識見明銳，評斷得失，無不切中肯綮。而紀昀的評論有時出於個人深刻的經驗。他雖然一生中位居高官，但對民間的各類現象也是觀察入微的。如在《灤陽續錄一》寫到柳青婢女故事的時候，他說：

斷天下之是非，據理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理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
（《灤陽續錄一·是非難斷》卷十九，頁332）

之後再寫出柳青貞烈即使丈夫負賭債而逃，主人萬般挑逗要她做他的側室，後來她終於勉強答應了。不久之後丈夫自己跑回來，主人再怎麼親近她她都避開。這時紀昀做了一個結論：

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位置，錄以待君子論定之。（《灤陽續錄一·是非難斷》卷十九，頁332）

第一段話的議論可說是個引言，而第二段話呼應了第一段話，「異哉此婢」明顯地看出作者對柳青這個婢女是褒多於貶的，但為了不失客觀，所以作者寫下「錄以待君子論定之」這樣的話，也是引人深思的了。

紀昀在思想上反理學，所以對盲目崇尚理學的腐儒加以駁斥，除了在故事本文中描述之外，在議論中不免也加以批評。如在《如是我聞三》一篇中，作者先以《酉陽雜俎》的一個故事做為開頭，再寫另一個在《北夢瑣言》裡出現的詩句來佐證²³，之後再描繪故事中沈雲椒侍郎再生的故事。再生的故事在佛教經典中已有記載，佛經中有很多怪誕虛妄的故事，乃是因為希望信徒相信。但是這種再生之事，卻是有依據的，侍郎這件事就是借轉生的靈驗來表明堅守貞操來感動神靈的。作者因為這是自己朋友（沈雲椒）的經驗，所以這是真有其事，而在《論語》中曾說道：「子不語怪、力、亂、神。」到當時被許多不能融會的儒者加以濫用，所以作者評說：

儒者甚言無鬼，又烏乎知之？（《如是我聞三·再生》卷九，頁124）

由此可知作者對當時的無鬼論是產生懷疑的，而且利用《酉陽雜俎》及《北夢瑣言》來證實這樣的事，更能表現出道學家的迂腐和不切實際了。

另外，紀昀對於事情的癥結，有時不直接說出來，反而用一種隱晦的辭語來暗示。這類微言，通常要配合《閱微草堂筆記》內文才可以探知。如：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歲除日，有賣蓮草者叩門呼曰：「佇立久矣，何花錢尚不送出耶？」詰問家中，實無人買花，而賣者堅執一垂髻女子持入。正紛擾間，聞一老媪急呼曰：「真大怪事，廁中敝帚柄上，插花數朵也。」驗取，果適所持入，乃剝而焚之，啾啾有聲，血出如縷。此魅既解化形，即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韜晦者，類此帚也夫！（《如是我聞一·敝帚精》卷七，頁100）

藉由掃帚精被殲滅一事諷刺那些不懂的韜光養晦的人，在自己尚未有所成就而先行炫耀，剛有所得而不能自己收斂隱藏，就會像這個掃把精一樣。整篇故事沒有明白指出是譏刺誰，在作者當官時，乾隆寵信小人和珅，和珅本身並沒有什麼真才實學可言，卻因

²³ 原文如下：「顧非態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況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意即先說明再生之事最早出於《酉陽雜俎》，之後又見於《北夢瑣言》，《顧況集》也有記載，應當不是假的，藉此來說明接下來發生的故事也是真的，進而駁斥儒家的無鬼論。同註2，《如是我聞三·再生》卷九，頁124。

此而到處招搖。紀昀藉著這篇文章不僅是寫出那些金玉其外的人，同時也對當時的朝政有所針砭。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的論辯時，關於存疑的部分，也和史傳一樣用了「或曰」來論述。如《灤陽消夏錄六·闊面巨人》（卷六，頁73）寫到烏什回族部落將要叛亂的時候，城西有高的土山，聽說是他們始祖的墳墓，每天將近傍晚，就看見巨人站立墓上，面闊超過一尺，「翹首向東，若有所望，叛黨殄滅後，乃不復見。」紀昀評論這件事是先用「或曰」來起頭的：

或曰是知劫運將臨，待收其子孫之魂也；或曰東望者，示其子孫，有兵自東來，早為備也；或曰回部為西域東者面南也，示其子孫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為烏什將滅之妖孽，則無疑也。（《灤陽消夏錄六·闊面巨人》卷六，頁73）

周積明先生說：「一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性格，往往通過特定的個體表現出來。」²⁴在乾嘉學者群中，由於紀昀身居高位，又曾經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總目》，對兩千年來的學術文化有一番規模空前的檢閱與反省，因此，他的思想與文化學術論在映現傳統文化審視既往，建構未來的意念上具有其他學者難以比擬的文化代表性。像在本則裡，雖然他未說明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因為他本身也不知道）但是他還是表現出他比那些「有人說」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他知道闊面巨人是將滅的餘孽，顯示出他並非泛泛之輩，而是經過有憑有據，不是隨口胡謔的。

論斷方式中，還有一種是「口是心非」及「口非心是」型的，這種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例子比較少，茲各舉一例：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也，康熙中，掛單河間資勝寺，終日默坐，與語亦不得。一日忽登禪床，以界尺拍案一聲，泊然化去。視案上有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灤陽消夏錄一·無雲和尚》卷一，頁7）

烏魯木齊多狎邪，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恆熒熒

²⁴ 周積明：紀昀思想片論《歷史學刊》，1993年4月，頁78。

也，冶蕩者惟所欲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為北里（妓院）遊，惟蓄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戶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恆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勿信有。」余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從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纔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此事。人之性癖有至於是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槐西雜誌二·性癖》卷十二，頁185）

在第一個例子「口贊其是，實則正鄙其非」中，作者雖未明確地指出自己贊成或反對哪種學派，但是指出和尚所歸的傾向，雖是明指著他的行為不似佛法，只為了一己得道，而不施恩於其他人。在偈語的最後兩句裡就可以明顯感受到，他所認為的「仁民愛物無窮事」，已經有周公和孔子來弘揚，自己便不需要了。明著說是自己的能力不及聖人，其實是作者暗諷和尚只為我而不肯去佳惠於其他眾生。我們知道佛法的意旨是以普渡眾生為基石，但是這裡的無雲和尚卻大大地違反了這個宗旨，作者雖沒有明指出這樣是「錯誤」或是「不正確」的，但在最後總語的地方指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於楊」，表面上說他已經得道了，其實是誠由這段話來諷刺僧人這樣的行為並不符合佛法之意。在第二類「口斥其非，實則正嘆其是」紀昀指出人的性愛癖竟有如此的，表面上他是反對這種行為，（因為不合常理）但我們從故事的脈絡來觀察，不難發現，紀昀一開頭就寫說「烏魯木其多狎邪，官弗禁」的語句，而這個何某不去花街柳巷實屬難得，雖是和豬進行交合，那也就可以原諒了。所以他在評論的後半雖未寫出他贊成這樣的行為，但他說：「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就已經委婉地替何某「申冤」了。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充分地表達了他的思想觀念，使之成為中國文言筆記小說中以鮮明的理念色彩見長的小說，所以許多學者稱之為「理性小說」，²⁵在他的議論中我

²⁵ 吳波：紀昀家世及其對《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影響，《中國古代、近代研究》，2002年第2期，頁188。

們也可以窺見一斑了。

（二）以他人之口

這與「以作者之口不同」在於，作者藉別人之口來加以評論，事實上他多是讚同此人的說法居多。如《閱微草堂筆記》的《如是我聞三》有一則故事說，有一棟凶宅，只要人進去住就會生病或死亡。紀昀的老師陳白崖認為：

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未必不凶，如和風溫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淅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如是我聞三·凶宅》卷九，頁128）

紀昀在最後的地方同意先師了意見，說明一個人雖然處於順境當中，也不該故意去接觸或招惹不好的事情。作者寫這篇故事無非是在勉勵自己，他在任朝廷命官的時候，雖然也深得乾隆皇帝的寵愛，但是他也知道，「伴君如伴虎」，隨時都有被殺頭或貶官的可能，像他之前被貶謫烏魯木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²⁶所以這篇故事除了警惕世人之外，作者同時也警惕著自己。

除了在藉他人之口外，又有藉典籍特點或諺語加以論斷。《灤陽消夏錄二》紀昀的舅父健亭公小時候趁外祖父不在在他的庭院下乘涼：

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歸，屏息從窗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靚粧如畫，椅對面一大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狐，懼弗敢動，竊窺所為。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昏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一好女子矣。……（《灤陽消夏錄二·鏡中之影》·卷二，頁20）

當中健亭公看著狐女做出「繞鏡四圍呵之」的舉動，這時人物已經從健亭聚焦於狐女身上，狐女是「被看的角色」，它與「視角」是不同的，它們的不同點在於，視角指的是誰在看，聚焦則是指什麼被看，它們的出發點和投射方向是互異的。以本則故事為例，原本是以「健亭公」之眼來看這個故事，之後他的眼聚焦於狐女身上，看到狐女對鏡中

²⁶ 紀昀的二女兒嫁給前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文，盧見曾做兩淮運使時，佔用了一些公帑，和珅知道想陷害紀昀，後紀昀洩密告訴盧，被皇帝知道，於是被貶謫烏魯木齊。見《紀曉嵐全傳》，台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6年9月，頁329-337。

自己的反應。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水滸傳》中由李小二之眼，看見一群如捕頭似的人，以及清末劉鶚所作《老殘遊記》中的「王小玉說書」這段，也是本來由老殘之眼，後來聚焦到白妞身上的。聚焦的中心點，名曰「焦點」，它是文本的精神所在，文脈所歸，意蘊所集之點，或者是說，它是文本最光亮之點。²⁷當人們讀一部敘事作品，許多細節可能都忘記了，但它的焦點可能是經久難忘的。

在本則故事中，作者的父親姚安公聽聞此事，因為「嘗為諸生講《大學·修身》章」，所以他說：

明鏡空空，故物無遁影，然一為妖氣為翳，尚失真形，況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為障，即公心亦為障，正人君子為小人乘機而反激之，其固執決裂，有轉致顛倒是非者。昔包孝肅公之吏，陽為弄權之狀，而應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氣之翳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之。」（《灤陽消夏錄二·鏡中之影》·卷二，頁20）

這段評論很明顯地就是以大學裡的旨意來批評這個故事了。私心既然可以被遮蔽，那麼公心自然也可以被遮蔽了。如果心被遮蔽的話，正人君子也會被小人所蒙蔽了。

紀昀以自然界相生相剋的道理，觀察萬物中的常態，一方面顯示他的豐富學識，另一方面對於我們也有著某種程度的省思。《灤陽消夏錄三·雪蓮》（卷三，頁30）中寫到塞外有一種雪蓮，生長時必成雙，但並不長在一起。但是如果看見這種花，不聲不響地去探尋就能得到；但是如果指著它互相告知，它就縮入雪中消失了。這種花雖生在極寒的地方，但性卻極熱，「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二陰之人，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爻象也。然浸酒為補劑，多血熱妄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所以依這種陰陽調和之理，作者下了評論說：

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輩矯往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

²⁷ 同註3，頁267。

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龍有悔也。（《灤陽消夏錄三·雪蓮》卷三，頁30）

可見作者不僅對於古籍有所涉獵，他還能把自然現象融合易經的陰陽乾坤之說，可說是小說中獨樹一格了。這無形中也說明了《閱微草堂筆記》受到當時考證之學的影響，在創作中不覺地沾染了以學者之文作小說的習氣，同時也影響了往後筆記小說的發展。²⁸

除了以典籍當作作者贊同的佐證之外，也有反對或是指正的。如《灤陽消夏錄二》說一女子她前夫非常愛她，但他死後希望她過得好就叫她「琵琶別抱」，另嫁他人。女子也答應了，後夫對她也很好，但女子卻念念不忘著前夫，「妾恆鬱鬱憶舊恩，夜必夢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妮妮嚶語。」後來女子夢到前夫要她和他一起走，她也答應了，並要求後夫讓她和前夫合葬。古之明訓都說，女子再嫁後對現在的丈夫不能有貳心，「嫁而有貳心，負後夫也」。但作者借何勵庵先生之口提出不同的意見：

《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哀其愚可也，憫其志可也。（《灤陽消夏錄二·妾再嫁》卷二，頁20）

一方面說明了《春秋》直言直書，不假雕飾的批評，但是如果套用在當時的社會，可能就不適用了，所以這裡說明了有些事情不能墨守成規、對錯不分的。

二、純敘述

前面已經提過，純敘述就是單純地講述一個故事，或是一個發生過的事件。在中國許多小說當中，都是這樣的筆法，敘述手法佔了《閱微草堂筆記》的約三分之一，除了視角在行文中有所介紹之外，《閱微草堂筆記》的純敘述特點還包括了以下幾點：

（一）敘述時間的轉化

伊莉莎白·鮑溫曾說，時間是小說的一個主要組成成分，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

²⁸ 宋莉華的《清代筆記小說與乾嘉學派》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舉出乾嘉考據之學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時髦一點的閹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據的內行話。」在此種情勢下，小說作者受到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見宋莉華：《清代筆記小說與乾嘉學派》《文學評論》，2001年第四期，頁109。

等重要的價值。²⁹這段話道出了作為敘事文學的小說與時間的本質聯繫。因為人類最早的敘事意識，就是以時間為線索把各種事物串聯起來。要打破靜止、呆板，使作品顯得生動，就得有變化。而「時間」就是變化的第一種形式，當人們考察變化時，首先看到它的特徵就是時間的流逝³⁰，例如在《灤陽續錄六·墳院孤女》(卷二十四，頁384)中，描述一個江南應試生在西直門外租了一個大家族的墳院讀書，有一次傍晚在樹下散步碰到一個姑娘，書生主動挑逗她，她沒回答，轉身就走了。半夜那個女子就主動來找書生。原本女子從拒絕到答應，只是傍晚到半夜這段時間的流逝，而女子就在這段時間改變心意了。

在時間的使用上，一天也好，十年也好，全依故事中的人物和事實而定。上述的故事，只是傍晚到半夜短短的幾個小時而已，同為短篇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裡時間甚至有耗去一生的，如《姑妄聽之一·李生夫妻》(卷十五，頁264)³¹中，寫李生夫妻成親十多天後，母親就病了，兩人忙著照料，一直忙了七八個月都沒有脫衣好好地睡一覺。母親死後，他們又遵照禮法丈夫三年不進房與妻子同宿。後來他們日子窮得過不下去，只好去投靠妻子娘家，娘家沒有多的房間，妻子只好跟媽媽睡，而李生自己在書房搭地鋪。過了兩年，李生想找岳父一起去外地謀職，一天竟被強盜請去做寫字的工作，

²⁹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頁35。

³⁰ 同註8，頁15。

³¹ 原文如下：「中州有李生者，娶妻旬餘而母病，夫婦更番守侍，衣不解結，七八月母歿後，謹守禮法三載不內宿。後貧甚，同依外家，外家亦僅僅溫飽，屋宇無多，掃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遠就館，送母來依姊，無室可容，乃以母與女共一室，而李生別榻書齋，僅早晚同案食耳。閱兩載，李生入京規進取，外舅亦攜家就幕江西，後得信，云婦已卒。李生意氣懊喪，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覓外舅。外舅已別易主人，隨往他所，無棲託，姑賣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偉丈夫，取視其字曰：「君書大好，能一歲三四十金，為人書記乎？」李生喜出望外，即同舟，煙水淼茫，不知何處。至家供張亦甚盛，及觀所屬筆札，則綠林豪客也，無可如何，姑且依止，慮有後患，因詭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聲伎滿前，不甚避客，每張樂，必名李生。偶見一姬，酷肖其婦，疑為鬼，姬亦時時目李生，似曾相識，然彼此不敢通一語。蓋其外舅江行，適為此盜所劫，見婦有姿首，併掠以去，外舅以為大辱，急市薄櫂，詭言女中傷死，偽為哭斂，載以歸。婦憚死失身，已充盜後房，故於是相遇，然李生信婦已死，婦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為貌似，故兩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見，慣見亦不復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敗，君文士不必與此難，此黃金五十兩，君可懷之，藏某處叢荻間，候兵退，速覓漁舟返，此地人皆識君，不虞其不相送也。」語訖，揮手使急去。伏匿為幾，聞闐然格鬥聲，既而聞傳呼曰：「盜已全隊揚帆去，且籍其金帛婦女。」時已曛黑，火光中窺見諸樂伎，皆披髮肉袒，反接繫頸，以鞭杖驅之行，此姬亦在內，驚怖戰慄，使人心側。明日，島上無一人，癡立水次久之，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無恙，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懼遭物色，乃懷金北歸，至則外舅已先返矣。先至家貨所攜，漸豐裕，念夫婦至相愛，而結褵十載，始終無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以薄櫂葬，擬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遺骨，亦夙昔之情，外舅阻不能止，詞窘吐實，急兼程至豫章，冀合樂昌之鏡，分賞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 同註2，《姑妄聽之五·李生夫妻》卷十五，頁264。

李生也無可奈何。後來那強盜頭目邀他一起看歌舞，發現一個歌妓長得非常像他妻子，可是他以為他妻子死了，所以不敢相認；不久這個強盜的事情敗露了，歌妓們也被擄走，李生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妻子被抓走了。李生託人找妻子都找不到，後來竟出家當了和尚。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就這樣沒有團圓，而且二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後終究無法再重逢。這兩個例子是短篇小說中利用時間長短書寫故事的很好的例子，如同老舍所說的，「時間的利用，也和景物一樣，因時間不同，故事的氣味也便不同了。有個確定的時間，故事一開首便有了特異的味道。」³²

小說在寫作上有最大的靈活性，它既可以把幾十年縮成一句話，也可以把一天寫成洋洋灑灑幾十萬言。³³某個時間段可以拉長，某個時間段可以被縮短，而拉長與縮短的比例又大得驚人，如《灤陽消夏錄二·泥塑判官》（卷二，頁 28）：有一老儒半夜在月下散步，遇到一個人和他談因果的事情。只是一席話而已，作者詳盡地描述了他們的交談過程，這就是把短短的時間拉長的例子。小說家在寫書時可以像一把扇子似地把時間打開或折攏，³⁴也就是說，小說家必須善於調配時間，故事是隨著時間在流轉的。

另外還有一種計算時間的「單位」，在歷史價值觀的介入，也左右著敘事時間的速度。如《資治通鑑》的 周紀二，記載周顯王四年發生了什麼事，只用了三個字：「魏伐宋」，而第一百九十一卷 唐紀七 記載高宗五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門之變，僅四天就用去了三千三百字。³⁵《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一段史事：明朝末年張獻忠李自成之亂，軍隊攻入河間（紀昀的家鄉），大家都跑去躲土匪了，只有紀昀的兩個曾伯祖，還在為門神是秦叔寶、尉遲恭，還是神荼、鬱壘爭論不休。只是幾個時辰，卻因為紀昀詳述了爭論的過程彷彿被拉長了時間。³⁶又如《如是我聞三·死而復生》（卷九，頁 140）描述春秋時，晉國殺死一個秦國間諜，到了六天才蘇醒，紀昀卻只用了一句話來說這件事：「晉殺秦謀，六日而蘇。」比起先前幾個時辰卻用好幾百字來形容，這樣敘事時間差距

³² 同註 8，頁 15。

³³ 同註 8，頁 33。

³⁴ 同註 8，頁 33。

³⁵ 同註 3，頁 155。

³⁶ 同註 2，《灤陽續錄三·書癡》卷二十一，頁 356。

實在很多。因為紀昀對於晉殺秦謀六天後蘇醒這件事，僅僅是交代接下來要說的故事，所以不必太多地著墨；而兩個曾伯祖的爭論，雖然只花了幾個時辰，乃是因為太崇尚儒學的真偽，以致於錯失了避禍的時機。因為重點的不同，紀昀講述的內容自然隨著重點的輕重而增加或減少故事的內容了。

（二）情節節奏的變換

節奏是一種強弱的關係，強度指的是情節線內矛盾衝突的激烈或緩和程度，³⁷它是小說時間運動的表現形式。當小說的內部時間隨著人物行動推移，這種推移、發展決不會是平直簡單的，它有它的靜動疾緩及升降起伏的。

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往往會產生高潮、起伏、發展、解決的過程，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形成了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也就是作文常說的「起、承、轉、合」。故事情節的險奇曲折可以對讀者的欣賞心理造成極大的衝擊力，給人以強烈的美感享受。如《閱微草堂筆記》中形容善跳的丁一士，作者以親身經歷來告訴讀者：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之高，可翾然而上，兩三丈之闊，可翾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睹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灤陽續錄四·丁一士》卷二十二，頁 369）

作者一會兒面向門，丁一士馬上可以跳到門前；一會背向門，同樣可以馬上跳到作者跟前。讀者眼前彷彿就看到一個學會輕功的人在跳來跳去。當讀者心裡對丁一士有了「武功高強」的印象之後，紀昀接下來話鋒一轉：

……後過杜錄鎮，遇一友邀飲某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灤陽續錄四·卷二十二》，頁 369）

³⁷ 同註 8，頁 262。

剛開始丁一士也沒讓讀者「失望」，完成了朋友交付的「任務」，但是從他不小心踏到「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故事急轉直下，原本「武功高強」的丁一士，竟然變成了落水狗，無論怎麼努力（從波心踊起數尺），但還是沒有辦法回到岸上。這段話比起之前紀昀用幾十句話來交代丁一士如何善跳無疑是打了一個大巴掌，也是讓讀者最為震驚的地方。在讀者的心中可能覺得丁一士一定能跳過河，沒想到會因為土質鬆軟掉到河裡，這時讀者才開始緊張起來，希望丁一士能夠趕緊跳上河岸；沒想到還是沒有辦法。這樣曲折的小說情節，就是故事敘述中最奇詭的狀態，如同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將情節的奇詭視為小說美的一部分，他說：「美感的出現常是也必需是出其不意的；奇詭的情節最能配合她的風貌。」³⁸所以讀者讀小說會「以驚嚇為快活，不驚嚇處亦便不快活也。」

39

在寫小說的時候，除了讓讀者「驚奇」之外，製造作品內部衝突的矛盾，往往也取決於情節的刺激強度，而情節的刺激強度，又必得以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衝突為基礎。要使情節能適應讀者的欣賞心理，往往離不開設計懸念、巧用延宕、組織高潮這些手法，這也是《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中的特點。如在《槐西雜誌三·癡兒厚道》（卷十三，頁220）⁴⁰中講述一個年輕人傍晚的時候，看見一個輛牛車上載著兩個美麗的女子，疑心她們是富貴人家的女兒，正在懷疑的時候，一個女子把一個紅手帕掉在地上，裡面好像還包著幾百枚銅錢，年輕人怕引起是非就沒有撿，回家告訴他母親這件事，他母親罵他笨。過了半年，鄰村有個青年被兩個狐精迷惑生重病死了，有人了解事情的始末：原來是狐精利用年輕人撿紅手帕的機會去迷惑人。當我們也在感嘆第一個年輕人怎麼這麼癡呆的時候，「案情」卻急轉直下，證明了年輕人這樣做實不是愚昧，而是有智慧的表徵。這就是紀昀在這故事中設計了一個「懸念」，明明所有人都認同的，但接下來故事的發展，卻不是讀者所想的那樣。它是通過作者保留的交代所造成的，已經把後文將要表現

³⁸ 同註 8，頁 263。

³⁹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水滸傳》第三九回夾批，台北：三民書局，1970年4月，頁593。

⁴⁰ 原文如下：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為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媪，切不應坐露車。正凝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樸實，恐或追覓所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鄭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癡。」同註 2，《槐西雜誌三·癡兒厚道》卷十三，頁 220。

的內容，於前面稍事點露，但又不予以馬上解答，故意在讀者心中布下「疑團」，使人對人物的命運、情節的發展；事件的結果牽腸掛肚。⁴¹

密度是小說節奏的另一個要素，它指的是一定時空內出現的內容密集或疏空的程度。從表面上來看，是同一事物將用較長或較短的篇幅去表現的問題，從實質看，卻是同一篇幅將能表現出較少或較多意蘊的問題。⁴²密度的掌握猶如園林建築，在有限的土地面積布上眾多的亭台樓閣、山石水泉等等。作品的密度，主要由相互關聯的兩個因素所決定：粗細與虛實。創作在寫一件物事需要詳加描繪時，即使是很細微的事，都得去詳加探索。要寫粗，必須把剛剛發生的事也推的很古遠。我們可以舉《閱微草堂筆記》的兩則故事來比較哪一則故事是「粗」，哪一則是「細」：

張石鄰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然慷慨尚義，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為縣令，凡故人子弟零替者，不無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先生夢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為緩急可待，而休戚相關也。我視君如弟兄，吾家奴結檔以蠹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何，我嘗密託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姦狀，而恐招嫌怨，諱不肯言。及某某貫盈自取，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為之解脫，我事之憤不憤，我才之給不給，君固勿問，第求若輩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姑妄聽之三·張石鄰》卷十三，頁 299）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巳至午乃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眾，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如是我聞四·子不語怪》卷十，頁 147）

兩則故事雖然都是以對話的形式來表現人的個性，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描述張石鄰人格的時候，他是怎麼樣的對待朋友，從發生的事開始寫，與現在的事銜接，然後突顯出

⁴¹ 同註 8，頁 265。

⁴² 同註 8，頁 266。

張石粼的行事風格。而第二則故事僅僅是一天下大雨過後，大家問老儒為什麼會下大雨，只見老儒把頭一偏，說：「子不語怪！」就嘎然而止了。兩者都是在闡述主角的個性，一個寫的比較「細」一個寫的比較「粗」，粗的可以總覽全局，對人物事件進行整體把握；像以上舉的例子，我們不會因為作者寫得簡單而抓不到主角的個性。細的可精雕局部，使特徵細節耀耀生輝，具有細膩、精確、詳盡的特點，在描寫人物上有如拿放大鏡去研究，在描寫景物上又讓人覺得歷歷在目。

三、純議論

純議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雖然只有十一篇，仍獨立探討，實是因為在中國的筆記小說中，幾乎沒有一本書是把自己的意見當成一則故事的。這十一則故事中，可分為小說的考證、存疑以及辯護三種手法，藉由這十一則故事，我們也可以對紀昀的思想，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的特色做一個概括的認識。

(一) 考證

中國社會中，從古至今在民間就流傳著不少傳說，似真似假，似虛似實。作者對於這些傳說也時有所聞，所以藉由寫作《閱微草堂筆記》，來考證這些傳說，如《灤陽消夏錄二·降壇詩》(卷二，頁 22)：對大家所說的仙詩做考證，實則為請神扶乩的人所寫；《灤陽消夏錄三·魏忠賢之傳說》(卷三，頁 37)：有人認為魏忠賢私下逃走，但作者認為他獨攬大權，不可能不被人發現。他反而對一隻大蜈蚣被雷劈死後背上顯示出「魏忠賢」比較相信。《如是我聞三·前愚後智》。(卷九，頁 130)：官差府裡有個頭目很會賭博，但他的兒子喜歡尋花問柳把他贏來的錢都揮霍掉了，作者認為這冥冥中一定有神在指示的。《槐西雜誌一·方竹》卷十一，頁 182：對於方竹的生長地點做了一個考證，所有穿鑿的東西，都是小說家的附會傳說。《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 318)：對於袁枚《新齊諧》中記載陰司中公布呂留良的罪過事聲討佛教過份，這並不是事實。作者並指出實例來證明之。《姑妄聽之四·一胎生三男》(卷十八，頁 328)：在《元史·五行志》中說，一胎生三男是人體妖異的現象，是不吉祥的徵兆，作者反駁並加以分析

之。

考證的目的是為了尋求解答，紀昀在考證這些傳說的時候，也許是因為看出其中的不合理，所以措辭往往比較強硬。如：

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灤陽消夏錄二·降壇詩》卷二，頁 22）

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書「魏忠賢」字，是說也，余則信之。（《灤陽消夏錄三·魏忠賢之傳說》卷三，頁 37）

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如是我聞三·前愚後智》卷九，頁 130）

均小說附會之詞也。（《槐西雜志一·方竹》卷十一，頁 182）

《新齊諧》載冥司榜呂留良之罪，曰「闢佛太過」，此必非事實也。……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所加損，徒喧闐耳。錄以為功，固為黨論，錄以為罪，亦未免重視留良耳。（《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 318）

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之難通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勝。（《姑妄聽之四·一胎生三男》卷十八，頁 328）

作者對於自己的學識，其實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才能強烈且一針見血地對這些傳說中的事情加以論斷。不過也因為他倚恃著自己的學識，難免也對一些事情的考證過於主觀，如考證魏忠賢傳說即是一例。這也是紀昀為了把事情的發展而把一方面的傳說變得合理化，這也是無可厚非了。另外，作者對於儒者的批判也極為強烈，並說出了「唐代儒者比宋儒」好的論點，對於那些只會泥古而不加以創新的儒者加以批評，似乎有步上公安派的趨勢。但是我們回頭看他對傳說的考證又有些極端，我們不禁會認為是否有些矛盾。雖然紀昀極力地想表現出自己與腐儒的不同，但是從他的議論當中，受到當時社會、政治的影響，我們不得不說，紀昀的心裡也深深地感到無奈吧。

（二）存疑

對於傳說的存疑，《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四篇，《灤陽消夏錄六·簽示試題》（卷六，頁 85）：對於關帝廟裡籤筒亂放，卻仍然非常靈驗，不知是什麼原因，實在是不可思議。

《如是我聞一·旱魃》（卷七，頁 89）：認為旱魃就是所謂的僵屍，挖掘出來燒掉時就

會下雨，不知道是為什麼。《如是我聞一·點穴》(卷七，頁98)：在鵠蛇爭鬥的地方是好墳地，在此點定墓穴，子孫就會大富大貴。還有說牛睡眠的地方是壙穴。紀昀對此提出懷疑：那麼有鵠蛇爭鬥和牛睡眠的地方就是好的墓穴嗎？《槐西雜誌三·羅漢峰》(卷十三，頁211)：對於替死鬼的質疑，認為會跳羅漢峰而死的是摔死鬼在找替代，作者對此感到存疑，應是生者不珍惜生命。但是為什麼人們要不斷地尋找替代，紀昀也提出了質疑。

像這樣的存疑，作者因為沒有涉獵，所以也不妄加下定論，與上一個部分的措辭就大異其趣了。作者富有懷疑的態度，已為後來科學的大門開了一縫，期待後人光大之。

(三) 辯護

為傳說辯護，在純議論中只有一篇，即《灤陽消夏錄六·狐不為祟》(卷六，頁78)：紀昀在烏魯木齊、巴里坤、辟展這些地方雖然很多狐，但是卻都不會禍崇於人。打破了狐只會媚人害人的觀念。在其他故事中，作者也隱約地對狐加以辯解，只不過沒有像這一篇明確地指出「狐是好物」。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我們看到的狐，應該是一種更為慈悲、更為善良、更為可愛的東西，雖然在文本中的狐也會使壞，也會狡猾，但是仍有一個原則，就是人不犯狐，狐不犯人。⁴³

藉由考證、存疑及辯護三種敘述手法，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利用純議論的方式，發掘出先前不夠明確的答案，也對當時大家深信不疑的觀念提出當中的矛盾，並加以質疑或辯護。含蓄卻也表達了作者的意念。這是中國小說的創舉，我們從中也查覺到，這些小說的類型，大量地加入作者的想法，這是和其他小說最不同的地方了。

⁴³ 楊國娟：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靜宜人文學報 第六期，1995年6月，頁41。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風格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包括了三種主要的敘述方式，這些寫作方式中，每種都蘊含著作者的特殊的描寫手法，這些手法可分成四方面來探討，其中是否與其他文體或小說有不謀而合或是異曲同工的地方，也是本節所要探討的。

一、學識文采的輝映

紀昀為《四庫全書》的總纂，雖然他不只一次在《閱微草堂筆記》裡說本書是「晝長無事，追錄見聞」，事實上我們不難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看見作者表現他的學識與涵養。如：

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也。朱軍拒金多倚此為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不能攜，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全載其圖書，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灤陽續錄一·神臂弓》卷十九，頁333）

作者把傳說的「神臂弓」做一個介紹，並舉出洪邁的〈克敵弓銘〉實指此物。到了明代已經失傳，只剩下《永樂大典》有記載了。這便是證明作者學識淵博的例證，除了說明神臂弓隨著戰爭「征戰沙場」之外，現存只剩《永樂大典》中有記載，但卻是畫出各個部位的圖，而不是全圖了。

除了直接道出古事之外，紀昀也有以日常之事諷古事之作，如：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廩後壁，無故圮。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其穴壁下滋生日眾，其穴亦日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烏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鼠乎何尤？（《槐西雜志一·鼠穴》（卷十一，頁

藉由牆壁倒塌，原因原來是老鼠在底下做窩，長期鑽蝕的結果，終於倒下來了。牠們完全不知道所做的窩是依附著房子生存，房子一倒，牠們也別想活。這剛好可以影攝世上一些只會鑽營的小人，所以作者舉出古代典型的兩個例子：李林甫和楊國忠，原本兩人是唐玄宗底下的紅人，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更是唐玄宗的愛妃，安史之亂後，卻連一點僅存的都不剩。藉此也可看出，作者對於朝廷的小人，是懷著憤恨不平的態度，希望他們早日得到懲罰。

在本文中看出作者的學識外，議論中紀昀也不乏用典來彰顯及佐證自己的想法。在《如是我聞·范鴻禧》：鄉人范鴻禧，和一狐友很要好。狐善飲酒，范也善飲酒，兩人結為兄弟，經常相對醉眠。忽然好一陣子狐友不去找他，一天在高粱地裡遇到，問它為何突然棄他而去，狐轉過頭去說：「親兄弟還相鬥，何況是結拜兄弟呢？」便不理他而去，因為當時范正和弟弟打官司。紀昀對此事引古人詩評道：

楊鐵崖〈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

與此狐所見正同。（《如是我聞·范鴻禧》卷十，頁159）

楊鐵崖即楊維禎，為元朝的詩人。原詩名為「買妾言」，在說明新買來的妾雖然身體已經屬於丈夫，但是心卻不是他的，用來比喻狐先前雖然和范鴻禧很好，但是因為他的節操有污點，所以狐也不隨便將之當真正朋友的。這說明了一些人交朋友不真誠，實讓人深深警惕。

由此看來，《閱微草堂筆記》是否真的只有說理方面，而全無文學氣質，其實並不盡然。如：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煙霞去。斜照萬峰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問，則笠影出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遊戲，抑鄉塾小兒文人誦偶記也。（《灤陽消夏錄一·卷一》（村童吟詩，頁11）

這便是一篇頗具文學興味的故事了，紀昀長於文學，在筆記這樣自由的格式裡，自然「情不自禁」地書寫一番。其他如《如是我聞三·詩讖》（卷九，頁126）利用詩來隱藏讖

語在其中，《灤陽續錄六·怨詩》（卷二十四，頁 385）鬼寫的一首怨詩，及同卷的 知縣司閻（卷二十四，頁 387）所用的扶乩詩，都可顯現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仍有文采之作，⁴⁴只是作者作此書的目的不在此，所以表現得沒有說理那麼突出罷了。

二、虛實敘述的運用

《閱微草堂筆記》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神鬼狐仙的題材特別多，不過紀昀在寫作上面，幾乎都是個人創作，脫胎自典籍或志怪故事的，他都會加上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平鋪直敘的帶過而已，在《姑妄聽之四·呂留良》（卷十八，頁 318）中就藉由《新齊諧》裡呂留良的故事來評論宋儒和唐儒的不同；《槐西雜誌一·石中物象》（卷十一，頁 162）中引姜紹書的《韻石軒筆記》曾見過一塊石頭上有太極圖的紋路來說明天然物象的奇妙等等，而《聊齋誌異》的題材則是「奪胎換骨」，如 種梨、 狐人瓶 系脫胎於晉干寶的《搜神記》卷一的徐光種瓜與卷三韓友用皮囊收狐的情節；⁴⁵ 西湖主 仿唐傳奇的《柳毅傳》， 風陽士人 仿《三夢記》， 續黃梁 脫胎自《南柯太守傳》、《枕中記》等等。兩者的題材均以鬼狐為多，但在《聊齋誌異》中，狐鬼通常是事件的當事人，其悲、歡、窮、通構成纏綿悱惻的情節；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鬼，並不以自身的悲、歡、窮、通感染讀者，它們似乎無憂無慮，只是作為旁觀者悠然地掃視著人類，一旦發現某一個或某群做了什麼不太光明磊落的事，便揭開其真相，以引起讀者快意的大笑。⁴⁶

另外，《閱微草堂筆記》的題材，紀昀多採讓人信服的居多，一方面這和「勸懲」之意有關 真實的事件往往較讓人信服，比較能讓人去遵從。所以作者在撰寫本書的

⁴⁴ 《如是我聞三·詩讖》詩文如下：「草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此為遺孀閨房獨宿之兆。《灤陽續錄六·怨詩》詩文如下：「上巳好鶯花，寒食多風雨。十年汝憶吾，千里吾隨汝。相見不得親，悄立自淒楚。野水青茫茫，此別終萬古。」彷彿是女鬼怨恨憂鬱的語氣。及同卷的 知縣司閻 扶乩詩詩文如下：「春風一笑手服箴，桃李花開潑淚濃。好是尋香雙蛺蝶，粉牆才過巧相逢。」

⁴⁵ 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頁201。

⁴⁶ 這類的例子，如《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四》的 聰明之狐：張卯君家有個書樓被狐仙所佔，只要家裡有人有所欺瞞，一定會被狐仙當眾揭發。《聊齋誌異·聶小倩》則是寫以聶小倩為主角與書生寧采臣的戀愛故事。見《閱微草堂筆記》頁141，稿本《聊齋誌異》北京：新華書店，1995年11月，頁151、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3月，頁499。

時候，故事中的人物不是明確地寫出「某縣某地人氏」，就是利用可信的人講述的「某某人言」無非達到這樣的效果，即使故事內容再怎麼荒誕不經，卻是真實發生的。如《灤陽消夏錄二·女鬼撕卷》（卷二，頁26）開頭便寫：「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雄縣湯孝廉同號舍。湯夜半忽見披髮女鬼，搥簾手裂其卷，如蚊蝶亂飛。」鬼可能並不存在，但是作者在此明確地指出是「先姚安公所說」，足見故事的真實性。

反觀《聊齋誌異》的故事雖然大部分也都有註明主角是某地某人氏，但是觀其中的故事，多半不可讓人置信，有些可說是「魔術」了。如卷一的「種梨」，寫一個道士向賣梨商討梨不成，利用別人幫他買的梨，在短短的時間內種了一棵梨樹，並長滿了梨，道士請大家吃了，那個賣梨商也吃了，吃完之後，發現自己的梨都不見了，推車還少了一個握柄，才知道自己的梨是被道士拿去「請」大家吃掉了。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可見故事是虛構大於真實，但也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虛構的故事可以讓作者充分發揮天馬行空的文筆，使整個故事更加活潑和生動；寫實的故事雖然沒有上述這些優點，但由於它是「真」的，所以讀者在看這些故事的時候，能夠更加心神領會，對於故事中的事件較易接受，進而對故事中的情節加以咀嚼，而不會像虛構的故事全盤地否定。

三、主客兼得的評議

紀昀身為《四庫全書總目》的總纂，在才學和知識上已經有一定的水準，評論的同時，作者難免會依恃自己的才學，而去直接論斷一件事情，但事實並非如此。如：

表兄劉香畹言昔聞官中，聞有少婦素幽靜，歿葬山麓，每月明之夕，輒遙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喻其故。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槐西雜誌一·示譴》卷十一，頁162）

在《閱微草堂筆記》的序中說：「《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

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⁴⁷說明了紀昀作《閱微草堂筆記》的用意。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中，大量地加入了作者勸人為善的因子。在清人李慈銘評價《閱微草堂筆記》說：「雖事涉語怪，實其考古說理之書。」⁴⁸《里乘》的提要也說：「《聊齋誌異》以文詞勝，《閱微草堂筆記》以論斷勝。」⁴⁹所以從《閱微草堂筆記》來看，作者的興趣往往不在敘述事件的本身，由事件引發的議論才是重心所在。作者關心的是，如何利用其敘述的故事，利用豐富的知識和深厚的考據功能，析事明理，有益勸懲。⁵⁰因此在作者評論的當時，多少參雜了自己的主觀意識在裡面，無非是希望讀者有所警惕，或是足夠讓人信服。

《閱微草堂筆記》由於是個人創作，所以在寫作上希望讀者能跟著他的想法走，所以在這個例子中，作者者藉由此事來警告世人「死後有審判」這樣的觀念，所穿鑿出來的論點，剛好與本書「勸懲」的意旨不謀而合。

《閱微草堂筆記》在《灤陽消夏錄》的序中開宗明義地寫出寫作的意旨：「小說裨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而《聊齋誌異》蒲松齡在自序中頭一句則說：「披夢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足見蒲氏寫《聊齋誌異》乃因「孤憤」；而《閱微草堂筆記》則是「勸懲」。如在《灤陽消夏錄一·雷擊》（卷一，頁7）中說人不要對人心存惡念，《槐西雜志一·偽鬼受懲》（卷十一，頁161）說明人不要做壞事，「人在做，天在看」等等。《聊齋誌異卷二·陸判官》篇中則是藉鬼官的幫助讓他求得科名和娶得美嬌娘，以及卷二的阿寶 孫子楚雖然愚鈍，但是他的赤誠感動天地，所以也贏得阿寶的芳心。在現實世界中，蒲松齡屢試不第，生活非常貧窮，故事中圓滿的結局正是自己對生活的想望，也不難看出蒲氏在寫作故事中充滿孤憤的情懷了。

雖然《閱微草堂筆記》開宗明義就寫這是一本「消閒之作」，但是紀昀曾位居高官，

⁴⁷ 《閱微草堂筆記》序，道光癸巳年羊城木刻版原序，嘉慶庚申八月盛時彥謹序，《閱微草堂筆記》，台北：漢風出版社，2001年10月，頁2。

⁴⁸ (清)李慈銘：《越縵堂筆記》，《古今文藝叢書》第五集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頁2212。

⁴⁹ 許叔平：《里乘》《筆記小說大觀》一編，台北：新興書局，1988年，頁5902。

⁵⁰ 同註26，頁112。

在任朝廷命官的時代時時隨侍在乾隆身側；歷史上對於乾隆的評價雖是功大於過，但所謂「伴君如伴虎」，在與皇帝相處的時候，紀昀不免也得步步為營，謹慎自己的言行。所以《閱微草堂筆記》雖為作者的消閒之作，但評論中仍有歌頌當今「皇上英明」的字句出現，如：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鈎，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鎖郎，文采珊瑚鈎。」似即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鈎，則以珊瑚為鈎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鈎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鈎就倒垂杈極，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繫條環柱，亦就一橫出之癭瘤，作一芝草，其幹天然彎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跡。色亦純作櫻桃紅，特為奇絕，其掛鈎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環，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

（《姑妄聽之三·珊瑚鈎》卷十七，頁 295）

作者先以《宋書·符瑞志》裡的記載說如果國王恭敬有禮守信用，它（珊瑚鈎）就會出現，然後再寫說他在大學士楊公家看過類似的物品；雖然作者沒有寫出珊瑚鈎的型態，但是以他極力地描寫這個物事來看，紀昀確認為他看到的是珊瑚鈎了。作者沒有直指出當朝皇帝英明守信用的字句，只是藉由一個物件的出現來隱約透露，這也是對當朝者有所戒懼，而明哲保身的寫作筆法。

比《閱微草堂筆記》早刊行的《聊齋誌異》心態上就沒有像紀昀那麼地惶恐了。對於政治制度的敗壞，雖然沒有直指中心，他利用故事來諷刺朝政的現實，藉以抒發心中的不滿。如卷三·夜叉國中說有人一天因船翻覆到了夜叉國，教導夜叉們用煮食，夜叉們大喜，於是要他和一個母夜叉結婚，生下的兒子回到中國還當了大官。這說明了夜叉國不因為這人長得和他不同而有所歧視等等，在寫作心態上不會像紀昀那樣惴惴不安，較能揮灑自如。

四、諷刺藝術的豐富

清朝小說有許多是都是諷刺小說或公案小說，最有名的莫過於《儒林外史》和《老

殘遊記》。《儒林外史》是約與《閱微草堂筆記》同期的吳敬梓所著，這本書是清中葉唯一的一部「儒林小說」，⁵¹也是中國古代最卓越的諷刺小說，書中共分五十六回，每回都可以當作單獨的故事來看，它和《閱微草堂筆記》有個相似之處，就是同樣以諷刺腐儒為題材，但是表現的手法卻不一樣，《儒林外史》是利用人的行為來讓讀者自行體會，《閱微草堂筆記》則多是用狐鬼之口來諷喻，如：

范進中舉前：范進沒錢，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夫一口啐到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什麼烏什子秀才，就「癩蛤蟆想吃起天鵝肉」來！……

范進中舉後：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
(《儒林外史》·卷三)

這是《儒林外史》的寫作方式，以主角中舉前後中舉後，周邊人物的反應來諷刺當時對科舉多麼地重視和認同。而《閱微草堂筆記》則是這樣說的：

有塾師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為神鬼，然私念此獻王祠前，絕無妖魅。前問姓名，曰：「毛萇貫長卿顏回，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毛貫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南授下愚，請煩顏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漏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灤陽消夏錄二·嘲俗儒》卷二，頁18)

紀昀並沒有寫出他反對儒者所讀的大多是一些「高頭講章」，但是卻借鬼之口，說出其實讀書人平時視如珍寶的書本卻只是標注不清的「敝屣」。雖然寫作手法不同，所要表達的意念卻是相同的。黃錦珠先生就曾說過《儒林外史》是：「在人物刻劃和情節進行中，讀者感受不到高昂或激烈的情緒，作者似乎也不願使用抒情的文字來引導讀者，或

⁵¹ 所謂的儒林小說，就是表現封建文人生活和精神狀態的小說。其著眼點不在少數人的登科及第、顯親揚名，而是著重反映大多數儒林中人坎坷蹭蹬的經歷，以及在功名富貴利誘之下日益迂闊陳腐的思想和委瑣卑下的靈魂，印而摹寫世相，嘲諷諸色，對封建制度及其上層建築進行抨擊批判。見張俊、沈治鈞：《清代小說簡史（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頁188。

直接揭發人物的內心世界去感動讀者，他只是佈置了一個舞台，讓眾多人物一個一個走上舞台，去展現一些動作、說一些話、做一些事，這些言行動作是不是可笑、可鄙、可歎或者可敬，作者不予置評，由讀者自行品味。當然作者也會安排一些線索，運用一些手法，好讓諷刺的意旨突顯出來，而不是任憑讀者漫無邊際的猜測。」⁵²這便是《儒林外史》和《閱微草堂筆記》寫作方法不同，但卻「殊途同歸」了。

晚清四大名著為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老殘遊記》和曾樸的《孽海花》。⁵³其中《老殘遊記》利用「老殘」這個人物當作整本故事的串場人物，實則為作者本身的寫照。作者以第一人稱內視角來說整個故事，透過老殘遊歷的經驗，觀察當時社會、官場不合理的現象。在較為人知的題材上，就是「揭清官之惡」：

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隻。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作者苦心，願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有。歷來小說皆揭臧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自《老殘遊記》始。⁵⁴

而《閱微草堂筆記》也有這樣的素材，如《灤陽消夏錄一·夢入陰司》中藉由閻王和死去的官吏對話來說明清官並不一定是好官的道理：

……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置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踉蹌，鋒稜頓減。……（《灤陽消夏錄一·夢入陰司》卷一，頁6）

作者本身是作官的，但是卻也看不慣這種行徑，雖然說揭清官之惡始自《老殘遊記》，

⁵² 徐志平、黃錦珠：《明清小說》，台北：黎明文化，1997年4月，頁199。

⁵³ 同註52，頁264。

⁵⁴ 同註51，頁269。

其實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裡，我們也能夠看出作者對清官之污有所微詞，只是藉著第三人之口來說，口氣上比較保守和溫和。另外在（《姑妄聽之四·幕僚四救四不救》卷十八，頁 319）中也認為在作官時，遵照一些條例，以為是替人造福，結果反而是「矯枉過甚，顧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這雖然和《老殘遊記》用了第一人稱全知視角的方式，既尖銳且深刻，也可以說是批「清官」的濫觴了。

小結

透過本章的論述，《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主要有三種：敘議並存、純敘述以及純議論三種。其中敘議並存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可分成先敘後議、先議後敘以及夾敘夾議三種敘述手法。不僅表現了《閱微草堂筆記》的特點——說理通透、簡淡數言，而且藉由故事和議論的對照之下，彰視出學者之筆不乏藝術性。

這三種敘述手法造成《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風格有：學識文采的輝映、虛實敘述的運用、主客兼得的評議及諷刺藝術的豐富。這些藝術風格無形也影響了後世作品的創作，如譴責小說、諷刺小說等都受到《閱微草堂筆記》的影響與浸潤了。

第四章 《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結構

作家在敘寫作品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作品完成之後的「模樣」，透過作品呈現他所要創造的風貌和風格。這種溝通寫作行爲和目標之間的模樣和體制，就是「結構」。在寫作過程中，結構貫穿了整個寫作的行爲，所以在寫故事的時候，「結構」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其中包含了什麼樣的元素，這些元素構成了故事的結構，以下依據結構主義敘事學和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來分析《閱微草堂筆記》。

本章分成三節，第一節從《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原理，包括了故事的開始、故事過程的開展及故事的結束、《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方式，可分成 ABC 程序、ZXY 程序以及混合程序即順敘、倒敘、插敘的方式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特點可分成想像、推理和藝術三方面來分析。第二節探討《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思維，此部分主要以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作為分析的藍本。首先以中國的道技雙構思維，及西方敘事學的二元對立分析，其中二元對立又可以角色來做分類。並對《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性思維作出以下的歸納：反理學的省思、對社會的關懷及宗教信仰的探微。第三節對《閱微草堂筆記》的勢能以本體勢能、位置勢能及變異勢能故事做分析。

第一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分析

《閱微草堂筆記》是一部短篇志怪小說集，紀昀一方面為了怡悅性情和著述傳世，另一方面則是抒寫胸懷和寄寓勸懲，涵蓋了社會的多重問題，這在第三章已經討論過。

文本的主題意識通過是作品「內在規律」而呈現激發作品的情感，亦藉此而吸引讀者閱讀。《閱微草堂筆記》不同於一般志怪書只是紀錄各地可怪可異之事，而是藉著這些怪異之事所發生出來的情感，來激發讀者的共鳴，利用內在規律的行徑，同時集中了主體意識，使作者呈現創作的旨趣。《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因承襲六朝志怪的傳統，¹情節較為簡單，結構也比較單純，大部分採單線結構一個人為中心，事件集中也使讀者產生簡單易明瞭的方向，故事大多是「開頭→發展→結局」的基本敘事模式，其中衝突轉折的部分有「阻礙」、「轉折」、「高潮」等階段。

我們在生活中，作出一種行為，不管是如何地「一時興起」或「突發奇想」，都有其內在依據，不管過程如何複雜，都包括了事情共有的發展階段：開始、過程和結束。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是對於一個完整而具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所謂『完整』，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²他這番話的基本精神也適用於小說的結構佈局，小說要有一個合乎常規的發展過程，實包括起承轉合幾個階段。另外，小說要給人有啟發性，英國小說家史蒂文生曾說：「小說乃是人生的某個側面，某個角度的單純化。」³《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結構單純卻層次分明，篇幅短小卻意境深遠，冀能透過結構分析解析彰顯它的意趣。

一、《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原理

在分析《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之前，首先對故事情節與結構加以區分。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如果我們問：『然後呢？』這是故事；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就是情節。」⁴由此可知，故事是「接下來會怎樣」，情節則是「事情為什麼會發生？」是著眼在因果關係上的。在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指出敘事結構的文學術語是「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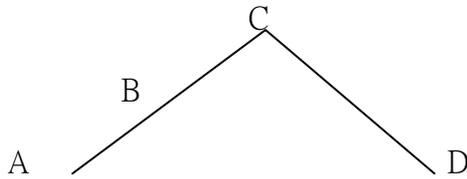
¹ 《閱微草堂筆記》的筆法仍和六朝志怪有所分別，這在前章已有論述。

² 亞里斯多德並對「頭、身、尾」做解釋：「所謂『頭』，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發生者；所謂『尾』，恰與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無他事繼其後；所謂『身』，指事之承前起後者。所以結構完美的佈局不能隨便起迄，而必須遵照此處所說的方式。《詩學·詩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25。

³ （日）木村毅：《小說研究十六講》，〈謙虛的抗議〉，北京：北新書局，1930年，頁204。

⁴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1月，頁114。

節」(plot)，情節是統一的，從一個穩定的開端經歷一系列混亂達於結尾的另一個平衡點。⁵在德國批評家古斯塔夫·弗賴塔格所做的最常見的描述中，一個「標準的」情節被描寫成一個倒放的「V」字：



(AB 代表展示部分，B 代表衝突的引進，BC 代表「上升活動」，複雜化，或者衝突的發展，C 代表高潮，或情節的轉折，CD 代表結局，或衝突的解決。轉引自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頁 89)

所有的情節都可以上圖來表示，把小說還原成最簡單的故事，這樣就可看出其表層結構為何。任何情節都包含了故事和結構，作者將一系列故事結何起來，形成「情節」，在情節中就可以分析相似故事中的共有結構了。

(一) 故事的開始

紀昀在故事的開始時，往往會對故事中人做扼要的介紹，如姓名、籍貫、個性等等，這很像唐傳奇的敘述手法，⁶容易使讀者對故事中人物的參與感和認同感，對比較荒誕不實的故事也有真實的感受。在西方小說家普洛普 (Vladimir Propp) 的分析稱此為「最初情境」(initial situation)，因為它只是代有介紹性質的單純描述，並不能算是一個「情節」，缺乏角色的動作來推展情節的動力，所以也不能算是一個「功能」(function)，但它仍是型態學上的一個重要單位。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認為，這個成分雖然不是「功能」，但卻是敘事作品中與「功能」能相對的基本單位，為歸併類中的「跡象」、「情報」。⁷如《槐西雜誌二·狐女報復》(卷十二，頁 189) 的：「里有

⁵ 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5 月，頁 89。

⁶ 如唐傳奇中的《李娃傳》，一開始就寫道：「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次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群，身為時輩所推伏。……」轉引自方祖燊：《小說結構》，台北：東大圖書，1995 年 10 月，頁 310。

⁷ 歸併類主要涉及人物與環境，其中跡象是透過背景的烘托而呈現提供讀者辨讀，情報則是透過人物言談或作者以全知觀點明示人物的身分、定時定地，直接告訴讀者。見張寅德編：《敘述學研究·敘述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9 年，頁 15。

惡少數人，聞某氏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攜網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變幻，急以錐次其髀，貫之以索，操刀脅之曰：『爾果能化形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磔耳。』二狐嗥叫跳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無衣履即化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刀擬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眾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掣索不釋手。」捉到兩隻牝狐殺了一隻之後開始非禮另一隻，形成有隱喻效果的「情報」，之後「狐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女焚焉，知狐之相報也。」惡少捉弄狐女，成爲狐女放火燒惡少屋子的潛在原因。

《灤陽消夏錄二·農家少婦》(卷二，頁22)：「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勿離，恆鄉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挑之，必峻拒。」所透露的是農家少婦與丈夫打情罵俏的放蕩個性，在旁人的眼中是輕佻放蕩的，而對他人則是冷若冰霜。這成爲有力的「情報」資訊，故事繼續發展：「後遇劫盜，身受匕刃，猶詬詈，卒不污而死。」婦人平日對丈夫貞烈的表現，成爲解釋後來發生衝突事件的原因。

《如是我聞一·胡宮山怕鬼》(卷七，頁91)：「醫者胡宮山，不知何許人，余六七歲時猶及見之，年八十餘矣，輕捷如猿猱，技擊絕倫。」這給人一種英勇威猛的「情報」，隱喻了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嘗舟行，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刺中鼻孔仆。」但「物及必反」似乎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在胡宮山英勇的背後也隱藏了他的弱點：「嘗宿山店，夜覺被中蠕蠕動，疑爲蛇鼠，俄枝梧撐住，漸長漸巨，突出並枕，乃一裸婦人，雙臂抱住，如巨縲束縛，接吻噓氣，血腥貫鼻，不覺暈絕，次日得灌救乃蘇。自是膽裂，黃昏以後，遇風聲月影，及惴惴腳步云。」胡宮山的經歷，爲他往後怕鬼的行爲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除了介紹主角主要人物的身分、個性之外，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地點，也是在「最初情境」中會被提出的情報，而且常常配合著神鬼狐仙出現的環境或習性。如《姑妄聽之三·仙鬼論道學》(卷十七，頁303)兩個讀書人在風景秀麗的黃山遇到兩個仙人談論道學的事。《如是我聞二·申鐵蟾》(卷八，頁119)描述凡人入仙境見「瓊樓玉宇」。

《槐西雜誌四·天女》(卷十四,頁 228)則是某書生看到天女演奏音樂。而作者著墨較多的鬼狐,則多半是天色不好或是夜晚,似乎是配合好人們對黑暗的恐懼以及無形中也暗示著易撞鬼怪的可能性。如《如是我聞一·烈婦鳴冤》(卷七,頁 87)中的烈婦鬼魂趁著夏天下雨出來喊冤、,《如是我聞四·二塾師》(卷十,頁 144)大雨過後的土地祠遇狐仙寫詩;《灤陽消夏錄一·鬼嘲夫子》(卷一,頁 4)是晚上遇男鬼;《姑妄聽之三·公狐母狐分護男女》(卷十七,頁 293)是在晚上遇到狐;《姑妄聽之一·魔女誘僧》(卷十五,頁 260)、《槐西雜誌三·門外語》(卷十三,頁 207)則是在夜晚遇到女鬼。不過紀昀筆下的狐較善於變化,除了在晚上出現之外,地點也多樣化,有荒野、橋邊、空屋、樹下、旅社等等。

在「最初情境」開啓介紹故事之端後,接下來即是揭開情節演繹的過程。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中最常見的功能形式即是故事中的角色出現在某方面的缺憾或是不足,如情感、金錢、功名、欲求不滿等等,都會造成衝突。在古代禮教嚴明的紀律下,兩性的情愛與性慾的缺乏與追求是《閱微草堂筆記》中情緣故事的一大因素;在現實社會逾越禮法而偷情外遇,甚至以強暴、設計來加以滿足;在神怪世界中則以創造鬼怪幻化為美女來投懷送抱,以滿足男性性慾缺乏的遺憾。⁸如《槐西雜誌四·婢女離魂》(卷十四,頁 244)是主人和婢女偷情的故事;在同卷中的〈程家少女〉(卷十四,頁 248)則是狐利用惡少性欲薰心的心態化作美女來懲罰他。

另外,財富不足在貧富懸殊的封建社會情形也不少。如《姑妄聽之一·盜墓是報應》(卷十五,頁 268)是因富人錢財露白而窮人遭盜;《灤陽消夏錄三·郭六》(卷三,頁 35)、《槐西雜誌二·墜樓姬》(卷十二,頁 188)、《灤陽續錄五·董華妻》(卷二十三,頁 379)都是迫於經濟因素而賣子女、賣妻做為引子,接替之後的故事發展。《姑妄聽之一·女子貪利失身》(卷十五,頁 254)是三個窮女子因夜晚逛過海市蜃樓富麗堂皇之景而失身的故事。

還有一種因「報」意識而產生的缺乏現象,如報恩,這大多在人與異類情緣故事中

⁸ 陳韋君:《閱微草堂筆記情緣故事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1月,頁143。

出現；精怪或動物報恩的故事自古以來就是民間故事的重要題材，⁹其次的一種「報」，是「因果報應」的「報」這類故事是社會維繫道德的主要工具。當動物或異類受到人的恩惠，自然以報恩的方式呈現，如《如是我聞二·彭杞之女》（卷八，頁 121）女鬼在死後爲了報答楊燻的恩情，死後和他合枕共眠。《姑妄聽之三·狐婢綠雲》（卷十七，頁 293）狐婢綠雲因女主人救了牠，於是牠每個月初一就來拜見。同章的〈杜奎〉（卷十七，頁 294）女鬼爲了報答杜奎幫她料理埋葬及超渡，幾年以後重新投胎成小女孩嫁給他。這是正面的「有恩報恩」的例子，當然也有負面的例子，如報復、報仇等等，主要是爲了平復心中抑鬱不平的怒氣。如《姑妄聽之四·挑逗狐妻遭報復》（卷十八，頁 321）商人和狐是朋友，趁喝醉時挑逗狐妻，結果被狐狸報復。《灤陽續錄一·妖狐報復》（卷十九，頁 332）有人因老狐化成的老人不小心撞到他，那人就辱罵老狐的母親。結果那人回家後，發現老狐竟然在非禮他的母親。這兩個例子都是狐報復的故事，還有動物報冤的如《灤陽消夏錄五·犬毀婦容》（卷五，頁 61），因妻沒有遵首亡夫的要求在他死後改嫁，結果臉被狗咬，也就嫁不出去了。《如是我聞一·兔鬼報冤》（卷七，頁 100）一人很會射兔子，所射的兔子大概可以用千百來計數。一天碰到一隻像人一樣站立的兔子，他舉起槍想射，剛射下去時忽然槍膛爆炸因而炸傷了手指，兔子已經不見了。

報應或報恩故事的背後，都需要有一個聯繫，不管是「緣份」也好，或本身積惡至深而引來的結果也好，往往都有痕跡可循。如《灤陽消夏錄一》的一則標題就名爲〈狐狸緣〉（卷一，頁 5）：「吾鍊形已四百餘年，果去生中，於汝有孽緣當補，一日不滿，即一日不得生，天緣盡，吾當去耳。」《灤陽消夏錄三·孟夫人》（卷三，頁 39）：「吾本天女，宿命當爲君婦，緣滿仍歸。今過此相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灤陽續錄三·士人與狐女》（卷二十二，頁 363）：「非以採補禍君。亦不欲託詞有夙緣，特悅君美秀，不自持耳。」積怨至深的如《灤陽消夏錄一·呂四遭報應》（卷一，頁 5）因他壞事做盡，以至於在一次和同伴強姦婦女時，竟然強姦到自己的妻子。《槐西雜誌一·僞鬼受懲》（卷十一，頁 161）一惡少扮成鬼強姦農家姑嫂二人，結果竟被某人從神祠搬出來

⁹ 詳見金榮華編：《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原分類索引（甲編）》，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頁3。

的鬼差嚇著，就再也醒不過來了。「原因」是火苗，中間的過程是導火線，引爆的就是結果了。故事經歷了這三階段，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讀者對於故事當中的異類原素才更容易接受。

（二）故事過程的開展

故事過程的開展可分為三個層次，最底層為功能，中間層次為序列，最高層次為情節。現就功能和序列兩個層次來說明《閱微草堂筆記》故事的結構。

1.功能（function）

功能是敘事文結構分析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故事中最小的敘事單位。最早由蘇聯形態主義學家普洛卜（Vladimir Propp）的《民間故事形態學》（*Morphology of Folk Tale, 1928*）早已開風氣之先，大膽地將所有民間故事歸納為七種「行為身分」（spheres of action）和三十一個固定「功能」（functions），任何一個民間故事都只是以特殊方式結合這些「行為身分」（主角、副手、惡人、尋找的對象等等）。¹⁰普洛卜更進一步地指出：「功能被視為人物的行動，尤其在情節發展過程中的意義來確定。」¹¹這就是說，功能及其意義有賴於存在的語境。接著試就《閱微草堂筆記》的文本來舉例說明：

《如是我聞三·民女呼天》（卷九，頁128）：公婆貪財，收了財主的銀子，硬是把守寡的兒媳婦賣了。出嫁那天兒媳仰天大嚎，馬車的馬受驚狂奔，就把兒媳載到縣城去，此事才敗露。

《姑妄聽之一·女子貪利失身》（卷十五，頁254）：三名女子因陪酒客飲酒作樂有銀子可拿，因此到隔天大醉未起，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雜草中，才知道是被狐鬼所騙了。

兩個個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角色及情境都不盡相同，但「基本動作」是相同的。第一則的「公婆收了銀子」，第二則「三名女子有酒宴可吃有錢可拿」，這些都可歸納出是相似的功能，到後來的結果都是不好的，（事跡敗露、被丟在荒野）當中的「收錢」

¹⁰ Terry Eagleton 原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5月，頁132-133。

¹¹ 普洛卜：《民間故事形態學》英譯本，美國德州：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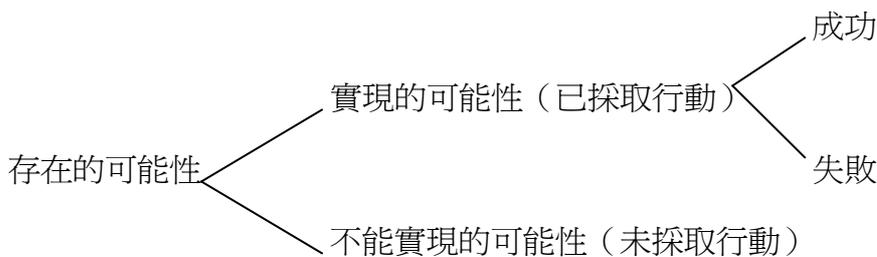
的情節就是功能。

普洛卜並指出，當有龐大且充沛的細節時，所有故事的素材被建構在相同一套「功能」中。一個功能是敘事語言的基本單位，而且也提供了敘事形式裡有意義的活動。緊接著一個故事邏輯的延續，即使沒有故事包含它們，但在每個故事裡，「功能」總是繼續存在於「序列」當中的。以下就來介紹什麼是序列。

2.序列

序列是由功能組成的完整的敘事句子，它通常具有時間和邏輯的關係，故事過程的開展往往都有一些缺陷，主角人物面臨衝突的情節發展，也是故事進入高潮的部分。故事衝突發展的情形，往往有三個階段，起因（潛在的）、過程、結果。如碰到難事（起因）→想辦法解決（過程）→解決了問題（結果），這三項具有關聯的功能就構成了一個基本序列，而這三種功能組合也是情節最簡單的框架。

此三個階段的順序組合形成基本的序列，這和結構主義敘事學家布雷蒙（Claude Bremond）提出來的「可能性連接」有吻合之處，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對因果連接¹²的補充和豐富。所謂的可能性，指已知序列對未知序列的選擇。布雷蒙認為，一個原因不一定必然只有一個結果，所以情節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選擇，如下圖所示：¹³



一個結果也可能不只一個原因，如射箭也有中或未中之分，箭未射中，也許是射手本身不行，或是箭本身的問題，或是其他天然因素（如風向、下雨視線不良等等），我們可以說，可能性選擇的提出不僅使情節組接更為曲折多變，而且為情節的開放性提供

¹² 所謂的因果連接，就是序列按因果關係連接，也包括序列在連接上對因果關係的反動。見胡亞敏：《敘事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1994年5月，頁124。

¹³ 布雷蒙：《敘述可能之邏輯》，《敘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54。

了邏輯的依據。¹⁴

《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傷害」、「幫助」序列的情況形成和異類接近人類的目的有很高的關聯性。其中傷害序列的型態，有時不一定有特定的人來執行，而是歸諸於看不見的力量，因為《閱微草堂筆記》故事「違反規定」的通常不是一個禁令，如「不准外出」或「不准做某事」，而是受到道德的規範。在禮法下違反了「善良風俗」，就會受到懲罰。如《如是我聞二·雷震李十》（卷八，頁 107）：一盜賊趁夏天夜裡寡婦一個人在家，把門撬開姦污了她，過了不久李十就被雷劈死了，大家才知道是他做的。《姑妄聽之一·報應不爽》（卷十五，頁 259）：一男子和鄰居的婦人通姦，結果他老婆在回娘家的途中被強盜洗劫一空。這些「不合常理」的行為都要受到處罰，但是如果主角能夠幡然悔悟或無動於衷的話就可以逃過被懲罰的下場。如《如是我聞二·以情解冤》（卷八，頁 106）：王某因垂涎曾某妻的美色，把曾某誣陷入獄至死，後覺良心不安，便把曾某父母和妻子接回家奉養，王因此也得善終。《槐西雜誌一·狐鬼》（卷十一，頁 168）：一青年在墳邊看到一美女，但發現這一帶住的都是粗鄙人家，後來偷偷查訪，附近果然沒有住這樣的女子。《如是我聞三·漁色之狐》（卷九，頁 129）一狐貪戀一男孩的美色，在他夢中化成各種型態引誘他，他就是沒有反應。這隻狐狸對他無可奈何，只好逃走了。

幫助序列多半是主角人物累積善行，或是被男女主角真情感動，破鏡重圓的故事。前者如《如是我聞三·一善之報》（卷九，頁 133）：捕快捕到了一名大盜，由於大盜的妻子很漂亮，大盜就希望妻子陪捕快睡一夜以便能減輕他的罪行，捕快不答應。但捕快因貪瀆被斬首，後來卻因年久失修的監獄牆壁崩塌而死。在這之前有一獄卒夢見閻王審捕快時，提到大盜妻之事，閻王認為捕快可減刑卻不能免刑。捕快的一念之善讓自己免於殺頭而保全屍。《槐西雜誌二·僕人張凱》（卷十二，頁 184）：張凱在做衙役的時候，救了一個冤枉的女子。一年後那女子死了，來給張凱託夢，不久張凱的妻子就懷孕，生了一個女兒，後來張凱夫婦年老時都靠這個女兒奉養。後者如《如是我聞三·破鏡重圓》（卷九，頁 126）經過一番折騰，從小和連貴訂親的劉登，終究能夠在一起。《槐西

¹⁴ 同註 12，頁 126。

雜誌二·李鷺汀》(卷十二,頁 200)三世夫妻是命定的,誰也改變不了。這是天定良緣,以超自然力來促成男女的結合的;在傳統「宿命論」、「天命不可違」的情形下,往往可以達到幫助的目的,最後皆大歡喜。

「傷害」、「幫助」序列的情況形成和異類接進人類的目的有很高的關聯性,當然也直接影響了結果。鬼類爲了延長鬼命,狐妖爲了採補成仙,所採取的行動,往往是破壞力很強,而且時常發生衝突的。經常都是以鬼狐妖怪傷害人類的形式出現。《槐西雜誌四·南皮狐女》(卷十四,頁 249):男子違背狐女的誓言和其他女子結婚,狐女就將他丟棄在某廟中,等人發現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了。《灤陽續錄三·士人與狐女》(卷二十二,頁 352)士人與狐女狎邪,不久後生病了,士人爲了保全性命,於是把鬍子留長,狐女看了害怕,從此就不來了。《姑妄聽之四·長姐》(卷十八,頁 310):長姐在深山中遇到虎妖,虎妖原本要吃了她,在她苦苦哀求下,虎妖說陪牠一晚可以免除一死。長姐一氣之下拿起石頭打牠,那些妖怪就害怕得逃跑了。《槐西雜誌三·妖物畏火器》(卷十三,頁 212):有山魃在房屋瓦片上行走,發出格格的声音,有人用大炮轟牠,牠就害怕的逃走了。

人類本身不當的行爲,也會招致妖怪的親近。所以有些妖鬼對主角人物的傷害,往往都是帶有教訓和懲罰的意味的。這類的故事主角都帶有「罪有應得」的味道存在。《姑妄聽之二·輕佻受懲》(卷十六,頁 275):有個農民的兒子,因貪看美麗的女子,結果竟在泥濘的路上行走了十里,屢屢跌倒,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等到那名女子回頭時,才發現是一名老頭。同卷的〈狐罰少年〉(卷十六,頁 289)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少年幫一少婦搬東西,卻一路上一直調戲她;不久少婦的兄弟來了,把他狠狠地教訓了一頓,並要他把田溝疏通。少年挖到半夜才挖好,回頭一看,才發現那些人都看不見了。除了異類教訓人之外,也有人教訓人、神教訓人的例子。前者如《灤陽消夏錄一·蓄志報復》(卷一,頁 14):一戶人家的主人,凌虐他的僕役夫婦致死,然後又娶了他們的女兒。這女子很得他的心,只要是她的話主人就聽。女子於是開始引誘他奢靡,破了他的家產,之後又進讒言使他的骨肉分離,真正是替她的父母報了仇。後者如同卷中的〈雷擊〉(卷一,頁 7):婦人說自己婆婆的壞話,結果慘遭雷擊而死。《灤陽消夏錄四·蛇齧心》(卷

四，頁 56)：乞丐的妻子把好麵存起來，把粗麵和著髒水給母親吃。當天晚上，黑暗中妻子竟然就被一條大蛇給咬死了。由上述這些故事可知，主角人物之所以受害，多半都是因為自身行為不當所致，而受傷害的程度則取決於這些行為的輕或重，罪行輕者遭到戲弄，罪行重者受傷或喪命都有之。

幫助的序列則取決於與人類的緣分、報恩的情況形成之後，然後對主角生活中的缺憾做出補償的作用。其中最多的就是「情欲」的補償，進而對主人公給予生活上如金錢、寶物的資助。《槐西雜誌二·狐女人心》(卷十二，頁 184)：張四喜雖對狐女不義，但是當張四喜過了幾年之後死掉「無棺以殮，狐女忽自外哭入，拜姑舅，具述始末。」鄰人知道這件事，也趕來罵張四喜，狐女還為之辯護。後來在狐女走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銀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姑妄聽之三·狐女供養公婆》(卷十七，頁 289)：狐女和凡間男子相好，沒想到男子因過於愛戀狐女以致精氣枯竭死亡。於是狐女「心恆愧悔，故誓不別釋，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尚能養翁姑。」這兩則都是狐女記得以前的情分，為夫家盡孝並提供經濟上的資助。

從敘述的邏輯來看，故事中只要出現異類幫助，幾乎都會成功；除非作者另有所隱喻，才會「讓」異類的動作失敗。¹⁵最典型的例子如《灤陽續錄四·如願小傳》(卷二十二，頁 368)：四個人同時得到如願女神，其中一個人因為貪得無厭沒多久就死了，第二個人也因此造成如願的離去；第三個人即時悔悟而保有了如願；最後一個人無欲無求，所得比之前的十倍害要多。由此可知，作者是利用這樣故事的成功和失敗來告誡人們的。

(三) 故事的結束

故事從開始進行就是為了結局來做準備，所以每個故事必定會有它的結局。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發展中，主角人物遇到的事情困難度不同，所衍生的結局也不盡相同；在遇到的事情當中，其中的因素又包括了盜賊、家人、鬼怪、講學家甚至是命定等

¹⁵ 同註 8，頁 148。

等，都會影響情節的演變，必然影響故事的結局。正義之士必得到尊榮，不合理或壞事做盡的人必得到處罰。命中註定的因緣，到最後一定會大團圓；使用不法手段得到利益的人，最後一定會有惡報。這些故事都隱含了作者要藉著一些故事，說明一些道理的使用。另外，借鬼狐之事隱喻人事是《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內在因素，人有好壞之分，異類也因採補、夙緣、報恩等不同的情況與異類交往，進而影響到故事情節的發展，隨著主人翁對衝突處理的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結局也不相同，也會使得當中的情節得到轉變，「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可運用在故事情節當中。

從以上對《閱微草堂筆記》故事的結構進行綜合，可以推斷出《閱微草堂筆記》故事的表層結構可用普洛卜的「功能說」來說明：

主角出現……25. 主角遇到艱難的任務 26. 任務被解決 27. 主角被表揚 28. 失敗的主角（或壞人）被揭露 29. 失敗的英雄被賦予新的面貌 30. 壞人得到懲罰 31. 主角得到獎賞或與美女結婚¹⁶

當然不是每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都是這樣發展的，至於敘述的形式在前一章已經有介紹過，所以不再贅述。當這些「任務」發展、解決（當中過程如衝突、解釋等等）之後，主角因這些因素產生不同的結果，也能為讀者帶來不同的體會。

二、《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方式

一篇小說中的故事，要從什麼地方寫起，這與作者佈局時所安排的情節程序有關。在方祖燊的《小說結構》中，把小說的敘述成序分成三種情形，稱作：ABC 程序、ZXY 程序以及混合程序等。¹⁷本人試以這三種模式來分析《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結構。

（一）ABC 程序

也稱順序程序、編年程序，排列的形式是：ABCDEFGHIJKLMNQRSTU
WXYZ。這是一般小說最常用的排列法，這是依照每個事件發生的先後而安排；然後再

¹⁶ 節錄自普洛卜三十一個「功能」，見 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4th edition 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pp.72-73。

¹⁷ 在此方氏是根據威廉著，張志澄編譯《短篇小說作法研究》來分析。同註 7，頁 298。

依次敘述。這種程序排列的方法係依據英文字母「ABC」次序而下，所以稱作 ABC 程序；又因為它是依照每個事件的時間先後而安排，所以又稱做編年程序，採用這種程序的故事，往往是先敘原因，次敘經過，最後敘結果。其方式是：原因→結果。我國古典小說，短篇如唐宋傳奇小說、宋《京本通俗小說》、明馮夢龍編《三言》、凌濛初編《二拍》、抱甕老人編《今古奇觀》等等，大多採用這種順敘程序。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中，有許多都是這樣佈局的，如：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文淵閣書，同住海淀槐西老屋。言懋園有朱漆籐枕，崔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為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槐西雜誌一·枕中蜂》卷十一，頁 177）

因為睡覺的時後聽到嗡嗡叫的聲音，初不以為意，以為是自己耳鳴的聲音，後來聲音愈來愈大，探究其根源，原來蜂在枕頭裡面。由「聽到嗡嗡聲」到「發現蜂在枕頭裡面」就是「原因→結果」的組合，以現代小說寫作理論來看，就屬於 ABC 程序。又如：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恆，亦不知其潛何所，但闇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恆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攜此自防也。」書齋凡三，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燭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即欲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門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手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煙去矣。後伏銃窗櫺，伺出擊之，琤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之，乃破甕一斤。……（《槐西雜誌三·甕怪》卷十三，頁 218）

先從表兄家出現怪物談起，怪物的身形「輒觸人倒，堅如鐵石」，然後再用「後事」——劉生用鳥銃把怪物打倒之後，發現是一斤破甕，證明「前事」——因為怪物是甕變成的，所以身體才那麼硬，碰到人就撞倒他。這就是一個「原因→結果」典型例子。關於

這樣的排列法，又有三種變化：

1.略去開始

如 (ABCDEFGH) H...Z。

也就是說，作者把開始部分的某些步驟（如 ABCDEFGH），故意略去不寫，從後半某一點（如 H）敘起，再寫到結尾（Z）。如：

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黑九三百六五之類，封置笥中，弈畢發現，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姑妄聽之一·卜者先知》卷十五，頁 25）

這很像童話故事的寫法：「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國王……」但是這個國王是哪一國的？叫什麼名字？作者都沒有交代。上面這則例子也是如此，只知道有兩個人在下棋，一個人預先擺了一個棋譜，封在竹匣中，等棋下完，把棋譜拿出來對照，發現一步不差。至於這兩個下棋的人是誰？在哪裡發生？作者都沒有交代。這便是略去開始的筆法。紀昀把整個故事的焦點集中在兩人下棋，所以所謂的「背景」，他就不詳談了。又例如：

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愛，一婦人白髮垂項，尙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嫗，乃與少年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如是我聞四·生死夫妻》卷十，頁 158）

以「有人看到」做開頭，這個人作者沒有介紹是誰，更別說這個人看到的主角，他們是誰，住哪裡，是什麼樣的背景了。紀昀把焦點擺在「老婦與少年之戀」上，也就是所謂的「聚焦」，這是一個文本的精神所注，文脈所歸，意蘊所集之點，或者說，它是文本的最光亮之點。人們讀一部敘事作品，許多細節也許都忘記了，但它的焦點是經久難忘的。¹⁸我們似乎看到一個白髮婦人和一個面貌的清秀的少年在花前月下談戀愛，別的細索的情節可能都忘記了，這就是讓故事的情節變得比較單純，重要的情節卻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略去中部

¹⁸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 267。

如：A…E (FGHIJKLMN) O…Z。

這種安排是略去小說中部的某些事件（步驟），而所略去的（如 FGHIJKLMN）這些動作，讀者是不難想像出來的。如：

靜海元中丞，在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不久即罷官。舅氏安工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孫式微，今已無齟齬……。（《灤陽消夏錄六·瑞草不瑞》卷六，頁78）

芝草大家都認為是祥瑞之草，但是紀昀在此舉了兩個例子發現並非如此。但是這兩個故事都沒有交代當中的「過程」，只知道靜海用了芝草當作自己的號之後沒多久就罷了官，為什麼罷官，作者並沒有描述。作者舅舅停棺時旁邊長出芝草，他的族世就衰微，為什麼衰微？是因為戰亂還是家道中落，紀昀在這邊都沒有提出。不過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焦點擺在「芝草不瑞」這四個字，略去中部的內容，讀者即使不明瞭，但也不妨礙解讀故事的主旨，作者的寫作筆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這樣的寫作筆法，與其說是作者「偷閒」，倒不如說是作者讓讀者有所想像的空間，又如：

朱五嫂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鬥聲，破窗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踉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鈴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碑趺上。……（《如是我聞四·朱五嫂》卷十，頁159）

作者把狐教子的事放在「中間位置」，但狐為什麼會來到園中，故事中也沒有交代。不過，在故事尾聲的地方，寫到有小狐躲在朱五嫂家，所以狐為什麼會來到園中，這個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除此之外，作者為了力求精簡，也會利用「略去中部」，到故事末尾再說明，讓故事更添「懸疑性」。如《如是我聞一·鬼求食》（卷七，頁90）：

客作秦爾嚴，嘗御車自李家窪往淮鎮，遇持銃擊鵲者，馬皆驚逸。爾嚴倉皇墮下

車，橫臥轍中，自分無生理，而馬忽不行，薄暮歸家，沽酒自慶，燈下與儕輩話其異，聞窗外人語曰：「爾謂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轡也。」開戶出視，寂無人跡。……（《如是我聞一·鬼求食》卷七，頁90）

這種略去中間的情節不寫，到後來才寫出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即是「略去中部」的寫法。作者先讓讀者處在「疑問」當中，卻又不當場宣布答案，製造了一個懸疑的氣氛之後，到最後「謎底揭曉」，使人有一種「驚喜」的感覺，也是作者用心的地方了。

3.略去結局

如：A…X（YZ）

小說的結尾（如YZ），故意不說，讓讀者自己去猜測。不過，這一類小說的寫法，作者常在A至X的過程中，把結局的趨向暗示了出來。結局雖然不寫，但讀者也可以意會得到。¹⁹如：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時，持券哀呼於市，願一幼女買為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姓胡，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記父母為聘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必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于，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如是我聞三·破鏡重圓》卷九，頁126）

本則故事便沒有寫出結局為何，只寫出「樂昌之鏡離而復合」來做結尾。不過依據前面情節的描述，連貴的話和劉登的話這樣串聯起來，雖然作者還是說（但無顯證耳），但是我們很容易能看出，其實他們兩個就是當年一起訂親的那兩位主角了。

這種「仍留有餘味」的寫法，也能讓讀者發揮想像力，想像接續下來的結局是什麼，

¹⁹ 同註6，頁301。

如同卷的〈余某〉：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臥病瀕危，燈火下恍惚似有吏為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泣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瑩瑩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魂魄有知，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讎，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為陰功，被枉死者，不讎君而讎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摑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如是我聞三·余某》卷九，頁126）

為什麼余某聽了冤鬼的這番話就過世了呢？紀昀這個「不算結局的結局」讓讀者有了想像的空間。是因為怯懦死後這些冤鬼找他算帳，還是因為讓許多兇手逍遙法外而惴惴不安，這些我們在故事中都沒有看到。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故事的中的余某已經受到良心的譴責，知道自己生前做的事是錯的，結局是如何，我們也毋需太去過問了。

（二）ZXY 程序

此種程序又稱為倒述程序、追敘程序、反編年程序，排列的形式是：

ZYXWVUTSRQPONMLKJIHGFEDCBA

這是從故事的結局寫起，然後逐步倒敘過去的種種往事，最後才寫出產生這樣結局的原因。這種寫法，因為時間在後的先寫，時間在前的後寫，所以稱做反編年程序。²⁰其方式是：結果→原因。《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這樣的結構，如：

許文木言其親串有得新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座對面屋脊上，翹足

²⁰ 同註 6，頁 302。

而笑，是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及服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嘗遣某媪，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知也。」……（《如是我聞四·鬼知陰事》卷十，頁145）

這則故事便是從親戚作官後，巫人見到二鬼不同的反應開始寫，這是全篇故事的「結果」——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作者在文末的地方說了，祖先哭泣的理由乃因作官沒多久就犯法被抓，那麼某甲之鬼高興的理由呢？乃是因為某甲的女兒遭其誘惑，而跟他同床共眠。當這人伏法，某甲之鬼當然高興了。這便是先寫結果再倒敘回來寫原因的筆法。在前面談到以作者之眼的第一人稱敘述手法裡，用作者的眼睛「看」來寫這樣的故事，如：

巴里昆、闕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有祟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為一黑影所撲，墮崖傷足，皆曰狐為妖。此或膽怯目眩，非狐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及以弋獵為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開墾者，出塞覓食者，搜巖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不能老壽，故不能久而為魅歟？抑僻在荒郊人已不知導引鍊形術，故狐亦不知歟？……（《灤陽消夏錄六·狐不為祟》卷六，頁78）

傳統中都以為狐會出來危害人類的動物，這裡作者開門見山地就把這個故事所要闡述的結果告訴讀者：其實狐不會主動加害於人。如同楊國娟所說，《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都是可親的，紀昀塑造了一個傳說中妖怪能通靈變化以外的知善惡，懂情義的個性與神奇力量，彷彿也是一種冥冥中的守護天使與懲罰天使，而使人人在敬畏之下能夠正心向善。²¹所以在本篇故事裡，作者也竭力為狐辯護，由狐不會加害於人當結果，接著倒敘回前說為什麼狐只躲在深山，卻還被人們捕捉。由這裡也可以看到，作者悲憫動物的心。

（三）混合程序

此種方式是指將編年和反編年兩種程序混合使用，來安排小說情節的一種程序。

²¹ 楊國娟：〈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靜宜人文學報》，1995年6月，頁37。

這種程序兼有前述兩類的優點，變化多，效果大。²²排列方法有二，其一，把格局中間步驟動作，從原位置移出，置於結尾，或動作頂點的後面，如：A…L(MNOP)Q…ZMNOP。即從 A 一直寫到 L，把 (MNOP) 等步驟跳過，再從 Q 寫到 Z，然後再將跳過的 (MNOP) 幾步驟補敘出來，這種結構在現代小說常常用到，但其實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就已經有出現了，如：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年間來遊京師，奕稱國手。如臬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稱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奕否？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奕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其奕。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下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遊戲，託名張三丰耳。因初解奕，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槐西雜誌一·鈍鬼》卷十一，頁 166）

原本大家以為乩仙是仙，必然很會下棋，沒想到到文末它才自己說出它只是略懂下棋皮毛的鬼罷了。不過原本大家都不知道，到了文末作者才把它交代出來，造成大家在驚訝為什麼人會贏神棋的當下，原來是鬼偽裝的。又如《如是我聞二·以情解冤》（卷八，頁 106）中所說，有王某、曾某一對好朋友，王垂涎於曾妻的美色，就誣告曾和強盜掛勾，暗中賄獄吏把他弄死在牢獄裡。王正在謀求媒人說合，心裡感到後悔，便放棄了原來的計畫。後來還把曾的父母接來一起奉養。之後曾的母親快死了，王才吐出實情。原本故事到這邊已經結束，但作者又補敘一段，來加強王仍然欠曾人情，也就是說，光是奉養他的父母還不夠，所以藉由處理曾母後事的督工打盹聽到的話，說王還有一個女兒未嫁，王猛然醒悟，於是就把他的女兒嫁給曾的兒子，因此而得善終。這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因果故事，如果王依照原計畫把曾設計下獄致死後娶了曾妻，那麼結局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如果我們問：『然後呢？』這是故事；如果我們問：

²² 同註 6，頁 303。

『爲什麼？』就是情節。」²³由此可知，故事是「接下來會怎樣」，情節則是「事情爲什麼會發生？」是著眼在因果關係上的。這也能解釋紀昀爲什麼要這樣安排故事的情節了。又如：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棗行。余小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杪，摘紅熟者擲地下，眾競拾取，小兒疾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黑鬼，何得奪也？」眾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非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此小兒，必妖魔也。……（《槐西雜志三·周二姐》卷十三，頁 217）

故事一開始並沒有寫出這個寫這小兒是誰，作者直接先寫他做了什麼事，然後至個小兒如何被其他小兒罵，周二姐也跟著罵他，然後到文末才「恍然大悟」村中無此小兒，作者才揣測應是妖魔。這樣的情節安排在閱讀上並沒有遺漏之處，即使遮住最後「交代」的話語，我們也可以毫無窒礙地讀完這則故事。不過，在紀昀的補述下，故事結構變得更加周密及匠心。

其二，把格局中間的某些步驟，前後倒置，如：(GHIJ) ABCDEFLMNO (RSTUVW) PQXYZ。像這個結構 ABCDEF 與 (GHIJ) 倒置，PQ 與 (RSTUVW) 倒置，因而行成錯列的方式；不過這種安排的目的，有的是使文字精簡，時間與地點的集中統一，有的是在製造驚奇的結尾。如 ABCDEF 與 GHIJ 倒置，則爲前者的目的；PQ 與 RSTUVW 倒置則爲後者的目的。²⁴如：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余集閱微草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舵工，額上恆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風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偽也。彼嘗為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致祝，有風颭鑪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拂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眾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

²³ 同註 4，頁 114。

²⁴ 同註 6，頁 304。

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饒舌也！」長喟而已，然其事殆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槐西雜誌三·額上秘戲圖》卷十三，頁 216）

這則故事的焦點放在舵工額上的瘡上，原本他已經解釋是因為普通的生瘡，大家也就相信了。故事到此是第一個結束點，但篙工卻說出了實情，其實是因為他對神不敬，在敬神期間還和妻子歡好，神為了懲罰他，就在他的額頭上畫下男女密戲圖。故事到此又是另一個結束點，但作者仍「意猶未盡」，繼續說大家聽了篙工的話之後，有意無意地去留意舵工的額頭；舵工也發覺到了，但他只是說：「小兒又饒舌耶！」無形中默認了自己的所作之事，也讓讀者會心一笑了。

另外，作者在描寫人狐互動的情形下，也用了這樣的結構佈局，如：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與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既饒，擬去北里為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費，一家迷離惝恍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其殆為報復云。（《槐西雜誌三·狐友懲妓》卷三，頁 217）

紀昀先寫朱某把錢花在這個妓女身上，花完了就被妓女趕出來，原本故事到此可以作結，但是作者又寫了一個西商也來找這個妓女，因為他很有錢，這個妓女反而不敢怠慢，結果西商去揚州出差一去不返，所有的錢都帶走了，只剩兩百元的酒食費。讀者讀到這裡正在鼓掌叫好的當時，作者又繼續寫道：「或曰聞朱某有狐友，其殆代為報復云。」插敘進西商對妓女所做之事之後，再告訴讀者其實他是真的為友兩肋插刀在所不惜，我們除了讀到作者鋪陳故事的用心之外，也讀到了其中作者隱約中所要表達的思想——「要雪中送炭勿錦上添花」。

每個故事都有每個故事的情節結構，情節更被定義為事件的形式系列或語義系列，它是故事結構中的主幹、人物、環境的支撐點。²⁵就如同普洛普把故事分成功能和序列

²⁵ 同註 12，頁 119。

兩種方式來討論一樣。²⁶了解了《閱微草堂筆記》故事的基本結構後，接下來就可以來探討，《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結構特點是什麼，以及他所要表達的是什麼。

三、《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特點

當我們把一間房子蓋好之後，便開始佈置家裡的環境，以房子本身的結構做基點來加以妝點。房子的棟樑就好比一個故事的結構原理和方式，而結構特點就好比這些妝點，妝點是添加房子的美感或是滿足主人本身需要；結構特點也是一樣，因為有了這些特點，故事內容會讓讀者看來更有興味，使讀者更有往下讀的意念。

（一）語言結構孕育想像空間

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中，雖然多以真實的故事來寫，不過，作者藉由語言賦予故事高度的想像空間，透過敘事藝術，讓讀者有許多想像的聯結，使他們深思或會心地一笑。如《如是我聞四·烏鴉報警》（卷十，頁 143）：有個校尉駐守紅山口，一天早上有一隻烏鴉「啞啞」地叫，他嫌烏鴉不吉利，就發箭射牠。箭發出呼嘯聲，擦著奶牛的背飛過，牛受驚而奔，他就士兵追，牛逃入一個山坳，遇到兩人在耕作，把其中一人撞倒了，但他的腳已經跛了，於是士兵就揹他回家，才剛進屋，就聽到有小孩喊抓賊，賊抓到了，發現是逃跑的犯人。這一切的因果關係，讓我們有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如果烏鴉不叫，校尉就不會射箭；如果校尉不射箭，那麼牛就不會驚跑；如果牛不驚跑，那麼就不會把人撞倒；如果沒把人撞倒，那麼士兵就不會揹他回家；如果不揹他回家，就不會聽到小孩叫抓賊，同樣就抓不到這個犯人了。這一連串的故事原本沒什麼關係，連結起來卻又大大有關，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故事的開始由一隻烏鴉開始，中間遇到箭擦到奶牛、撞到農人、揹他回家乃至於最後的結果——抓到犯人。這就是序列的展現，選擇不同，結果也會不同，這便是故事引人入勝的地方了。

凡事情會發生必有其起因，作者深信這個道理。在《槐西雜誌一·酒杯爆裂》（卷十一，頁 319）有一戶貴族人家中元祭祖，剛把斟好酒的酒杯放到神案上，忽然其中一

²⁶ 「功能」是俄國民俗學家普洛普從人類學引入童話研究的，他將功能作為童話結構分析的核心概念。而「序列」是由功能組成的完整的序事句子，它通常具有時間和邏輯關係。同註 12，頁 120、123。

只像爆竹一樣裂成兩半，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前幾天這家公子學楊鐵崖在妓女戶中用這個酒杯喝酒。這也是有了起因（公子去妓女戶用酒杯喝酒）、過程（中元祭祖把酒杯擺上神桌）、結果（酒杯爆裂）。酒杯爆裂原本可能只是熱脹冷縮或是壓力的問題，但是經由文字的描寫，使讀者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安排，惡事確是不能做。作者透過語言結構，創發了讀者廣大的想像空間，如《灤陽消夏錄五·犬毀婦容》（卷五，頁 61）：姜某將死時囑咐妻子不要改嫁，妻子哭著答應了。後來有個羨慕這個女人容貌的，用很多錢把她買來做妾。濃妝豔抹後正要上車，姜家養的一隻狗忽然撲上前咬她的臉，那人看到她的臉被毀容，就不想娶她了，從此也沒有企圖想要得到她的。那麼到底是狗本身有義氣，還是狗本身對這個女人就有惡意，抑或是以「神鬼論」來說，是丈夫附在狗的身上，使之不能改嫁，這些只能憑讀者去想像。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結果這個妻子從此再也不能改嫁，也實現當初她對丈夫的「承諾」了。

（二）懸念啓發推理趣味

有些故事紀昀雖然寫出結果，但是實際上是懸而未決的。如《灤陽消夏錄三·關帝祠馬》（卷三，頁 30）：敘述烏魯木齊的關帝祠有馬，曾經自己在山林中吃草不回馬廄。但每到初一、十五祭神，必定黎明時先立在祠門外，直立如泥塑，所站的地方尺寸不差。碰到小月，牠也不會失期。這是什麼原因讓馬這麼做，是因為神明的力量，還是因為馬也有「守時」的觀念，就不得而知了。在《灤陽消夏錄五·驢語》（卷五，頁 66）：有一個人騎著一匹驢子，半路休息時把驢子繫在樹上，自己則靠著石頭打盹。忽然看見驢子抬頭起來說話，這人很高興便央求驢子再講話，可是無論怎麼激牠牠就是不講話了。那麼當初為什麼驢會講話呢？是因為這人睡夢中錯聽了還是有鬼怪附身在驢的身上，這都成為此故事懸奇的地方。另外在同卷的〈妓書絕句〉頁 68：一個妓女從來不識字，一天忽然拿起筆來寫一首絕句拋給一個人看，那人看了，立刻變了臉色仆倒在地上，妓女也仆倒在地上。過了一會兒，妓女蘇醒過來，但是那人卻一直沒有醒，始終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是因為那人看了那首詩觸發了什麼，還是有人曾經寫過這首詩給他，這些都無從考起，只給讀者留下許多疑問和想像的空間了。

事情留下來的懸念極待解決，但是故事中的角色本身就是個「懸念」，這就是《閱

微草堂筆記》特殊的地方。在《灤陽消夏錄一·渡江僧》(卷一,頁 15):描寫范蘅州搭船,遇到一個和尚一起來搭船,范本來不理他,船走著走著,范得了兩句詩,下聯卻對不出來,這時和尚幫他對上了,剛好是靠岸後可看到的情景。范想問他姓名,這個和尚卻已經走遠了。這可說是「隱士」的最佳風範了,讀者不禁對這個和尚是人是仙多了一層懷疑,也因為如此,讓故事本身鍍上一層唯美的色彩。又如《姑妄聽之三·道士縱論天地日月》(卷十七,頁 302):法南墅曾和一個朋友同登泰山,已經有個道士在那裡,看起來很傲慢的樣子,他們也不打招呼不答話。不久旭日東昇,南墅吟了一首詩,道士毫不客氣地指正他,他非常地驚訝,接著又討論了一些問題,才知道道士的學問淵博。可是自始至終都不知道這個道士是什麼人,只有空留一個驚嘆號了。

懸念的效果,可激發讀者的推理能力,可以讓讀者自行「把話說完」,這是作者獨具匠心的地方。和第一部分不同的地方是,懸念多半都有蛛絲馬跡可尋,但想像是沒有的,它憑的只是一時地興起或虛構的理念,而懸念卻是有一種「層層推進」,答案浮現的效果,兩種手法不同,卻能同時滿足讀者馳騁想像的空間。

(三) 樸文突顯藝術特質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於情節的構思、環境的設置較沒有特別地重視,不過他卻也沒有因此忽略了情節的展現。「簡則簡矣」,他注重寫實無華的簡約,表現地自然又妙遠,雖然故事內容少了幾分細膩的描述,但其「簡淡數言,風致無窮」,²⁷頗有雅士文人的神來之筆,所以亦有可觀之處。如:

……蘭台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紋則似片片掛身上,而束之下垂,與人稍殊。質如煙霧,望之依稀似人影。側視之全體皆見;正視之則似半身入牆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恆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則或瑟縮匿牆隅。……(《灤陽續錄一·鬼之形狀》卷十九,頁 331)

對鬼的情狀敘述雖然簡單,但卻栩栩如生,使讀者彷彿真的看見眼前有一個鬼,而且其中並含了作者豐富的想像。但作者並沒有用華麗的詞句來藻飾它,而是「理質黜華,機

²⁷ 段庸生:〈紀昀與尚質小說創作〉,《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3期,頁71。

趣尚在」。在描述「抱陽山奇石」的時候，他是這樣形容的：

……方升山麓，遙見一人巖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尚里許，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巖植立，高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槐西雜誌三·抱陽山奇石》卷十三，頁 214）

簡短的幾句話就道出了這個奇石特異之處了。另外在果報方面，紀昀也「不需多言」，就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如《灤陽消夏錄三·齊大》（卷三，頁 40）：齊大因爲一念之善沒有把搶劫女子玷污，其他夥伴卻玷污了她，所以在官兵來搜捕的時候，只有他逃過一劫。作者在描繪這則故事的時候是這樣寫的：

……後群盜並就縛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群盜云：「官來捕時，齊大實伏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污穢，似棄置多年者。」（《灤陽消夏錄三·齊大》卷三，頁 40）

簡單地幾句話就把齊大的一念之善解釋清楚，這即是齊大沒有玷污婦女（開始），官兵搜捕（過程），其他夥伴被抓而齊大未被抓（結果）所產生情節最簡單的框架，但也沒有失去它所表達的重點，紀昀在此故事中表達了「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思維，讀者在閱讀之下，顯得其精練並回味無窮。

第二節 《閱微草堂筆記》的雙構思維

中國小說中，「好人得到報償」，「壞人得到報應」的結局可說是屢見不鮮。這是因為受到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影響，促使作家在創作作品的時候，自然地加進這些元素，使得故事內容有一定的教化意義。《閱微草堂筆記》也脫離不了這種傳統，比較不同的是，作者利用這些元素，製造出和其他小說不同的思維模式，但又不失其中「教化」的效果，這大概就是紀昀獨到的地方。

本節先從中國的道技雙構思維講起，進而討論西方結構中所說的「二元對立」，分析出《閱微草堂筆記》的特點，並從中爬梳出《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關心的重點。

一、道與技的雙構思維

中國人談論文章，講求「道」、「技」的關係。這種思維模式與結構的動詞性相遇相值，就產生了結構中的道與技的命題。六朝時代的劉勰，列《原道》為「第一」，²⁸他所講的是道與文的關係，與道技關係是處於不同的思維層面。但文德與天地之道並生，參天地之心而立言成文的整體性思維模式，是與結構之道和技的命題相通的。在《易經》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強調陰陽的雙構思維。而六十四卦的順序也富有哲學意味，它總是把相反相成的兩個卦並列，如乾卦與坤卦，泰卦與否卦等等，都是以兩兩之間卦象和卦理相反而在共構中形成張力的。²⁹《老子》中同樣講究相反相成，物極必反的原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這種雙構思維方式是無所不在的，雙構思維是動態思維，整體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也影響了敘

²⁸ 劉勰主張：「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穿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求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9月28日，頁1。

²⁹ 同註18，頁50。

事作品結構的雙重性。

結構之技呼應著結構之道，以結構之形暗示著結構之神，雙構性的原理具體而言，是兩極對立共構的原理，如《姑妄聽之一·善惡相抵》（卷十五，頁 259）劉橫在漲大水時救了一個孕婦，而他是一個作惡多端的人，但由於他救了兩命，原本之後的五世應該要變成豬忍受屠宰之苦，後來功過相抵，來世就不必投胎變成豬了。這是善惡二元對立的典型例子，原本的張橫是惡，但因救了人，轉成善果，這就是雙構性思維的模式。

《如是我聞三·虎神》（卷九，頁 131）裡，藉由虎神之口說出老虎為什麼會吃人，原因是因為那人已經泯滅善性，在老虎眼中已經不是人，而是獸了，所以把他吃掉。雖然沒有說不吃哪一類的人，不過，「只要寫了其中的一極，你就是不寫另一極，人們心中已經隱隱地有另一極的存在。」³⁰這就是說，由雙構性原理可以派生出深層的以一呼二、以二應一的呼應原理。

結構之道用以籠罩全文，結構之技用以疏通文理，二者的功能是存在著統攝和具現之別的。二者的表現形態或有顯隱之分，但卻非絕對如此，它們之間不乏隱中有顯，顯中有隱的交叉或圓融。比如以數字程序進行結構性的敘事，《灤陽消夏錄一·烏魯木齊二事》（卷一，頁 15）中，紀昀寫他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紙」捧著筆墨請求寫判語，說是客居此地的，他的棺木回原籍，照例頒給憑證，否則魂不能入關。作者認為是小吏和差役藉口撈錢，就稟告將軍取消這定例。沒想到「旬日（十天）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牆外蠕蠕有聲」在這則故事中，「十」形成了故事結構的框架，在本篇一直出現的「十」，代表圓滿之意，說文解字注中說：「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³¹因為信仰和術數之學的影響，某些特殊數字是具有指向宇宙玄機的神祕感的，它們的採用往往增添了逼種哲理意蘊，或宗教神祕主義色彩，因而可以和結構之道相通。³²作者卻認為無稽之談不輕易寫判語，造成鬼魂不能順利入關，因而不

³⁰ 在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中說：「雙構性的原理具體而言，是兩極對立共構的原理，只要寫了其中的一極，你就是不寫另一極，人們心中已經隱隱地有另一極存在。」同註 18，頁 51。

³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文化圖書，1985 年 8 月 5 日，頁 91。

³² 同註 18，頁 55。

能入土為安，代表當中的不圓滿之意。又如《姑妄聽之四·四救四不救先生》（卷十八，頁 319）：「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舊新」，故事就完全圍繞在這「四」中起舞，「四」代表四時之序而配以人事，則古者天人之學也。也代表「四季」：「此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³³「四」代表收成之意，收成之後萬物需從頭開始。作者用這個數字提出正反兩義，禍福相抵，有歸零重來之意。

除了用數字來當作媒藉之外，結構之道和結構之技的雙構性，《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小說時空有些已不再採取自然形態，而實行反覆的穿插與折疊、今昔對比的寫法，在《如是我聞四·伊實》（卷十，頁 144）中記載翰林院一位官員從征伊犁，血戰突圍，身中七矛，死後兩晝夜復蘇，這是寫「昔」的，然後疾馳一晝夜歸隊。後來當作者和同事在翰林院向那位官員仔細詢問經過時，作品用「自言被創時」一語（今），這不僅是今昔對比，而且在他被創時毫不感到痛苦地沉睡，漸有知覺後，魂已離體，在茫茫沙海中也明白自己已死：

倏念及子幼家貧，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風不能搖。徘徊佇立間，方欲直上山巔，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僵臥戰血中矣。（《如是我聞四·伊實》·卷十，頁 144）

過去與現在對照的寫法，又用了意識流筆法把人處於生死邊緣迷離恍惚的意識滑動，寓於靈魂離體後的倏忽徘徊。³⁴這種雙構性的今昔兩個世界混合錯綜在一起，讓人分不清是此世界、或彼世界、或彼構，在雙構的今昔兩結構世界中互相干涉、對比和證謬之間，作品以戰爭貫穿整則故事，裡面的人物在死時還念念不忘生時未了的事，無形中也透露了人生際遇不可猜測。結構之道對結構之技的貫穿，已經脫離了傳統小說的形態，轉而關注現實的層面了。

二、兩刃之劍——二元對立的形成

在《閱微草堂筆記》故事所呈現的結構中，可發現小說中事件的發展，從開始到

³³ 余嘉錫：《四庫全書提要辨證》卷十四，子部五，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1月，頁812。

³⁴ 楊義：《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8月，頁321。

結束，衝突出現到解決衝突佔了很大的要素，不同的解決方式，同時也影響了產生的結局。故事的結局多半有兩個：大團圓及悲劇收場。但不管故事怎麼演變，它的內在結構是不會改變的，這其中牽扯到作者對人生、文學、理想或者是想要對讀者的啓示都包括在裡面。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曾說：「小說的基礎是事實加 X 或減 X」，然後他解釋說：「這個未知數 X 是小說家本人的性格。」³⁵所以一部作品的因素，是因人而異。以作者的創造力來說，記憶力、聯想力、想像力和判斷力缺一不可。³⁶「感受」就是寫小說的基礎，³⁷聯想力是人們對其經驗的聯綴。在形象方面，能把不同的印象和感受聯接成一個整體；在心理方面，表現為一種聯感。不過這些故事的結構當然不能只憑作者的主觀願望，如果把某些現象不合邏輯地聯接或融合起來，那只會使真理變成謬誤，歪曲生活的現實本質。這就是「因果聯繫」的準則。而深層結構主要就是在解說因果聯繫的關係的。

「因果聯繫」同時它又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邏輯」，它所指的就是主要現象間的因果聯繫。因果性是「規律性」、「必然性」、「內部聯繫」的外部表現。各種因果聯繫是客觀世界普通聯繫相互制約的表現形式之一，任何一個或一些現象都會引起另一個或另一些現象的產生；相反來說，任何現象的產生也都是由其他現象所引起的。深層結構主要探討的問題簡單地來說就是怎樣的「因」，造成怎樣的「果」；最典型的就列維·斯特勞斯的「二元對立」模式，這是指神話的深層結構。³⁸格雷馬斯更推論「二元對立」是產生意義的基本結構，也是敘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層結構。

《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題材中，可分成兩大部分：非人及人。其中非人又可分鬼及狐兩部分，人又可分成道學家和老百姓兩部分。接下來就這幾個典型來加以分析。

（一）非人

³⁵ 同註 4，頁 65。

³⁶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9 月，頁 141。

³⁷ 同註 36，頁 141。

³⁸ 列維·斯特勞斯著，陳曉禾譯：《結構人類學—巫術、宗教、藝術、神話》，台北：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51-52。

非人的故事中包括了鬼、狐、動物、妖等等，其中以鬼和狐占了《閱微草堂筆記》的大部分，以下就以鬼與狐兩個部分來分析之。

1.鬼

紀昀利用鬼狐來闡明因果報應的道理，表現出懲惡揚善的思想。魯迅在評《閱微草堂筆記》時指出：「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³⁹當中的故事也就是藉由整件事是產生的不平衡轉趨平衡達到「有益於勸懲」的效果。故事多為「平衡⇌不平衡」的狀態，同時在某些程度上，它們也適用於中國古典小說「原始—劫難—回歸」的系統，最終終於回到原始狀態的。

在傳統的社會中，因為「鬼」這種物體是未知的、不可預料的（不知它何時會出現），所以人人敬而遠之。但是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反而「逆相操作」，告訴人們只要行得正坐得直就不必怕鬼，鬼只會懲罰壞人。例如《槐西雜志四·鬼畏正氣》（卷十四，頁240）：原本鬼想害一婦人，卻因婦人臨時打了噴嚏人氣壓倒了鬼氣，鬼就不敢嚇她了。鬼想害人造成不平衡，人化解這個不平衡的方式是打噴嚏，鬼也就懼怕而逃，故事也達到平衡了。《灤陽消夏錄二·鬼畏人》（卷二，頁21）：鬼看到董文恪公反而嚇得驚逃大叫「鬼來了」，其實是鬼本身自己被人嚇到，才如此大聲地「喧賓奪主」，人不因為這樣而被嚇得驚逃，反而把鬼嚇走，也是讓原本不平靜（不平衡）的屋子轉趨平靜（平衡）了。又如《灤陽續錄四·墨汁塗鬼臉》（卷四，頁361）：老儒夜宿親戚家，結果女鬼出現了想要迷惑他，他連忙用墨汁塗在她的臉上。後來家裡人有遇見她的，她都掩著臉，急急忙忙地走開了。可見鬼也怕有正氣的人，在經歷正氣的「傷害」後，鬼通常都會打消原本破壞「平衡」的念頭，而讓整件事變成平衡了。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與其他故事的不同還有：鬼並非全然都是害人的，鬼有時也需要人的幫助。在《灤陽消夏錄一·啞鬼》（卷一，頁16）裡，女鬼因為前生機巧，害得主人家一門骨肉相殘，所以被陰司懲罰不能說話，得要靠人抄寫《金鋼經》十部才能脫離苦海。前生機巧害得主人家骨肉相殘是因，也是事情不平衡的開始，女子成為啞鬼

³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頁151。

是果，但想「翻案」這個果，所以藉由人抄寫經文平衡這個「不平衡」的現實狀況，同時也在說明人壞事不可做。另外《如是我聞一·怨鬼求衣》（卷七，頁 95）：鬼因為前生被剝去衣服殺死，期望人能燒件紙衣給她，才可得以輪回。被剝衣殺死是造成不平衡的原因，請求人燒紙衣是可以讓不平衡變成平衡的因子，而轉入輪回當然就是達到平衡的後果了。

傳統的「人怕鬼」說，《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當然不遑多讓，大部分的故事仍是承續著作者「勸懲」的目的而來，即《周易·觀》所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⁴⁰這種企圖所欲教化的對象，主要針對知識水準不高的平民百姓，其訴諸的手段不外強調鬼神在天地中無所不在，並且具有賞善罰惡的能力，使愚夫愚婦有所顧忌，不致妄做諸惡，改行善事。⁴¹以下就試舉幾例。

《如是我聞三·厲鬼索命》（卷九，頁 128）：某人做了虧心事，厲鬼對他施以報復，抵擋了很久，終於筋疲力竭沉入河底。某人做虧心事是引起事情不平衡的導火線，也是整件事情的起因，所以厲鬼來報復索命，之後成功地讓壞人死亡則是達到平衡狀態，也是「果」的形成。

《灤陽消夏錄三·魏藻遇羅刹》（卷三，頁 39）：魏藻行為不檢，一次遇到一女子就走上前挑逗，女子也不逃避，還引誘他一起回家。到女子家的時候，女子忽然變成一個鬼羅刹，魏藻嚇得拔腿就跑，羅刹也緊追不捨；後來竟然嚇得昏倒了，抬回家後幾個月都躺在床上。此篇是魏藻本身「性佻蕩，好窺視婦女」種下了羅刹來「教訓」他的因，也因此有不平衡的狀態；而羅刹把他嚇到昏倒，「臥床幾兩月」，讓婦女免於恐懼，是果，也是整件事情達到平衡。

《姑妄聽之二·舉子發狂》（卷十六，頁 273）：一個舉人在考試的宿舍碰到鬼忽然發狂。大家把他扶出來，那鬼也跟了出來。舉人自己用頭撞牆壁，頭皮和頭骨都撞破了。躲到外城，那個鬼也跟著到外城。後來舉人受不了，就拿刀自殺而死。還沒死的時候，

⁴⁰（清）阮元等編：《十三經注疏·周易》，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第三，〈觀〉，頁 61。

⁴¹曾志偉：〈紀昀證立有鬼論的寫作策略——論《閱微草堂筆記》中程朱理學所不能格的有鬼論〉，《文學流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4年1月，頁 154。

他寫了一張字條給友人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則故事作者用的是倒敘法，「天網恢恢」是因，引出舉人之前有做不道德的事，所以鬼才會跟著他。「自殘」則是不平衡的過程，自殺而死是果，也是事情達到不平衡。雖然作者沒有寫出舉人到底做了什麼事，但是他的意圖——「勸懲」，卻已經昭然若揭了。

《閱微草堂筆記》正是因為由平衡到不平衡，或是不平衡到平衡之間的過渡，產生二元對立的深層結構。只有透過衝突、困難的化解，才能顯現出情節的高潮起伏，並帶領讀者進入作者的內心世界，在各式各樣的二元對立情況下紀昀將社會批判、反道學或是心中理想反映在文本中，達到平衡狀態，讀者也藉由「平衡↔不平衡」中的轉換，跌宕心靈，並進而達到閱讀的滿足。

2. 狐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中的鬼狐並不像唐傳奇或《聊齋誌異》一樣是當作主要演員，而是適時地出現給人當頭棒喝或雪中送炭。有時還是人故意去戲弄或擾亂這些鬼狐，才使得人類得到教訓。如《灤陽消夏錄六·狐精戲報》（卷六，頁 77）：一佃農喝醉了，跑到有狐精的柴垛痛罵牠。狐精聽了也不生氣。佃農隔天在守瓜田的時候，他妻子來送飯，遠遠看見瓜棚她丈夫和一個紅衣女子坐在一起，以為丈夫有了外遇，妻子原本就兇悍，就痛打了丈夫一頓，丈夫叫妻子住手，聽到樹上有大笑聲，才知道是狐精在戲弄他。佃農跑去罵狐，形成不平衡，後來狐為了出一口氣，戲弄佃農，佃農挨打之後，才又回歸到平衡狀態。這樣的情節便是「原始—劫難—回歸」的模式，

《如是我聞一·狐能報德》（卷七，頁 96）：一農家子被狐所迷惑，延請術士來抓，狐被抓走將要被放入油鍋裡煮，農家子為牠求情，狐就走了。但農家子因此相思成病，後來狐回來看他，一時悲喜交集；狐卻冷淡地對他說：「君苦相憶，止為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見我本形，則駭避不遑矣。」忽然撲地，蒼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睽睽如炬，跳擲上屋，長嘯數聲而去。農家子自是病癒。初始的不平衡在於道士要把狐抓入油鍋煮，農家子幫狐求情，狐走了之後他卻生病了。狐知道他生病後為了讓他覺悟，現出原形，農家子一驚，病果然好了，故事也達到平衡。

以上兩個例子，前者是典型的因果報應故事，農夫惹狐狐報應，產生一種循環，類

似我們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說的「圓形結構」；⁴²而後者則是狐爲了讓農家子痊癒，不惜現出原形來讓農家子覺悟。打破了一般人對狐的觀念，楊國娟在〈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中就把《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分成四大類，其中有三類就是訴說狐的優點。⁴³這不僅讓人們矯正對狐的印象，同時紀昀也達到了他教育人心的效果。

(二) 人

1. 道學家

紀昀利用道學家的迂腐來諷刺世上不知變通的人例子很多，通常作者在寫他們故事類型的時候，有幾種情況，一是嘲笑儒者只會死讀書不知變通，如：

《灤陽消夏錄一·塾師棄館》(卷一，頁8)：有個學塾的老師喜歡說世上沒有鬼，有人遇到鬼還斥爲無稽。後來有一位喜歡戲弄人的唐生扮鬼聲嚇他，他竟然嚇得逃走了。這是很典型的因果關係，如果塾師沒有說他認爲世上沒有鬼(因)，那麼唐生也不會扮鬼嚇他(果)。以平衡—不平衡來解讀，塾師自己造成了一個不平衡的情境：因爲他不相信有鬼，結果造成唐生扮鬼嚇他，他因此嚇得棄館而逃，因此又恢復了平衡狀態。這便是很典型的嘲諷道學家只會「紙上談兵」遇到實際情況反而不知所措，潛在的劣根因此無所遁形。紀昀對於這類的道學家通常都是嗤之以鼻，就像他在《四庫提要》中所撻伐的：

……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夢之本旨亡，並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44

這就很明顯地舉出對理學家淪爲講章時文的不滿。又如：

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一日，

⁴² 所謂的「圓形結構」，是在論述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模式的原始—劫難—回歸的過程。如《水滸傳》的一百零八條好漢，本來是上天的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原始狀態)，在人間轟轟烈烈地做了逼番大事業——征方臘、平田慶，歷受朝廷的陷害，被殺的被殺，陣亡的陣亡、坐化的坐化(劫難)又回到他們命運的原點(回歸)；《紅樓夢》的寶玉原是青埂峰下的一塊頑石(原始狀態)，到人間眼淚還清了頑石的灌溉之恩(劫難)，又還原成絳珠草(回歸)。見李多年：〈也說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結構〉，《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1卷第1期，2001年3月，頁34。

⁴³ 楊國娟把《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分成四大類：一、狐甚神靈，會修練，善變化。二、狐助善人，敬賢孝，尊詩文。三、狐多情義，講道義，有智慧。四、狐喜風雅，知詩書，能作畫。其中除了第一點之外，其它都是說狐的優點。同註21，頁38-40。

⁴⁴ (清)紀昀、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存目》後總論，《四庫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頁758。

其婦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為月小也。」亦不為訝。次日，又一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漸尪瘠，因以成癆，蓋狐女假行攝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槐西雜誌四·理學過分》卷十四，頁 230）

故事開始作者就暗示了整件事情的「因」，也就是破壞平衡的關鍵所在：身為一個儒生，卻「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結果就是因為這樣的「因」，種下了狐女來迷惑他的「果」，也是因為如此，才能由不平衡變成平衡狀態，無怪乎作者在文末藉宋清遠之口評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⁴⁵了。

作者用鬼來諷刺道學家的行爲，更能看出紀昀對道學家的看法。《灤陽消夏錄一·鬼嘲夫子》（卷一，頁 4）就是利用鬼之口來嘲諷老儒其實書讀得不多卻還想和文士一樣有滿腹經綸。老儒認為自己書讀得多是「因」，鬼點破他是「果」，也是達到平衡的點——如果不點破他老儒永遠不會覺悟。另外，在《槐西雜誌一·鬼厭講學》（卷十一，頁 182）裡，藉神審鬼，神說鬼不該污辱讀書人；而鬼則申辯說，夜深人靜在水邊遊玩卻有這些讀書人在旁邊講學詩歌，讓人遊興大減。神於是當了鬼和人之間的和事佬，要人就此作罷：「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⁴⁶一般人對於讀書人過於彰顯自己學問頂多只是戲言幾句也就做罷，但是紀昀藉由此篇故事寫出群鬼也討厭在遊樂時聽到這些講學的聲音，足見作者對這些「空談」有多麼厭惡了。不過，在一味地批評道學家的聲音中，作者對「真道學家」還是有所褒揚的。如《槐西雜誌四·真道學先生》（卷十四，頁 245）：鬼來求見先生請求先生離開，因為鬼已經在此處住了很多年，鬼並提供一住所，因為鬼常去那邊作怪，那戶人家一定會搬走，鬼希望先生能去那裡住。先生拒絕了，並告訴鬼說不會侵犯牠的自由。鬼很慚愧，於是就再也沒有出來作怪了。鬼希望先生離去是不平衡的開端，文中有個「即將」不平衡的點被先生化解：如果先生答應鬼去那個住所住，鬼就要先去作怪，但是先生沒有答應。後來先生不僅化解了這個未發

⁴⁵（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四》卷十四，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科本影印原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 230。

⁴⁶同註 45，《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一》卷十一，頁 182。

的不平衡點，也化解了鬼不讓他在這裡住的不平衡，雙方達到平衡，皆大歡喜。這也算是對儒者的「機智」多加贊賞，也使我們發現，其實作者在反儒者的背後，還是有想為儒者「平反」的意味，又如：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擲，口作謔語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又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姑妄聽之一·讀書人自重》卷十五，頁 251）

馮靜山「對付」鬼魂的方式，不是委屈求全，也不是惡言相向，反而將心比心，用讀書人的態度來對待「牠」，使其受到尊重而離開。不平衡的情形就在平和下解決了並且達到平衡。所以在清儒「崇實黜虛」的學術取向下，紀昀素不喜理學玄虛內向的思辨方式；對於諸多講學家陽奉陰違的虛偽醜態，尤其深惡不已。⁴⁷他藉著《閱微草堂筆記》一書，極盡笑罵地對講學家進行相當程度的醜化。這其實也是對「假道學」的另一種形式的批判。而這個目的也適時地達到了。

2.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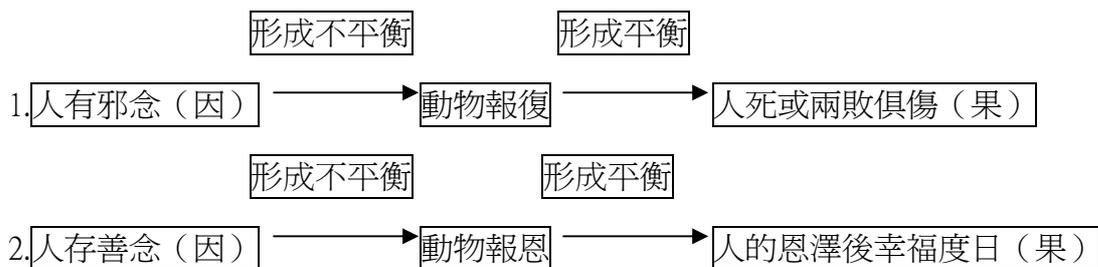
《閱微草堂筆記》所記的多有歷史根據，作品所反映的應是作者較真實的感受和思想認識，是「測鬼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之抒己見者。」⁴⁸以老百姓的題材所寫的故事雖只佔了《閱微草堂筆記》的十分之一，但是其中作者對民眾的觀注之情，也是值得作一歷史窺探，而這個部分，衝突過後的化解，平衡與不平衡中的因果關係，也是本文試圖解析的。

這個地方可以分成幾部分來討論。自然現象來懲罰惡人的，如《灤陽消夏錄一·雷擊》（卷一，頁 7）、《灤陽消夏錄四·雷擊毒母者》（卷四，頁 48）等等，前者是媳婦對婆婆有怨念，結果被雷劈死；後者則是準備毒死母親，在回家的路上被雷劈死了。同樣

⁴⁷ 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第二十卷第一期，2002年6月，頁 273。

⁴⁸ 張可輝：〈從《閱微草堂筆記》看紀昀的親民思想〉，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八卷第三期，2001年9月，頁 35。

遭雷擊，雖然對象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告訴人們起惡念是不對的：不平衡點起因於人的怨（惡）念，平衡點起於怨（惡）念的消除，而消除的力量都是因為雷擊。作者除了用「自然現象」之外，也用了動物報恩或報怨來解釋，如《灤陽消夏錄一·小花犬》（卷一，頁 12）、《灤陽消夏錄四·蛇齧心》（卷四，頁 56）、《灤陽消夏錄五·犬毀婦容》（卷五，頁 61）、《羊報冤》（卷五，頁 70）、《如是我聞一·兔鬼報冤》（卷七，頁 100）、《槐西雜誌三·牛報復》（卷十三，頁 227）《灤陽續錄六·牛犢復仇》（卷二十四，頁 384）是報仇；《如是我聞四·義犬》（卷十，頁 143）、《姑妄聽之三·雞報恩》（卷十七，頁 300）、《灤陽續錄六·牛馬有人心》（卷二十四，頁 384）則是報恩，但是它們的結構都可由以下兩個圖來解釋：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統治者往往利用因果報應的迷信，宣揚所謂勸善懲惡，借以達到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⁴⁹居處在高位的紀昀，自然不免沾染到這樣的習氣，出發點是善的，而且這類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正義必勝、邪惡必敗」的思想，表達了作者「懲惡揚善」的理想和願望。⁵⁰利用超自然的力量，讓老百姓讀之驚恐，從而不去做這些惡事，這應該就是作者最終的目的了。

另外就是以中國特有的「緣份」故事來當作引線，交織出一段纏綿悱惻的故事。如《如是我聞三·破鏡重圓》（卷九，頁 126）：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時，持券哀呼於市，願一幼女買為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連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集貫，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

⁴⁹ 李錦全：〈在因果報應說的背後—讀《閱微草堂筆記》札記〉，《北方論叢》1984年5月，頁65。

⁵⁰ 焦泰平：〈《閱微草堂筆記》因果報應問題辯正〉，《唐都學刊》，第十六卷第二期，2000年4月，頁94。

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起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園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姓胡，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記父母為聘女，但次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必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如是我聞三·破鏡重圓》卷九，頁126）

這是一個「破鏡重圓」的故事，用已故的張太夫人收養女兒做為引子，結果竟然湊巧地和以前就和她訂婚的劉登結婚了。這是中國古典小說裡最喜歡用的「情緣故事」，意即只要有緣份貫串其間，即使遇到再多困難，男女主角必會再相見。如唐傳奇的「李娃傳」、清戲曲「桃花扇」等等，這是中國小說的圓形結構——到最終必定會回到原來的地方。又如：

……李露汀年五十餘無子，惟蓄一妾。一日許（文木）父造訪，聞其妾泣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其試我乎？」又問驚汀，力辨曰：「此真實語，非戲也，非戲也。」許父叩反目之故，驚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市古器，一其前世夫，上有一夕緣，一其後夫，結好當在半年內，併我為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語彼，彼恙怒，數定無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越半載，驚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夕即遣出，在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槐西雜誌二·李驚汀》卷十二，頁200）

這便是「前世緣分天註定」的代表，要完全這個緣分今生才算了結，所以故事中的主角驚汀早已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並不傷心；反倒是他的妾不懂這個道理因此傷心。「緣」是故事的主軸，牽引著故事人物的腳步走，當主角走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緣就會適時地出現，也同時帶動著下一回目的劇情轉變了。

三、雙構思維模式的意蘊

從中國的道技思維以及西方二元對立的分析《閱微草堂筆記》之後，在其中本人

發現出紀昀的思維其實是很儒家的，雖然他一方面斥責宋儒和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但是其實在內心中，他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他表面上不認同這些儒者的行爲，另一方面卻是希望他們可以「表現得更好」。畢竟紀昀本身也是讀書人出身，在諷刺的同時也有著悲憫的情懷。

（一）反理學的省思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於讀書人和腐儒的篇章就佔了將近一百篇，其中還不含與神鬼對話的部分。可見作者在這部分仍注入許多的關懷，用真實和虛幻、今昔對比來表現他對理學的態度，他是這樣寫的：

滄州張鉉耳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徧，何處吹簫伴月明。」自跋云：「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道江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峰，初不相識，新自江南來，晤於李蛻嶺家，所刻近作，乃有是詩，問其年月，則在余夢後歲餘。開篋出舊稿示之，共相駭異。世間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從何面推求耶？」（《灤陽消夏錄二·夢中作詩》卷二，頁22）

這是用不可理解的事，由虛幻的夢中得到的詩，到後來真實世界中真的有人作過這樣的詩，因為這樣的虛幻和真實的對比之下，聯想到理學事事求理的態度。這樣的事情讓紀昀對理學有所懷疑，潛意識和心有靈犀這樣的事，是有理也說不清的。就像我們潛意識中做的事情，有時也自己也無法解釋。不過作者提出這樣的疑點，也許是因為對理學「好還要更好」，才會有所質疑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紀昀對於當時社會所用的讀本不夠詳盡，大部分都有所訛誤，作者不直接指出，只用「鬼語」來告知，他說：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為神鬼，前問姓名，曰：「毛萇貫長卿顏回，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貫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難授下愚，請煩顏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漏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

我亦無可著語處。」……（《灤陽消夏錄二·嘲俗儒》卷二，頁18）

可見作者對當時經書的錯誤已時有所聞，但他不直接加以批判，他只用古人之鬼來告誡世人讀書可以不求甚解，但是正確的材料還是要掌握的。不要一頭陷入的時候才發現路已走偏，要改正的時候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拔除已經來不及了。這是對當時讀書人的期許，用了虛幻（鬼）和真實（塾師）來做對比，利用大家對古人的景仰，來告訴世人治學重要，但是正確的取材也是很重要的。

紀昀主張學問要靈活運用，能夠活用到生活中才是讀書真正的目的。有則故事是這樣寫的：

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有噪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鬥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槐西雜誌三·含糊書生》卷十三，頁187）

同樣也是以真實（書生）與虛幻（二女鬼）作對比，虛幻認為真實可以解決的問題，真實反倒無法解決，也就是說書生讀的書只是為了應付科舉，在生活中是沒有辦法處理的。這就是對讀書人的一種期許：讀書不是為了科舉，真正增長知識才是讀書真正的目的。又如《如是我聞四·子不語怪》（卷十，頁147）篇中，他說：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巳至午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眾因扣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子不語怪！」（《如是我聞四·子不語怪》卷十，頁147）

知識很可能到今日因為不合時用而變成明日黃花，更何況老儒不求甚解，實是他本身信世上有鬼神，卻托付給「知識」說子不語怪。要是昔日的學者（孔子）聽到也會不以為然。這是另一種今昔對比，正說明了過去的事物一直在翻新，如果我們不加緊腳步向前看，到最後仍會落伍。紀昀雖對老儒有諷刺之言，但他對士人的期許仍是躍然在紙上的。

（二）社會現象的關懷

今昔、虛幻與真實、正反兩面的安排，在《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許多都透露著這

樣的訊息。利用這樣的元素，所以紀昀比較不像一般的學者，「獨善其身」便足夠，他還想「兼善天下」，因此在書中有許多這樣的故事，例如形容一個鬼丈夫來說明丈夫對在世的妻子念念不忘：

……鬼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陽氣逼爍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灤陽消夏錄四·癡鬼》卷四，頁48）

原本是寫鬼丈夫對妻子的眷戀之情，讀來令人鼻酸。但是因為時空的阻隔，加上當時社會風氣是男尊女卑的觀念，所以當兄嫂做主把婦人嫁出去的時候，婦人也無能為力，只能配合。而「死者已矣」鬼丈夫自是不能插手管這件事，只能暗自神傷。用這種今昔交錯的手法，讓人讀之更為深刻，我們也可從中看出作者對當時男尊女卑觀念不甚讚同。

今昔對照的寫法，在於唐代傳奇故事中用得最多。《閱微草堂筆記》為了展現社會風俗，也有這樣的故事：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摧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時，持券哀呼於市，願一幼女買為婢，而以賣價買二棺，先祖母張太夫人為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連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門胡家聘，胡家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園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幸胡，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幸。小時記父母為聘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驛路必經，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如是我聞四·破鏡重圓》卷九，頁126）

這是一個破鏡重圓的故事，原本以連貴當作第一人稱由她的口中說出曾經訂親，但不知對方是誰；然後又出現了劉登的際遇與之相仿，終於破鏡重圓。故事以昔日（自小訂親）到今日（破鏡重圓）作對比，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故事，但是故事中加入了窮人賣女的元

素，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如果家境貧困，很可能就是賣子賣女。這可能只是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但是藉由作者之筆，不難看出紀昀對社會黑暗面關心與關懷。

（三）宗教信仰的探微

對於神鬼觀，紀昀是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所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這樣的題材是最多的。但是在神鬼的背後，人們往往以宗教來加以支持，當心靈上覺得不平衡或心有不安的時候，就會求助宗教，而扶乩和算命就應運而生。在此處作者用了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描寫：

杜林鎮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繁劇，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家，損傷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不介意。越數日，醉臥神桌旁，得寒疾幾殆。（《灤陽消夏錄二·土神祠道士》卷二，頁 28）

連神都有失職的時候，道士卻不以為意結果便受到懲罰。這可說是不信神裡受到報應最典型的例子了。原本的神和道士達成共識，但是調來了一個認真的新神，形成不平衡，但是道士還是依然故我，結果就被懲罰得了寒病，才達到平衡。

對於宗教扶乩之類的事，民間為什麼會相信，以下這則故事可做為很好的例子：

景州方夔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似簌簌動，服棗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心，而其原出於脾，脾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朮常服之。」試之果驗。……（《槐西雜誌四·扶乩判詞》卷十四，頁 245）

因為身體上的不適造成不平衡，尋求很多藥方都沒辦法救治，結果因為扶乩姑且一試之下竟然痊癒達到平衡，難怪民間會有人相信這種方法了。

民間的道士、術士都會一些法術，所以「斬妖除魔」都得借助他們的力量。不過也因為如此，他們也因「鋒芒太露」反而被妖魔打敗。如《槐西雜誌四·道士恃術失勢》（卷十四，頁 236）：有個善用符籙的道士，到林裡最多鬼怪的地方靜修，後來果然出現很多精怪，把道士家破壞了。道士生氣了，用符請雷神來，等到雷神來的時候，那些精怪早就逃走了。但是雷神一離開，那些精怪又出現了這樣反覆幾次，雷神討厭道士冒

犯神靈，從此就不來了。道士只好自己對付那些精怪，結果被牠們搞得灰頭土臉。這告訴我們萬世萬物都有個平衡的，如果想要去破壞這個平衡（道士自己去找精怪），那麼就會得到懲罰（道士被精怪搞得灰頭土臉）而形成不平衡，自敗之後再回歸到原始的平衡點。從故事中我們除了讀到民間對宗教的信仰外，也可看出作者對於自大好大喜功的人是抱持著不可取的態度的。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我們看到當時社會的現象以及作者用何種手法來描寫它們，在寫作者些題材的同時，加入了作者思想，基本上紀昀的思想是揉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⁵¹所以在閱讀《閱微草堂筆記》時，能看出更多與其他小說不同的地方。

⁵¹ 在賴芳伶的《閱微草堂筆記研究》說：「《閱微草堂筆記》的主幹是鬼狐故事和靈異之說，以道教的祈禳和佛教的因果報應為其表層面目，而儒家思想卻是它的根本精神所在。」見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1982年6月，頁42。

第三節 《閱微草堂筆記》勢能的展現

結構的動詞性使它的要素具有相互關係中的功能，或者動能，組成了敘事文本的生命體。從這些要素關係中進行更深一層的思考，就可以發現結構當中具有某種動力關係，推動著結構線索、單元和要素等方向運轉。這種動力關係，以一個物理學的術語來說，便是「勢能」。可用《文心雕龍·定勢》中所說的：「夫情至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⁵²

勢能的本義是指物質系統由於各物體之間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量，就如同文章結構要運轉、展開和整合，沒有內蘊的能量或能力，是不可想像的。由中國敘事結構思維融合物理學術語家已變通，引導出的勢能概念，是可以從內在、外在和變異各個角度對結構運轉的能量進行解讀的。解讀的結果可從三方面理解結構的內蘊能量或動力：本體勢能（內在）、位置勢能（外在）、變異勢能（內在和外在結合產生變異）。⁵³

在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中，檢視的多為長篇小說，原因是人物較為典型。雖然《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以短篇居多，但其中仍有長篇的故事，當中的人物也具備了長篇小說中「典型人物」的條件；另外，藉用短篇小說中同類型的人物來加以分析，也可突顯《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才子之筆所展現的藝術。

一、本體勢能

本體勢能一般來自作品中人物性格的雙構性或多構性，及其特殊情境中能量釋放的反應。⁵⁴它屬於性格的本體，屬於內在，情境是為他的能量釋放設置的觸媒。同樣的情境，不同的性格本體的反應是不同的。如：

⁵²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9月28日，頁585。

⁵³ 以上三種分類參考楊義：《中國敘事學》，同註18，頁84。

⁵⁴ 同註53。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視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之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木成，逕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即隨以往。漸逼近，女面報，小語曰：「來往人眾，恐見疑，君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漸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剎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眼睽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剎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莊，已屆亥初。……（《灤陽消夏錄三·魏藻遇羅剎》卷三，頁39）

烏魯木齊虎峰書院，舊有遺犯婦縊窗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窗內承塵上，窸窣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讎，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敢下，我且比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燭滅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灤陽消夏錄四·縊鬼魅人》卷四，頁51）

此二事大約相同，不同在於，主角的性格不同。第一則魏藻作者開門見山地寫魏藻「性佻蕩」，引發了接下來產生的故事情節——被羅剎變成的美女魅惑，得到報應；而第二則巴縣縣令沒有接受媚惑，鬼也就自討沒趣地消失了。其實在同則中，他的僕人是受到鬼的魅惑，在將死時還對陳執禮說：「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為婿，此去殊樂，勿悲也。」真可謂到死了還不知錯啊！這可說是同樣的情境，不同的性格本體反應是不同的。陳執禮為正，魏藻、僕人都為負，所以後兩者得到的也都不是好結果了。

性格只要是多構的和強大的，它就會以正正反反的內在能量複雜的情境中開拓自身的生命歷程，從而顯示出性格的豐富性。例如《閱微草堂筆記》中寫他的好友胡牧亭，他是這樣寫的：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疏闊，絕不解家人生產事，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殆有似之。（《灤陽續錄六·胡牧亭》卷二十四，

頁 386)

先寫出胡牧亭的特點，使讀者一眼就看出他是怎樣的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即使不同，但卻依循著他的性格來發展的：

嘗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錢辛楣飯，肉三盤，蔬三盤，酒數行耳，聞所費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談及，相對太息。（《灤陽續錄六·胡牧亭》卷二十四，頁 386)

簡單的幾句話，呼應了前面寫胡牧亭不拘小節，連被騙了也不知道，無怪乎之後同年提及會相對太息了。這就是本體勢能的奧妙，結構內含著性格的能量，性格外射為結構的複雜形態。⁵⁵又如紀昀在寫動作敏捷的丁一士時，他除了說丁一士「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之外，還具體地寫出他的「事蹟」：

……兩三丈之高，可翩然而上，兩三丈之闊，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睹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灤陽續錄四·丁一士》卷二十二，頁 369)

行文至此，我們不禁要為這位丁一士先生鼓掌叫好了。彷彿是武俠小說中的輕功再現，這就是性格外射出結構的典型，但是故事還沒完：

（丁一士）後過杜陸鎮，遇一友邀飲某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灤陽續錄四·丁一士》卷二十二，頁 369)

急轉直下的情節發展，讓人不禁扼腕，不過「恃寵而驕」也是丁一士性格中的一部分，對自己太過自信導致的悲劇，難怪作者會在故事末評道：「蓋天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

⁵⁵ 同註 18，頁 86。

蹈險故也。」這樣的語句了。

人物性格多構性作為本體勢能不是凝止的。這種本體勢能在結構進展中豐富著、充實著和壯大著自己。也就是說，結構也是可以反過來給人物性格、或本體勢能「充電」的，在「結構——本體勢能」的互動中不斷地增強勢能拓展結構的力度。如《灤陽消夏錄三·荔姐》（卷三，頁 32）：原本荔姐是一個性情柔弱的女子，但因為臨時接到母親有病，等不及和丈夫同行，就匆匆趕往探望。當時已經入夜，她看見後面有一個人追得很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隱身古塚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條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為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狂奔得免。……」這是荔姐單純性格的延伸，本體勢能在推動結構進展之中，既消耗著自己，又補充著自己。因為遇到暴徒荔姐的性格由柔弱轉為剛強，造成這種性格分裂為多構性所產生的本體勢能，使結構限入複雜的人事關係張力中。又如《如是我聞四·老儒罵狐》（卷十，頁 147）裡的老儒，原本是個吝嗇鬼，有天經過古墓時，同行的人說有狐精，他就罵了狐精，也沒什麼怪異出現。因為他善於存錢，妻兒都跟他一起餓著肚子過夜。他因此存了四十兩銀子，熔成四錠偷偷藏著。但自從罵了狐精之後，藏著的銀子「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圍溷，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必納於帽簷；或對人供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才知道是狐在教訓他，不得已只好「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鬪，而講學之氣燄，已索然盡矣。」《如是我聞四·子不語怪》（卷十，頁 147）：遇到驟雨過後眾人問老儒為什麼會如此，他冷冷地把頭偏向牆壁，說道：「子不語怪！」這些都是迫於情勢而形成分裂的人格，分裂性格在百般尋找對應物的能量發散中，使敘事結構不能不趨於複雜了。⁵⁶

二、位置勢能

位置勢能對於本體勢能而言，是外在的。位置是相對待而成的，彼此共構方能成勢，

⁵⁶ 同註 18，頁 87。

這就是俗語所謂「孤掌難鳴」的意思。⁵⁷《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用了《胡非子》的一個古老寓言：「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弓矢的寓言和《韓非子》「矛盾」的寓言同出一轍，如果說本體勢能是由於人物性格的內在矛盾所致，那麼為置勢能則由於各人物事件之間的關係猶如弓矢相搭，相互間形成張力或彈性，在它們的相搭點上、繃緊程度上和瞄準方向上，都大有文章可作。那些位置勢能極強的地方就像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如：

……一童子薄暮過村外，遇垂髻婦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葉深處，有屋三楹，闌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為男子狀，貌猙獰，橫施暴虐，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煙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如是我聞三·淫狐》卷九，頁125）

這就是妖怪設計了一把弓，引誘少年這支箭過來，當少年發現不對，想要逃跑的時候，箭已在弦上，不得不發，所以他就被玷污了。又如《槐西雜誌三·狐招贅》（卷十三，頁212）東昌有個書生在郊外行走，忽然看見一棟大宅院，心想可能是狐精的宅院，他在心裡想狐精一定會請他進去當新郎，不久，來了一輛馬車，一個中年婦女揭開簾幕，指著他說：「這位郎君很好，可以請他進去。」進去之後看到車後面坐著一個美麗的女子，高興得不得了，到了屋裡，才知道不是做新郎，而是做儂相，只好委屈做了。這就是狐精設計了一把弓，狐女為弦，等待書生變成那支箭，而書生也「不負眾望」，成了那支箭，看到不是自己期望的那樣，但是書生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又如《槐西雜誌三·鬼為夫求職》（卷十三，頁218）中，一候選官員看到的燈籠熄火了，看到一戶人家還沒有熄燈，就過去借火。有個婦人出來，還請官員進去喝茶，官員想可能是妓女，就用言語對她調情，那婦人也很溫柔地順從了。官員身上帶了幾兩銀子，婦人推辭不肯接受，並告訴他有一個人失業很久，老婆死了，生活困苦，希望官員能雇

⁵⁷ 同註18，頁87。

用他。官員問她爲什麼，她說她就是那個人的亡妻。官員趕緊離開屋子，回頭看時，發現是一座新墳。這就是女鬼張了一把弓（房子）引誘官員進來，官員完事之後自然不可能不答應女鬼的要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除了鬼狐對人張弓之外，也有人對鬼狐「張弓」的，不過通常以失敗的居多，如：

……康熙中楓涇一太學生，嘗讀書別業，見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僅存數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茗果於石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見，女凝立直視，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旦乃為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奄然而滅。……（《灤陽消夏錄一，百年女鬼》（卷一，頁16）

這即是太學生設計了一把弓，用瓜果及狎語等候女鬼到來，而女鬼也真的來了，只是當「箭在弦上」的時候，女鬼「這支箭」恢復了理智，終究沒有被射出。又如《如是我聞三·雅鬼》（卷九，頁124）一戶人家的書樓，常鎖著門，每次打開都會看到女子的足跡，才二寸多長，才知道屋裡有鬼怪。有個劉生，希望有豔遇，於是獨自住在那樓上，但是當晚他既沒看到，也沒聽到，只覺得有寒氣滲透肺腑，痛苦得難以忍受。後來就沒有人敢在書樓睡覺了。這便是劉生張了一把弓等待女鬼這支箭，但是女鬼非但不上當，還給他教訓，這也算是「雅鬼」了。

位置是歷史和現實的錯綜，偶然和必然的遇合。它給人物和事態以某種難以選擇的選擇契機，給人物和事太以選擇中的牽引力和扭曲力。⁵⁸位置勢能往往爲人物和事態的發展增添一點戲劇性。如：

……有李甲者，轉徙為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蹤跡，遂傳為死。俄其父母並逝，婦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鄰縣，又挈家逐什商船南北，歲無定居。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死。靳乙謀為甲娶婦。會婦舅旅卒，家屬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良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他時尚可歸鄉里，懼人嫌其

⁵⁸ 同註18，頁89。

無母家，因詭稱己女，眾為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灤陽續錄五·山西商人》卷二十三，頁 371）

李甲過繼為同鄉靳乙的養子，改姓靳。李甲家裡不知他的蹤跡，就以為他死了。不久他的父母又相繼去世，李甲的妻子又沒有地方可依靠，只好在娘家舅舅那寄食。她舅舅因為經商的緣故長年沒有固定的地址；李甲很久沒收到家信，也以為妻子死了。後來靳乙打算給李甲娶妻，他的妻子也打算改嫁，結果竟然在相隔八年後破鏡重圓。原本兩人應該分道揚韜的位置，卻又走進了過來，如果李甲沒有打算再娶，妻子不打算再嫁，是不可能會有這種結局的。整個結構本來應該重新組合，卻在錯位之後走回原來的位，又如在《灤陽續錄一·失節與餓死》（卷十九，頁 337）中，也遵守著這樣的原則。某甲臨死前，叮囑妻子只要有人願意照顧他們的，就嫁給他。某甲死了之後，某乙向甲妻提親，甲妻因為還可以度日，所以沒有馬上答應他的要求。後來家裡實在沒辦法生活，甲妻才嫁給某乙。結婚那天晚上，窗外聽到嘆息聲，原來是某甲的鬼魂，某乙向他保證一定會好好照顧甲妻。過了七八年後，某乙病死，沒有兒子，甲妻便繼承了他的財產，請老師教兒子，竟然考上秀才。有一天某甲的鬼魂告訴甲妻，她的陽壽快盡了，要她一起回陰間。果然，甲妻生病，沒多久就去世了。某甲、某乙、甲妻，雖然位置曾錯位過，但是到後來甲妻還是跟某甲在一起，這也印證了這種勢能無疑是具有整個結構組合與發展的動力學價值的。

三、變異勢能

前述的本體勢能和位置勢能都不是凝止的，都是在變化中存在的。原本體和新本體、原位置和新位置之間，由其反差而產生新的勢能，這就是變異勢能。⁵⁹變異勢能強調歷時性，與位置勢能較多地強調共時性有所區別，它注重時間對勢能的參與，而不同於位置勢能注重空間對勢能的參與。如：

⁵⁹ 同註 18，頁 91。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即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而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而雖不知為何語，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質二人於陳郎中家，郎中家法嚴，每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鄭氏，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媪，又引與一家為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後歲稔，二牛曹寧並赴京贖子女，輾轉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側，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為婚禮所禁，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天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為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阻，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以去就力爭。……後四寶鬻為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出走，莫之所終。……《姑妄聽之一·三寶四寶》卷十五，頁 253)

三寶四寶及是所謂的「原有相」，而之後出現的人物，如陳郎中、鄭氏及鄭家的家教老師，即是所謂的「變異相」，尤其以家教老師為最主要的變異相。變異相是以原有相為基點的，沒有原有相就沒有變異相，原有相和變異相之間形成聯繫，互相呼應，追蹤原有相和變異相的連接點，就會找到結構發展的動力。巷本篇原本三寶四寶已經訂親，雖然先賣到陳郎中家，又賣到鄭家，但是當他們終於可以圓滿結婚的時候，忽然出現了「變異勢能」——鄭家的家教老師出來阻撓，所以原本設定好的結局因此大變，結果造成三寶四寶後來悲慘的命運。又如《槐西雜誌二·變童醒悟》(卷十二，頁 184)：某先生戀著一個男童，這個男童性格柔順，沒有市井小民的神態，也不因受寵而放肆。一次男童哭了好幾天，某先生問他什麼原因，原來男童看到有人和一個男童做愛，才發現他天天和某公做愛的樣子是如此地不堪。某先生一直勸他，這男童始終悶悶不樂，後來就逃走了。原本男童可以從此和某公一直過這樣的生活，但是由於男童看到有人和一個男童做愛，這個情境產生了「變異勢能」，使得男童忽然醒悟，所以整個結構因此重整，發展

出不同的結局。

另外有一種變異勢能是存有「幫助」的性質的，如：

陳竹吟嘗館一富室，有小女奴聞其母行乞於道，餓垂斃，陰盜錢三千與之，為儕輩所發，鞭笞甚苦，富室一樓有狐借居，數十年來未嘗為祟，是日女奴受鞭時，忽樓上哭聲鼎沸，怪而仰問，同聲應曰：「吾輩雖異類，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歲，而為母受笞，不覺失聲，非敢相擾也。」主人投鞭於地，面無人色數日。

《如是我聞一·狐哀女奴》(卷七，頁102)

狐對因為孝順偷錢的女奴哀憫，而對女奴做出幫助的行為，使得主人受到狐的感化，改變了原來的行為，產生「變異勢能」。又如《槐西雜誌一·鬼償賭債》(卷十一，頁182)：有個青年，父親出外經商很久沒回來，青年沒有人管束，就被賭窩的主人引誘，半逼半勒索的要青年寫下住宅賣給他的契約，青年沒辦法，只好照做。青年害怕無法跟母親、妻子說，就不回家，晚上到樹林去上吊，剛把帶子繫上，就看見父親回來了，父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就把原因說了一遍。父親告訴他這次賺的錢還可以償賭債，要他先回家，自己去還賭債，並把房契要回來。父親衝進賭場，罵那些人引誘兒子，還了賭債之後，並要賭頭把房契拿出來。賭頭便把房契拿給他，他燒了之後便走了。青年回到家為父親準備了餐飯，卻不見父親回來，於是就跑去賭場，賭頭發現昨天拿的銀兩都變成紙錢了。青年才知道父親已經死去好幾個月，而他也再也不賭博了。這便是因為父親的出現，幫助兒子把賭債歸還，結果整個產生變化，兒子不僅不必上吊自殺，從此也改過自新不再賭博。

作者利用這樣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且讓故事仍然生動引人深省，不僅表達了含蓄地寫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想法，簡潔而淺顯的內容，讓讀者也能夠更深層地領會了。

小結

本章依主要據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理論，就結構分析而言，可分成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表層結構主要彰顯故事的二元對立以及故事的不同類型，其中有可以 ABC 程

序、ZXY 程序以及混合程序來展現；深層結構表現了故事中的因果關係，因為善惡二元對立表現出整個事件不平衡到平衡的狀態，以及勢能的三種形態——本體勢能、位置勢能以及變異勢能的剖析，揭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要表現的儒家倫理意蘊，也呈現了當中的懲勸思想。

第五章 結論

紀昀稱《閱微草堂筆記》是「時拈筆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姑妄聽之序），而賴芳伶在《閱微草堂筆記研究》的自序中所說，本書在一般人的看法中，不外是「談狐說鬼」、「稱靈道異」；在文學史上，它脫不了「風化人心」、「勸懲天下」的角色。¹雖然如此，在當時一片學術思潮反宋明理學之下，認為文學的內容要「有益於人心」及生活實踐。紀昀在這樣的氛圍下，《閱微草堂筆記》因此沾染了六朝筆記小說的質樸淡雅風格，說理大於故事性，這樣的寫作風格無形也造成了清代擬魏晉文言志怪小說的一股風潮。

《閱微草堂筆記》的最大特色是利用鬼神狐妖來闡述社會的黑暗面和人心險惡，作者利用許多「媒藉」，如鬼神懲罰、道德信仰等等，讓人們能夠信服而不去做壞事，無形中故事也深植人心，達到「勸懲」的目的。這樣的寫作筆法不僅能夠教化人心，身為朝廷命官的紀昀，用字遣詞自不能太過「招搖」，不過在含蓄的用語中，我們仍能看到某些方面同時也抒發了作者的不平之氣。

一、研究成果

本文針對研究《閱微草堂筆記》，通過紀昀的學術、思想、敘述特色及故事結構的分析，歸納了以下幾點結論：

（一）《閱微草堂筆記》真實地呈現了筆記體的風格

¹ 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2年6月，頁1。

短小精練、簡而不繁、以隨筆雜錄的筆法是筆記小說的典型，《閱微草堂筆記》不僅做到了這點，而且同時也兼顧了「小說」的風格：重情節描寫，人物性格鮮明。雖然篇幅短小，但在紀昀的筆下，短短兩三言就可把故事的梗概交代清楚外，還可以讓讀者讀到其中人物的性格。另外，紀昀在敘述方面又用了大量的題材，讓整部書看起來內容更豐富，不僅彰顯了作者的博學多聞，也突顯了作者的匠心。

（二）《閱微草堂筆記》是「學者之筆」

在《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跋》（頁 329）中就指出：「《聊齋誌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所以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竭力表現出「著書之筆」的特色：簡淡數言、說理透徹、議論明析以及在許多故事中多用典故，足見作者的學識淵博，也在此印證了這是一本學者之書。雖然《閱微草堂筆記》名為「著書之筆」，內容應是議論多於藝術展現，實則不然，《閱微草堂筆記》中雖然有許多議論，但因為紀昀學識淵博，詩文無不通曉，所以在撰寫《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許多故事的闡述都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所以本書不僅是一本「議論」小說，也是一本「藝術」小說。

（三）《閱微草堂筆記》說理透徹

這證明了他在《四庫全書》編纂中所發表的論點，如對於道學家的批評，以及對世態的諷刺和吏治的不滿，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運用寫實卻不誇張的手法，娓娓道出當時社會的這些現象，使我們更能了解當時社會的生活形態和其他不合常理的情形，所以有人說，《閱微草堂筆記》是一本說理的書，實為中肯。

（四）《閱微草堂筆記》適度借助於敘事學的方法

針對《閱微草堂筆記》，借徑敘事學的研究，發現當中的故事展現出西方敘事學的表面層、深層結構，以及二元對立，恰好可以印證紀昀勸懲的思想；《閱微草堂筆記》諸多故事，也印證了中國敘事學的雙構性思維。而在勢能展現的地方，雖然《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是以短小著稱，但這些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當中共同題材的故事，所表現的共同情節進而產生相同的反應。或是當中紀昀著力較深的故事，篇幅不算短的行文當中，仍可以窺出當中人物所呈現的風貌。所以《閱微草堂筆記》實可借資西方敘事學，而且通過敘事學的方法，筆記小說獨有的特點也並未遺落。依此，敘事學作為研究中國

古典小說的方法是可行的。

二、未來展望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裡建構出一套人與異類的社會，經由這些故事，使我們除了對紀昀的思想更了解之外，也對當時的社會、文化和人生的看法，反映出當時的生活情形。從敘事學的角度切入，挖掘出故事所要表達的精神及思想。雖然整部書不脫「懲勸」二字，揭露了人性的矛盾、探討了吏治問題以及關注了世態，思想上或許有些封建，但立意是「善」的，翻開整部書，看到的是一個通達事理的學者，用其老辣卻又圓融之筆，慢慢道出充滿藝術價值及精闢見解的故事，帶領讀者進入他的世界，期望能「不乖於風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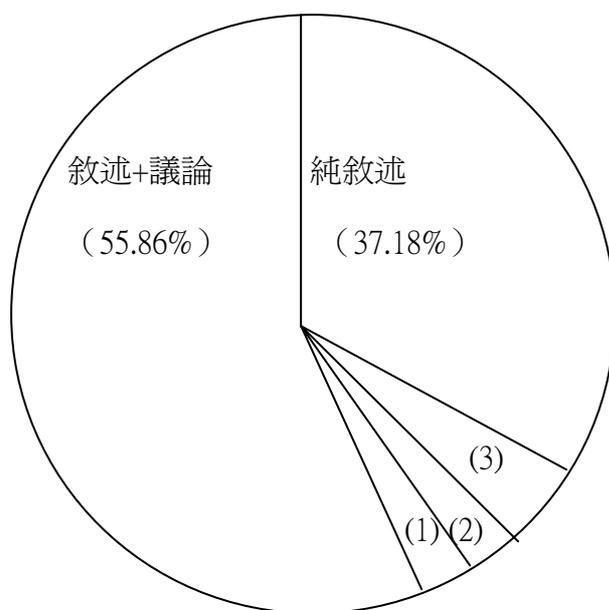
《閱微草堂筆記》包括了一千一百九十餘則故事，是筆記小說的典型之作。它同時也影響了之後筆記小說的創作，如許元仲《三異筆談》、俞鴻漸《印雪軒隨筆》、俞樾《右臺仙館筆記》、《耳郵》，金捧闈《客窗隨筆》、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及許奉恩《里乘》等等。藉此研究，期望將來能在《閱微草堂筆記》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並對清代的筆記小說，甚或中國的筆記小說深入研究。

附錄

圖一

《閱微草堂筆記》所有故事的敘事模式所佔的比例

(1)純議論 (0.75%) (2)議論+敘述 (1.84%) (3)夾敘夾議 (全) (4.37%)



表一、《閱微草堂筆記》的敘述方式

灤陽消夏錄	敘→議	敘	議	議→敘	議→敘→議	敘→議→敘	敘→議→敘 →議	議→敘→議→敘→議
一	22	23	0	1	1	0	0	0
二	21	25	1	1	0	1	0	0
三	23	20	1	2	1	0	0	0
四	26	23	0	1	0	0	0	0
五	31	20	0	1	2	0	0	0
六	19	27	2	0	3	0	0	0
小計	142	138	4	6	7	1	0	0
如是我聞								
一	29	24	2	4	2	1	2	0
二	23	33	0	4	0	0	0	0
三	42	24	1	2	3	0	0	0
四	40	18	0	2	4	0	0	1
小計	134	99	3	12	9	1	2	1
槐西雜誌								
一	50	24	1	0	1	0	0	0
二	39	24	0	1	1	0	3	0
三	55	23	1	0	1	1	0	0
四	49	8	0	1	2	1	0	0
小計	193	79	2	2	5	2	3	0
姑妄聽之								
一	32	22	0	0	3	0	0	0
二	35	17	0	0	2	0	0	0
三	32	17	0	1	2	0	1	0
四	34	11	2	0	0	1	0	0
小計	133	67	2	1	7	1	1	0
灤陽續錄								
一	17	10	0	0	2	0	0	0
二	10	11	0	0	4	0	0	0
三	13	9	0	0	0	0	0	1
四	11	10	0	0	1	0	0	0
五	12	13	0	0	1	0	0	0
六	6	8	0	1	3	0	0	0
小計	69	61	0	1	11	0	0	1
總計	671	441	11	22	39	5	6	2

表二、純敘述故事型態的分類：

	作者之口		第三人之口		小計
	有參與	未參與	有參與	未參與	
灤陽消夏錄一	1	17	2	3	23
二	3	14	2	6	25
三	6	9	2	3	20
四	2	16	0	5	23
五	4	12	2	2	20
六	6	13	1	7	27
如是我聞一	2	15	2	5	24
二	11	8	5	9	33
三	5	11	1	7	24
四	2	9	3	4	19
槐西雜誌一	5	8	2	9	24
二	9	5	3	7	24
三	4	9	3	5	21
四	3	2	1	2	8
姑妄聽之一	11	5	2	4	22
二	7	3	1	6	17
三	10	4	0	2	16
四	6	2	0	3	11
灤陽續錄一	6	1	2	1	10
二	8	2	1	0	11
三	4	1	0	4	9
四	5	4	1	0	10

五	5	2	0	6	13
六	4	1	2	1	8
總計	132	173	38	101	441

表三

《閱微草堂筆記》各類型故事分類

鬼

標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鬼嘲夫子	4	灤陽消夏錄一	嘲道學
2	詩有鬼氣	4	灤陽消夏錄一	
3	鬼談詩	5	灤陽消夏錄一	
4	夢入陰司	6	灤陽消夏錄一	
5	鬼談理學	7	灤陽消夏錄一	嘲道學
6	騎驢少婦	8	灤陽消夏錄一	女鬼
7	鬼算	8	灤陽消夏錄一	
8	鬼不足畏	10	灤陽消夏錄一	
9	百年女鬼	16	灤陽消夏錄一	女鬼
10	啞鬼	16	灤陽消夏錄一	女鬼
11	二格	19	灤陽消夏錄二	鬼附身
12	治獄可畏	19	灤陽消夏錄二	
13	鬼飲酒	21	灤陽消夏錄二	
14	鬼畏人	21	灤陽消夏錄二	
15	羅兩峰畫鬼	23	灤陽消夏錄二	
16	劉四	24	灤陽消夏錄二	女鬼
17	女鬼撕卷	26	灤陽消夏錄二	女鬼
18	陰司見聞	26	灤陽消夏錄二	
19	鬼藏藥方	26	灤陽消夏錄二	
20	青雷寓言	27	灤陽消夏錄二	
21	月夜一女子	28	灤陽消夏錄二	女鬼
22	冥吏答問	29	灤陽消夏錄二	鬼官
24	鬼神顛倒	29	灤陽消夏錄二	
25	亡叔寄語	30	灤陽消夏錄二	
26	鬼囚	30	灤陽消夏錄二	
27	林中黑氣	30	灤陽消夏錄三	
28	賄盜扮鬼	32	灤陽消夏錄三	假鬼
29	死有餘憾	35	灤陽消夏錄三	
30	魏藻遇羅刹	39	灤陽消夏錄三	
31	夢魘	42	灤陽消夏錄三	
32	縊鬼懺悔	42	灤陽消夏錄三	
33	度帆樓縊鬼	45	灤陽消夏錄四	
34	縊鬼求代可解	46	灤陽消夏錄四	

35	祈夢斷案	47	灤陽消夏錄四	
36	癡鬼	48	灤陽消夏錄四	
37	借屍回生	49	灤陽消夏錄四	
28	自污救人	50	灤陽消夏錄四	
29	戰疫鬼	50	灤陽消夏錄四	
30	縊鬼魅人	51	灤陽消夏錄四	
31	白晝見鬼	51	灤陽消夏錄四	
32	戲溺觸體之報	52	灤陽消夏錄四	
33	鬼念子孫	52	灤陽消夏錄四	
34	不認浪子	53	灤陽消夏錄四	
35	駁無鬼論	57	灤陽消夏錄四	
36	認產徐四	58	灤陽消夏錄四	
37	鄭五	60	灤陽消夏錄五	
38	負心背德之獄	60	灤陽消夏錄五	
39	債鬼	60	灤陽消夏錄五	
40	強鬼	60	灤陽消夏錄五	
41	馬逸	61	灤陽消夏錄五	
42	古寺鬼語	62	灤陽消夏錄五	
43	冥吏話輪回	63	灤陽消夏錄五	鬼官
44	膽怯見鬼	64	灤陽消夏錄五	
45	絕代麗女	65	灤陽消夏錄五	女鬼
46	冥罰	66	灤陽消夏錄五	
47	鬼亦大佳	66	灤陽消夏錄五	
48	鬼魅淳良	67	灤陽消夏錄五	女鬼
49	白晝見鬼	68	灤陽消夏錄五	
50	義與义之爭	69	灤陽消夏錄五	
51	難產之鬼	71	灤陽消夏錄五	
52	林鬼遇鬼	74	灤陽消夏錄六	
53	白以忠役鬼	74	灤陽消夏錄六	役使鬼
54	鬼求公論	74	灤陽消夏錄六	
55	鬼神有無之辨	75	灤陽消夏錄六	
56	鬼隱	76	灤陽消夏錄六	
57	托名求食	78	灤陽消夏錄六	
58	鬼欺禿項馬	79	灤陽消夏錄六	
59	環環相報	79	灤陽消夏錄六	
60	鬼畏倔強	79	灤陽消夏錄六	
61	山鬼爲崇	80	灤陽消夏錄六	山鬼

62	身後示罰	82	灤陽消夏錄六	
63	魂附亡人衣	83	灤陽消夏錄六	
64	七千錢	84	灤陽消夏錄六	
65	鬼尙好名	84	灤陽消夏錄六	
66	某公	86	灤陽消夏錄六	冥吏
67	鬼神護佑	86	灤陽消夏錄六	
68	鬼應有中外	89	如是我聞一	
69	鬼神默佑	89	如是我聞一	
70	鬼求食	90	如是我聞一	
71	胡宮山怕鬼	91	如是我聞一	
72	居鉉罷官	91	如是我聞一	
73	縊鬼與溺鬼	92	如是我聞一	
74	劉鬼谷	92	如是我聞一	
75	怨鬼求衣	95	如是我聞一	
76	遇鬼說鬼	96	如是我聞一	
77	走無常	103	如是我聞一	
78	游魂爲厲	103	如是我聞一	
79	鬼趣	109	如是我聞二	
80	無頭鬼	111	如是我聞二	
81	解砒毒方	113	如是我聞二	
82	鬼求助獵者	113	如是我聞二	
83	生魂離體	113	如是我聞二	離魂
84	多事之鬼	116	如是我聞二	
85	鬼避姜三莽	118	如是我聞二	
86	鬼魅托形	121	如是我聞二	
87	七品降八品	122	如是我聞二	
88	辛五	123	如是我聞三	
89	雅鬼	124	如是我聞三	女鬼
90	余某	126	如是我聞三	
91	孤獨鬼	127	如是我聞三	
92	厲鬼索命	128	如是我聞三	
93	紙錢	129	如是我聞三	
94	六道輪回	129	如是我聞三	陰司官
95	假鬼	130	如是我聞三	假鬼
96	鴨鳴之鬼	130	如是我聞三	女鬼
97	餓鬼	134	如是我聞三	
98	山鬼能知一歲事	134	如是我聞三	山鬼

99	鬼詩	134	如是我聞三	
100	家奴趙平	135	如是我聞三	
101	神不憤憤	135	如是我聞三	
102	戒訟	137	如是我聞三	
103	腹中鬼語	139	如是我聞三	
104	血盆經	140	如是我聞三	冥吏
105	理學害人	140	如是我聞三	冥吏
106	陰間富貴	141	如是我聞三	
107	鬼爲人謀	141	如是我聞四	
108	王二顯靈	142	如是我聞四	
109	求葬之鬼	143	如是我聞四	
110	懺悔須及未死時	144	如是我聞四	
111	鬼知陰事	145	如是我聞四	
112	死不忘親	148	如是我聞四	
113	善鬼	149	如是我聞四	
114	崔某	153	如是我聞四	
115	鬼病	154	如是我聞四	
116	怨毒	155	如是我聞四	
117	冥吏論佛	160	如是我聞四	
118	直道	160	槐西雜誌一	
119	廢宅詩	161	槐西雜誌一	
120	僞鬼受懲	161	槐西雜誌一	
121	示譴	162	槐西雜誌一	女鬼
122	杏花	163	槐西雜誌一	
123	孝子至情	164	槐西雜誌一	
124	入土爲安	166	槐西雜誌一	
125	鬼吸酒氣	168	槐西雜誌一	
126	見鬼詩	168	槐西雜誌一	
127	父母之心	171	槐西雜誌一	
128	請蠲免罪	171	槐西雜誌一	
129	鬼亦有理	171	槐西雜誌一	
130	視鬼者言	172	槐西雜誌一	
131	盲鬼	172	槐西雜誌一	
132	鬼言正理	173	槐西雜誌一	
133	鬼揶揄	174	槐西雜誌一	
134	沉淪之鬼	176	槐西雜誌一	
135	氣先衰	177	槐西雜誌一	

136	殺蛇當茶	179	槐西雜誌一	
137	魂依於墓	180	槐西雜誌一	
138	夫婦不相負	181	槐西雜誌一	
139	鬼償賭債	182	槐西雜誌一	
140	鬼厭講學	182	槐西雜誌一	
141	朱陸異同	185	槐西雜誌二	道學
142	鬼報盜警	186	槐西雜誌二	
143	張子克	188	槐西雜誌二	
144	賀某背木	190	槐西雜誌二	
145	誤遷婦柩	192	槐西雜誌二	
146	葉守甫	192	槐西雜誌二	
147	輕薄致禍	192	槐西雜誌二	女鬼
148	不敢輕生	197	槐西雜誌二	吊死鬼
149	婢鬼	199	槐西雜誌二	女鬼
150	冤死女墓	200	槐西雜誌二	女鬼
151	張無念	202	槐西雜誌二	女鬼
152	佟園縊鬼	203	槐西雜誌二	
153	郭彤綸	205	槐西雜誌三	
154	門外語	207	槐西雜誌三	女鬼
155	虛詞榮親	210	槐西雜誌三	
156	陳至剛	212	槐西雜誌三	
157	松林男女	213	槐西雜誌三	
158	判冥	214	槐西雜誌三	冥官
159	河間書生	215	槐西雜誌三	女鬼
160	回歸	215	槐西雜誌三	輪回
161	五雷法	215	槐西雜誌三	
162	紅衣女鬼	215	槐西雜誌三	女鬼
163	死人頭蠕動	217	槐西雜誌三	
164	鬼爲夫求職	218	槐西雜誌三	女鬼
165	鬼吃神筵	221	槐西雜誌三	
166	黠鬼幻形	221	槐西雜誌三	
167	朋友轉輪爲夫婦	222	槐西雜誌三	
168	世故殺人	222	槐西雜誌三	
169	僮魂	223	槐西雜誌三	孩鬼
170	姚別峰	224	槐西雜誌三	女鬼
171	門世榮	225	槐西雜誌三	報冤鬼
172	地下人頭	225	槐西雜誌三	

173	陰陽換妻	227	槐西雜誌三	
174	學子發狂	228	槐西雜誌四	女鬼
175	鬼論詩文	230	槐西雜誌四	
176	妓女丈夫	231	槐西雜誌四	
177	漢朝鬼魂	238	槐西雜誌四	假鬼
178	鬼鬥智	238	槐西雜誌四	
179	見回煞	239	槐西雜誌四	
180	鬼畏正氣	240	槐西雜誌四	
181	小鬼傳言失實	241	槐西雜誌四	
182	田不滿	244	槐西雜誌四	
183	鬼囚夜哭	249	槐西雜誌四	
184	讀書人自重	251	姑妄聽之一	
185	水中冤鬼	254	姑妄聽之一	
186	失身得銀	255	姑妄聽之一	
187	楊勤愨公幼時	257	姑妄聽之一	女鬼
188	人鬼互不相犯	257	姑妄聽之一	
189	鬼之幻術	260	姑妄聽之一	
190	借屍還魂	263	姑妄聽之一	
191	閻王慎斷疑案	263	姑妄聽之一	閻王
192	舉子發狂	273	姑妄聽之二	
193	醉鍾馗	274	姑妄聽之二	
194	鬼戰鬥	278	姑妄聽之二	
195	貴官對奴僕作祟	279	姑妄聽之二	
196	念起魔生	279	姑妄聽之二	
197	偷窺鬼嬉	280	姑妄聽之二	
198	偶人作鬼僕	282	姑妄聽之二	
199	真鬼假鬼	282	姑妄聽之二	
200	貴官托女屍還魂	283	姑妄聽之二	
201	郭生	284	姑妄聽之二	
202	念佛解怨	285	姑妄聽之二	女鬼
203	劉某孝悌	285	姑妄聽之二	
204	翰林院鬼論詩	285	姑妄聽之二	
205	陰司業鏡	286	姑妄聽之二	
206	鬼折狂生	288	姑妄聽之二	
207	孝婦難死	290	姑妄聽之三	
208	鬼唱曲	291	姑妄聽之三	
209	鬼賭背詩	291	姑妄聽之三	

210	佞鬼害虎	291	姑妄聽之三	
211	杜奎	294	姑妄聽之三	女鬼
212	亡祖訓孫	295	姑妄聽之三	
213	吳士俊	297	姑妄聽之三	
214	劉寅	301	姑妄聽之三	
215	鬼問路	302	姑妄聽之三	
216	鬼論詩詞	302	姑妄聽之三	
217	仙鬼論道學	303	姑妄聽之三	反道學
218	鬼鳴	305	姑妄聽之三	
219	妻偏心之報	306	姑妄聽之三	
220	陰司報應	311	姑妄聽之四	
221	多情之鬼	312	姑妄聽之四	
222	鬼吃人	313	姑妄聽之四	
223	鬼寫信	313	姑妄聽之四	
224	鬼談神鬼	314	姑妄聽之四	
225	古鬼知今事	314	姑妄聽之四	
226	荆浩爲鬼	317	姑妄聽之四	
227	死鬼誘人自殺	318	姑妄聽之四	
228	鬼托人情	320	姑妄聽之四	
229	幕僚鬼論官司勝負	320	姑妄聽之四	
230	李六	326	姑妄聽之四	
231	鬼之形狀	331	灤陽續錄一	
232	冥使拘人	331	灤陽續錄一	冥官
233	鬼卒塑像	334	灤陽續錄一	
234	失節與餓死	337	灤陽續錄一	
235	幽魂報國	340	灤陽續錄二	
236	楊橫虎	347	灤陽續錄二	
237	和尚與女鬼	353	灤陽續錄三	
238	十刹海鬧鬼	357	灤陽續錄三	
239	墨汁塗鬼臉	361	灤陽續錄四	
240	無處無鬼	362	灤陽續錄四	
241	鬼有情義	368	灤陽續錄四	
242	不畏鬼	371	灤陽續錄五	
243	執拗嚴先生	373	灤陽續錄五	
244	劉泰宇	375	灤陽續錄五	
245	張妻	376	灤陽續錄五	女鬼
246	石翁仲	379	灤陽續錄五	

247	鬼媼	381	灤陽續錄五	老婦鬼
248	愛星阿	381	灤陽續錄五	
249	怨詩	385	灤陽續錄六	
250	蔡中郎假鬼	388	灤陽續錄六	假鬼
251	女鬼告狀	388	灤陽續錄六	女鬼
252	無良書生	389	灤陽續錄六	
253	東樓鬼	390	灤陽續錄六	
254	倚樹小童	244	槐西雜誌四	
255	深夜遇鬼	338	灤陽續錄一	
256	精魂晝見	50	灤陽消夏錄四	
257	選人舉債	103	如是我聞一	

狐

標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狐語	4	灤陽消夏錄一	
2	狐狸緣	5	灤陽消夏錄一	
3	狐女幻變	7	灤陽消夏錄一	
4	真人降狐怪	9	灤陽消夏錄一	
5	鏡中之影	20	灤陽消夏錄二	
6	貞狐	20	灤陽消夏錄二	
7	陳雙	24	灤陽消夏錄二	狐耍人
8	狐居	24	灤陽消夏錄二	
9	夜聞琴棋聲	31	灤陽消夏錄三	
10	雅狐	31	灤陽消夏錄三	
11	何勵庵寓言	38	灤陽消夏錄三	
12	打包僧	40	灤陽消夏錄三	
13	狐友說夢	43	灤陽消夏錄三	
14	墨吏伏誅	44	灤陽消夏錄三	
15	二姑娘	48	灤陽消夏錄四	狐女
16	狐友談道	54	灤陽消夏錄四	
17	婦撻夫有理	58	灤陽消夏錄四	
18	狐戲守財奴	62	灤陽消夏錄五	
19	狐戲學究	62	灤陽消夏錄五	斥道學
20	狐妾	63	灤陽消夏錄五	狐女
21	相交以心	64	灤陽消夏錄五	
22	狐鬥	67	灤陽消夏錄五	
23	通靈幻化	69	灤陽消夏錄五	
24	野狐聽經	73	灤陽消夏錄五	

25	狐精戲報	77	灤陽消夏錄六	
26	狐不爲崇	78	灤陽消夏錄六	
27	應舉之狐	83	灤陽消夏錄六	
28	狐嘲道士	88	如是我聞一	
29	狐遺方	90	如是我聞一	
30	狐教子弟	90	如是我聞一	
31	惡作劇	90	如是我聞一	
32	狐能報德慮遠	96	如是我聞一	
33	自取其侮	97	如是我聞一	
34	繩還繩	98	如是我聞一	
35	塾師勸狐	99	如是我聞一	
36	老狐自獻	99	如是我聞一	
37	黑狐說因果	101	如是我聞一	
38	狐哀女奴	102	如是我聞一	
39	雅狐康默	107	如是我聞二	
40	抱子擲錢	109	如是我聞二	
41	此狐不俗	115	如是我聞二	
42	被創之狐	115	如是我聞二	
43	兩狐	116	如是我聞二	
44	甲與乙	117	如是我聞二	天狐
45	畫像顯靈	123	如是我聞三	
46	淫狐	125	如是我聞三	
47	狐之鬼	125	如是我聞三	
48	劉果實	126	如是我聞三	
49	邵氏子	127	如是我聞三	狐女
50	漁色之狐	129	如是我聞三	
51	隔世之報	129	如是我聞三	
52	狐生子	131	如是我聞三	
53	腹負將軍	131	如是我聞三	狐女
54	狐寫字	135	如是我聞三	
55	東光某狐	135	如是我聞三	
56	借名斂財	136	如是我聞三	
57	狐諷人	136	如是我聞三	
58	聰明之狐	141	如是我聞四	
59	蔡某	142	如是我聞四	狐仙
60	二塾師	144	如是我聞四	狐仙
61	老儒罵狐	147	如是我聞四	

62	人偽裝狐	149	如是我聞四	假狐
63	韓某	149	如是我聞四	狐女
64	狐言	151	如是我聞四	
65	講理之狐	157	如是我聞四	
66	狐帽	159	如是我聞四	
67	狐女	163	槐西雜誌一	
68	狐鬼	168	槐西雜誌一	
69	少華山狐精	169	槐西雜誌一	
70	狐媚非情	169	槐西雜誌一	狐女
71	謹飭之狐	177	槐西雜誌一	
72	狐評道士	181	槐西雜誌一	
73	文士書冊	183	槐西雜誌二	
74	狐女人心	184	槐西雜誌二	
75	狐女養狐	184	槐西雜誌二	
76	紀生	189	槐西雜誌二	
77	狐女報復	189	槐西雜誌二	
78	妖魅知邪正	190	槐西雜誌二	
79	狐妾	190	槐西雜誌二	
80	煉氣先煉心	194	槐西雜誌二	
81	書生拒狐	195	槐西雜誌二	
82	君子無妖	198	槐西雜誌二	
83	禍不虛生	199	槐西雜誌二	
84	術不足勝	201	槐西雜誌二	
85	柳某負心	203	槐西雜誌二	
86	天狐	205	槐西雜誌二	
87	應酬不可廢	208	槐西雜誌三	
88	鳳凰店狐	208	槐西雜誌三	
89	雙幻	208	槐西雜誌三	
90	狐懲學生	209	槐西雜誌三	
91	狐懼正直	209	槐西雜誌三	
92	狐招贅	212	槐西雜誌三	
93	樹後語聲	215	槐西雜誌三	
94	狐媚妓	216	槐西雜誌三	
95	狐友懲妓	217	槐西雜誌三	
96	偽狐女	217	槐西雜誌三	
97	王德庵	219	槐西雜誌三	
98	癡兒厚道	220	槐西雜誌三	狐女

99	熏狐人	228	槐西雜誌四	
100	葫蘆狐女	235	槐西雜誌四	
101	狐狀	240	槐西雜誌四	
102	前生債	240	槐西雜誌四	
103	紙錢	243	槐西雜誌四	
104	瓜子店火災	243	槐西雜誌四	
105	姜挺	246	槐西雜誌四	狐報恩
106	程家少女	248	槐西雜誌四	
107	南皮狐女	249	槐西雜誌四	
108	狐愛書	259	姑妄聽之一	
109	狐狸怕狐狸	261	姑妄聽之一	
110	群狐盜金丹	265	姑妄聽之一	
111	清修之狐	266	姑妄聽之一	
112	狐狸打牌	267	姑妄聽之一	
113	狐媚老翁	272	姑妄聽之二	
114	少年不受妖誘	272	姑妄聽之二	
115	狐能克己讓人	273	姑妄聽之二	
116	狐戲奸商	273	姑妄聽之二	狐女
117	習儒之狐	274	姑妄聽之二	
118	道士之徒敗事	275	姑妄聽之二	
119	狐避雷擊	276	姑妄聽之二	
120	狐媚村女	276	姑妄聽之二	
121	殺狐遭報復	281	姑妄聽之二	
122	狐誅狐	281	姑妄聽之二	
123	狐教友人之子	283	姑妄聽之二	
124	奪舍換形	285	姑妄聽之二	
125	狐女贅婿	288	姑妄聽之二	
126	狐罰少年	289	姑妄聽之二	
127	狐女供養公婆	289	姑妄聽之三	
128	王洪生家狐	293	姑妄聽之三	
129	狐婢綠雲	293	姑妄聽之三	
130	公狐母狐分護男女	293	姑妄聽之三	
131	知禮之狐	294	姑妄聽之三	
132	羅生招狐妾	296	姑妄聽之三	
133	狐戲獵人	300	姑妄聽之三	
134	狐驅鬼	309	姑妄聽之四	
135	狐妾自辯	310	姑妄聽之四	

136	狐狸打報不平	316	姑妄聽之四	
137	狐狸爲女奴辯冤	317	姑妄聽之四	
138	挑逗狐妻遭報復	321	姑妄聽之四	
139	郝瓊	322	姑妄聽之四	
140	王飛腿	325	姑妄聽之四	
141	狐狸報復	325	姑妄聽之四	
142	狐狸教誨賭徒	327	姑妄聽之四	
143	妖狐報復	332	灤陽續錄一	
144	老狐爭風吃醋	336	灤陽續錄一	
145	好色身亡	343	灤陽續錄二	狐女
146	貪婪致死	345	灤陽續錄二	
147	翰林院狐女	349	灤陽續錄二	
148	士人與狐女	352	灤陽續錄三	
149	刻薄待人	353	灤陽續錄三	狐女
150	狐女求畫	355	灤陽續錄三	
151	少年好事	356	灤陽續錄三	
152	宴請狐狸	360	灤陽續錄三	
153	狐狸戲弄人	364	灤陽續錄四	
154	以狐招狐	366	灤陽續錄四	
155	安生	373	灤陽續錄五	狐女
156	狐女賞花	379	灤陽續錄五	
157	蕭得祿	380	灤陽續錄五	
158	善畫之狐	382	灤陽續錄六	
159	墳院狐女	384	灤陽續錄六	
160	朱子青	389	灤陽續錄六	
161	朱五嫂	159	如是我聞四	
162	范鴻禧	159	如是我聞四	
163	劉哲	246	槐西雜誌四	狐女
164	狐家婢	378	灤陽續錄五	
165	天狐	374	灤陽續錄五	

人

1.道學家、學者、腐儒、讀書人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夢贈詩扇	5	灤陽消夏錄一	學者
2	塾師棄館	8	灤陽消夏錄一	道學家
3	羅洋山人詩	12	灤陽消夏錄一	教諭
4	夢作一聯	12	灤陽消夏錄一	學者

5	嘲俗儒	18	灤陽消夏錄二	腐儒
6	因果	18	灤陽消夏錄二	學者
7	夢中作詩	22	灤陽消夏錄二	讀書人
8	韓生	23	灤陽消夏錄二	腐儒
9	錢化群蜂	27	灤陽消夏錄二	腐儒
10	智怯魏忠賢	28	灤陽消夏錄二	學者
11	真魅	30	灤陽消夏錄三	老儒
12	泥古者	36	灤陽消夏錄三	腐儒
13	暫入輪回	47	灤陽消夏錄四	學者
14	詩讖	50	灤陽消夏錄四	學者
15	叱道學	51	灤陽消夏錄四	腐儒
16	俗氣逼人	53	灤陽消夏錄四	俗儒
17	負心當得報	55	灤陽消夏錄四	士人
18	巧發奸謀	56	灤陽消夏錄四	道學家
19	耆儒詞窮	57	灤陽消夏錄四	老儒
20	窮達有命	65	灤陽消夏錄五	清寒士子
21	文儀班中人	80	灤陽消夏錄六	學者
22	讀書應知理	81	灤陽消夏錄六	讀書人
23	董天士	82	灤陽消夏錄六	秀才
24	魔術	85	灤陽消夏錄六	讀書人
25	戶部郎中	85	灤陽消夏錄六	學者
26	祈夢得詩	85	灤陽消夏錄六	舉人
27	施捨之爭	89	如是我聞一	道學家
28	竊玉璜	97	如是我聞一	士人
29	某太學生	98	如是我聞一	太學生
30	一言識偽	102	如是我聞一	窮讀書人變乞丐
31	咎由自取	102	如是我聞一	書生
32	篤信程朱	113	如是我聞二	講學家
33	蕭客好古	114	如是我聞二	士人
34	誤人子弟	136	如是我聞三	書生
35	老儒	145	如是我聞四	老儒
36	子不語怪	147	如是我聞四	腐儒
37	某孝廉	148	如是我聞四	
38	諸儒之誤	152	如是我聞四	讀書人
39	申詡	166	槐西雜誌一	舉人
40	含糊書生	208	槐西雜誌三	讀書人
41	填詞姻緣	222	槐西雜誌三	舉人

42	苦樂無定程	224	槐西雜誌三	貢生
43	漁洋山人畫扇	225	槐西雜誌三	讀書人
44	理學過分	230	槐西雜誌四	儒生
45	朱子論無鬼	231	槐西雜誌四	理學家
46	真道學先生	245	槐西雜誌四	真道學
47	文人好名	254	姑妄聽之一	
48	狡黠舞文之報	262	姑妄聽之一	老儒
49	夢見他人之詩	271	姑妄聽之二	舉人
50	沉河之石	274	姑妄聽之二	講道學
51	假道學出醜	281	姑妄聽之二	道學先生
52	張石鄰	299	姑妄聽之三	讀書人
53	呂留良	318	姑妄聽之四	儒學家
54	高冠瀛	323	姑妄聽之四	讀書人
55	迂腐僕人	326	姑妄聽之四	假道學
56	書癡	356	灤陽續錄三	迂儒
57	解夢	359	灤陽續錄三	秀才
58	詩人與學者	363	灤陽續錄四	讀書人
59	男女有情非悖禮	371	灤陽續錄五	腐儒
60	小人之謀	377	灤陽續錄五	書生
61	酒有別腸	383	灤陽續錄六	讀書人
62	死而復生	140	如是我聞三	老儒
63	李玉典言	65	灤陽消夏錄五	讀書人

2.出家人、道士、術士、扶乩、占卜、風水師

標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無雲和尚	7	灤陽消夏錄一	和尚
2	搬運術	11	灤陽消夏錄一	術士
3	呂道士	12	灤陽消夏錄一	道士
4	隱惡	13	灤陽消夏錄一	和尚
5	兩術士	14	灤陽消夏錄一	術士
6	幻術	14	灤陽消夏錄一	和尚
7	渡江僧	15	灤陽消夏錄一	和尚
8	命相之謎	17	灤陽消夏錄二	術士
9	扶乩問壽	18	灤陽消夏錄二	扶乩
10	降壇詩	22	灤陽消夏錄二	扶乩
11	土神祠道士	28	灤陽消夏錄二	道士
12	齋僧	31	灤陽消夏錄三	和尚
13	破寺僧	33	灤陽消夏錄三	和尚

14	老僧說法	33	灤陽消夏錄三	和尚
15	戒狂生	45	灤陽消夏錄四	扶乩
16	說扶乩	45	灤陽消夏錄四	扶乩
17	江西術士	49	灤陽消夏錄四	術士
18	五台僧	57	灤陽消夏錄四	和尚
19	鬼訟	61	灤陽消夏錄五	扶乩
20	河工某官	64	灤陽消夏錄五	扶乩
21	扶乩作書畫	68	灤陽消夏錄五	扶乩
22	疑案	70	灤陽消夏錄五	和尚、道士
23	老僧入冥	73	灤陽消夏錄六	和尚
24	粵東異僧	75	灤陽消夏錄六	和尚
25	巧對	77	灤陽消夏錄六	扶乩
26	夙世冤愆	77	灤陽消夏錄六	道士
27	黃教和紅教	78	灤陽消夏錄六	喇嘛教
28	孫公降壇詩	87	如是我聞一	扶乩
29	盜句	95	如是我聞一	扶乩
30	謔狂生	98	如是我聞一	扶乩
31	夢中夢	101	如是我聞一	和尚
32	游士排場	103	如是我聞一	道士
33	報冤	107	如是我聞二	扶乩
34	孤松庵	108	如是我聞二	和尚
35	六壬占卜	110	如是我聞二	占卜
36	乩仙論醫	112	如是我聞二	扶乩
37	削減官祿	117	如是我聞二	扶乩
38	相術	121	如是我聞二	風水師
39	神仙感遇	133	如是我聞三	和尚
40	煉丹術	133	如是我聞三	扶乩
41	《西遊記》作者	134	如是我聞三	扶乩
42	龐斗樞言	136	如是我聞三	道士
43	圓光術	138	如是我聞三	扶乩
44	心動生魔	140	如是我聞三	和尚
45	曠達是牢騷	145	如是我聞四	扶乩
46	持齋	149	如是我聞四	行腳僧
47	乩仙詩	156	如是我聞四	扶乩
48	偽聖偽賢	158	如是我聞四	和尚
49	真山民	163	槐西雜誌一	扶乩
50	劫數	165	槐西雜誌一	和尚

51	鈍鬼	166	槐西雜誌一	乩仙
52	扶乩不可信	170	槐西雜誌一	扶乩
53	鬥鬼	178	槐西雜誌一	和尚
54	仙人護短	199	槐西雜誌二	乩仙
55	劉石渠	200	槐西雜誌二	術士
56	閨閣解冤咒	213	槐西雜誌三	尼姑
57	護法神	216	槐西雜誌三	僧人
58	滄州游方尼	220	槐西雜誌三	尼姑
59	道士藥方	232	槐西雜誌四	道士
60	老僧談私訪	234	槐西雜誌四	和尚
61	詩魂狡獪	235	槐西雜誌四	扶乩
62	道士恃術失勢	236	槐西雜誌四	道士
63	乘機作巧計	236	槐西雜誌四	僧人
64	康師	243	槐西雜誌四	僧人
65	扶乩判詞	245	槐西雜誌四	扶乩
67	真仙	247	槐西雜誌四	扶乩
68	李名璇占卜	248	槐西雜誌四	占卜
69	道士魔術	251	姑妄聽之一	道士
70	卜者先知	252	姑妄聽之一	占卜
71	乩仙詩	254	姑妄聽之一	乩仙
72	魔女誘僧	260	姑妄聽之一	僧人
73	乩仙論棋	260	姑妄聽之一	乩仙
74	攝屍術	268	姑妄聽之一	妖術
75	妖道誘騙	269	姑妄聽之一	道士
76	道士抑鬱	277	姑妄聽之二	道士
77	真道士	292	姑妄聽之三	道士
78	蠱人有福	301	姑妄聽之三	扶乩
79	以佛賣藥	301	姑妄聽之三	和尚
80	道士縱論天地日月	302	姑妄聽之三	道士
81	乩仙二詩	304	姑妄聽之三	乩仙
82	多情乩仙	318	姑妄聽之四	乩仙
83	揣骨相術	330	灤陽續錄一	相士
84	巡視台灣	338	灤陽續錄一	扶乩
85	弄巧成拙	346	灤陽續錄二	算命師
86	扶乩騙人	354	灤陽續錄三	扶乩
87	和尚勸屠人	358	灤陽續錄三	和尚
88	神人預告	360	灤陽續錄三	道士

89	扶乩問壽	366	灤陽續錄四	扶乩
90	道士采精血	367	灤陽續錄四	道士
91	尼姑	369	灤陽續錄四	尼姑
92	荒寺高僧	378	灤陽續錄五	僧人
93	槐鎮僧	380	灤陽續錄五	僧人
94	棋道士	383	灤陽續錄六	道士
95	賣藥道士	42	灤陽消夏錄三	道士

3.老百姓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雷擊	7	灤陽消夏錄一	
2	何必如此	11	灤陽消夏錄一	
3	村童吟詩	11	灤陽消夏錄一	村童
4	傷醫	13	灤陽消夏錄一	醫生
5	周某	22	灤陽消夏錄二	因果報應（菜人）
6	大月	23	灤陽消夏錄二	
7	某生	25	灤陽消夏錄二	
8	破屋獨存	27	灤陽消夏錄二	守寡媳婦
9	幹僕辯	32	灤陽消夏錄三	僕人
10	依樣葫蘆	32	灤陽消夏錄三	外遇
11	墮井不死	40	灤陽消夏錄三	瞎子
12	甲乙丙	41	灤陽消夏錄三	
13	雷擊李善人	43	灤陽消夏錄三	
14	舟子渡驕夫	44	灤陽消夏錄三	
15	雷擊毒母者	48	灤陽消夏錄四	
16	夙孽	53	灤陽消夏錄四	報應
17	天道好還	57	灤陽消夏錄四	
18	張福	61	灤陽消夏錄五	
19	改行從善	64	灤陽消夏錄五	
20	埋骨得路	84	灤陽消夏錄六	
21	養與教	94	如是我聞一	
22	獻縣近事	104	如是我聞一	
23	以情解冤	106	如是我聞二	
24	赤城山老翁	111	如是我聞二	老翁
25	新婚對縊	115	如是我聞二	
26	李老人	121	如是我聞二	半仙
27	夢與真	124	如是我聞三	優伶
28	破鏡重圓	126	如是我聞三	

29	紀昌	132	如是我聞三	僕人
30	兩世夫婦	138	如是我聞三	
31	造物更巧	153	如是我聞四	善訟者
32	慎交友	155	如是我聞四	
33	某乙	155	如是我聞四	
34	生死夫妻	158	如是我聞四	
35	反間計	158	如是我聞四	互相陷害
36	滴血驗親	163	槐西雜誌一	
37	溺屍握粟	165	槐西雜誌一	
38	老叟落水	170	槐西雜誌一	因果報應
39	陰謀害己	172	槐西雜誌一	
40	養瞽院	174	槐西雜誌一	盲人
41	天償孝心	175	槐西雜誌一	
42	殺虎	176	槐西雜誌一	善殺虎者
43	楊生	179	槐西雜誌一	
44	寧遜公	183	槐西雜誌二	貪小便宜
45	變童醒悟	184	槐西雜誌二	變童
46	性癖	185	槐西雜誌二	人獸交
47	張一科	185	槐西雜誌二	
48	張子儀	190	槐西雜誌二	
49	放生咒	192	槐西雜誌二	善打鳥
50	變童	193	槐西雜誌二	變童
51	弈棋	196	槐西雜誌二	
52	李鷺汀	200	槐西雜誌二	
53	婚約	200	槐西雜誌二	
54	木匠婚姻	201	槐西雜誌二	木匠
55	少男少女案	202	槐西雜誌二	
56	僮戲	202	槐西雜誌二	僮僕
57	宋遇	205	槐西雜誌三	
58	木石人	206	槐西雜誌三	像木石的人
59	崔崇岍	207	槐西雜誌三	
60	心疾	207	槐西雜誌三	
61	奸嫂招禍	211	槐西雜誌三	
62	額上秘戲圖	216	槐西雜誌三	
63	恩怨不可抵	219	槐西雜誌三	富家子
64	憤激爲厲	236	槐西雜誌四	
65	河豚	239	槐西雜誌四	愛吃河豚

66	偷喝銀汁	245	槐西雜誌四	
67	繼承爲爭家產	247	槐西雜誌四	
68	三寶與四寶	253	姑妄聽之一	
69	李生夫妻	264	姑妄聽之一	
70	一妾兩嫁	269	姑妄聽之一	
71	惡僕轉生爲蟹	269	姑妄聽之一	
72	魂魄離形	270	姑妄聽之一	離魂
73	變雞生蛋還債	271	姑妄聽之二	
74	賣假藥盡孝	271	姑妄聽之二	孝子
75	七婿同死	276	姑妄聽之二	
76	嫉惡太甚之報	278	姑妄聽之二	
77	僕誣主人遭報應	278	姑妄聽之二	雇工
78	拉花	279	姑妄聽之二	男扮女裝之人
79	詐死而冒他人姓名	280	姑妄聽之二	
80	互不相下	299	姑妄聽之三	
81	爭認祖先墓地	300	姑妄聽之三	
82	原心與誅心之法	304	姑妄聽之三	變童
83	京城人的狡詐	307	姑妄聽之三	
84	疑案二則	315	姑妄聽之四	
85	瞎子報仇	317	姑妄聽之四	瞎子
86	潘班	320	姑妄聽之四	
87	木商	322	姑妄聽之四	木商
88	烈火不燒孝子家	324	姑妄聽之四	孝子
89	捐金得孫	327	姑妄聽之四	
90	艾孝子	327	姑妄聽之四	孝子
91	一胎產三男	328	姑妄聽之四	辯妖孽說
92	陳鶴齡分家	324	灤陽續錄一	善人
93	三槐發狂	344	灤陽續錄二	報應
94	狡黠僕役	345	灤陽續錄二	僕人
95	賣妻	352	灤陽續錄三	
96	世態炎涼	356	灤陽續錄三	
97	癡人施祥	362	灤陽續錄四	老僕
98	蓄妾	368	灤陽續錄四	富豪
99	山西商人	371	灤陽續錄五	商人
100	孝子殺人	376	灤陽續錄五	孝子
101	張鳴鳳	385	灤陽續錄六	
102	胡牧亭	386	灤陽續錄六	

103	里胥宋某	115	如是我聞二	變童
104	父財子敗	345	灤陽續錄二	
105	丁一士	369	灤陽續錄四	大力士
106	飛車劉八	175	槐西雜誌一	

4.壞人無賴、強盜、小偷、惡少……

標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呂四遭報應	5	灤陽消夏錄一	無賴
2	胡維華	14	灤陽消夏錄一	亂賊
3	齊大	40	灤陽消夏錄三	強盜
4	盜遇牛	46	灤陽消夏錄四	強盜
5	王禿子	50	灤陽消夏錄四	流氓
6	偽裝煞神	67	灤陽消夏錄五	盜賊
7	果報之速	68	灤陽消夏錄六	盜賊
8	齊舜庭就擒	68	灤陽消夏錄六	強盜
9	盜賊與呼聲	92	如是我聞一	盜賊
10	雷震李十	107	如是我聞二	盜賊
11	劇盜之技	116	如是我聞二	盜賊
12	奇門法	116	如是我聞二	小偷
13	盜亦有道	127	如是我聞三	強盜
14	一善之報	133	如是我聞三	盜
15	俠盜	145	如是我聞四	盜
16	焰口經	155	如是我聞四	盜
17	樊長	159	如是我聞四	盜
18	善惡相抵	259	姑妄聽之一	惡人
19	凡事不應做過頭	264	姑妄聽之一	強盜
20	高斗擊盜得妻	264	姑妄聽之一	強盜
21	盜墓是報應	268	姑妄聽之一	盜墓
22	虐待婢女遭懲罰	297	姑妄聽之三	強盜
23	祖宗明智	326	姑妄聽之四	強盜
24	輕薄招侮	341	灤陽續錄二	輕薄少年
25	強盜割耳	355	灤陽續錄三	強盜
26	偷盜通姦	360	灤陽續錄四	強盜
27	常守福	365	灤陽續錄五	強盜
28	造物忌機巧	220	槐西雜誌三	狡猾的人
29	惡少改過	237	槐西雜誌四	惡少
30	盜酒受懲	268	姑妄聽之一	
31	輕佻受懲	275	姑妄聽之二	輕佻子

32	造謗得報應	275	姑妄聽之二	造謠
33	伏擊叛賊	331	灤陽續錄二	叛賊
34	深山劫盜	361	灤陽續錄四	
35	酒杯爆裂	167	槐西雜誌一	浪蕩青年

5.女人、作者本身、官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善詈	13	灤陽消夏錄一	女人
2	西行讖	13	灤陽消夏錄一	作者
3	蓄志報復	14	灤陽消夏錄一	女人
4	烏魯木齊二事	15	灤陽消夏錄一	作者
5	陽宅與凶宅	15	灤陽消夏錄一	作者
6	易位	17	灤陽消夏錄二	女人
7	妾再嫁	20	灤陽消夏錄二	女人
8	農家少婦	22	灤陽消夏錄二	女人
9	科名有命	25	灤陽消夏錄二	作者
10	荔姐	32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11	賣面婦	34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12	烏魯木齊	34	灤陽消夏錄三	作者
13	巴拉	34	灤陽消夏錄三	官
14	郭六	35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15	死不解怨	35	灤陽消夏錄三	官
16	某公多事	36	灤陽消夏錄三	官
17	孟村一女	36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18	魏忠賢之傳說	37	灤陽消夏錄三	官
19	孟夫人	39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20	死生有命	42	灤陽消夏錄三	官
21	繡鸞	44	灤陽消夏錄三	女人
22	捐金拒色	46	灤陽消夏錄四	官
23	縣令明察	47	灤陽消夏錄四	官
24	姑虐婦死	53	灤陽消夏錄四	女人
25	廖姥	54	灤陽消夏錄四	女人
26	戒臆斷	55	灤陽消夏錄四	作者
27	女巫郝媪	56	灤陽消夏錄四	女人
28	不忘舊情	57	灤陽消夏錄四	女人
29	兩妻爭座	57	灤陽消夏錄四	女人
30	代死爲神	64	灤陽消夏錄五	女人
31	妓書絕句	68	灤陽消夏錄五	女人

32	悍婦	68	灤陽消夏錄五	女人
33	第三女之死	68	灤陽消夏錄五	女人
34	正直聰明之神	72	灤陽消夏錄五	女人
35	暮年生子	73	灤陽消夏錄五	官
36	陳太夫人	80	灤陽消夏錄六	女人
37	著書當存風化	81	灤陽消夏錄六	作者
38	醜婦失節	84	灤陽消夏錄六	女人
39	簽示試題	85	灤陽消夏錄六	作者
40	烈婦鳴冤	87	如是我聞一	女人
41	善妒之婦	90	如是我聞一	女人
42	拆字	91	如是我聞一	作者
43	案例種種	93	如是我聞一	官
44	繼妻受杖	93	如是我聞一	女人
45	達觀	94	如是我聞一	作者
46	陰譴	94	如是我聞一	女人
47	縊後顯影	94	如是我聞一	女人
48	臨終遺言	97	如是我聞一	作者
49	點穴	98	如是我聞一	作者
50	選人獵豔	100	如是我聞一	女人
51	選人舉債	103	如是我聞一	官
52	罷官縣令	104	如是我聞一	官
53	長隨	104	如是我聞一	官
54	丐婦盡孝	106	如是我聞二	女人
55	汲水女子	108	如是我聞二	女人
56	巧應	111	如是我聞二	作者
57	奇節異烈之女	114	如是我聞二	女人
58	某醫生	114	如是我聞二	女人
59	治獄宜戒	114	如是我聞二	官
60	申鐵蟾	119	如是我聞二	官
61	彭杞之女	121	如是我聞二	女人
62	熟慮其後	122	如是我聞二	官
63	再生	124	如是我聞三	官
64	詩讖	126	如是我聞三	作者
65	姚安公言	127	如是我聞三	作者
66	民女呼天	128	如是我聞三	女人
67	任子田	129	如是我聞三	官
68	某翰林	129	如是我聞三	官

69	《蘭亭》逸事	130	如是我聞三	作者
70	前愚後智	130	如是我聞三	官現世報
71	李福之婦	132	如是我聞三	女人
72	佛法懺悔	132	如是我聞三	官
73	燒海	133	如是我聞三	作者
74	嗜食雞	134	如是我聞三	女人
75	鬻割之苦	137	如是我聞三	女人
76	虐婢之報	138	如是我聞三	女人
77	巴彥弼	142	如是我聞四	官
78	董文恪言	143	如是我聞四	官
79	伊實	144	如是我聞四	官
80	《佐治藥言》六則	146	如是我聞四	官
81	亡母戀子	148	如是我聞四	官
82	梁欽	149	如是我聞四	官
83	三百錢	150	如是我聞四	官
84	某參將	150	如是我聞四	官
85	某媪	150	如是我聞四	女人
86	替死	151	如是我聞四	官
87	難斷之獄	154	如是我聞四	官
88	厚古	156	如是我聞四	作者
89	貧婦請旌	161	槐西雜誌一	女人
90	私祭	164	槐西雜誌一	女人妾
91	自制	165	槐西雜誌一	節婦
92	偶感異氣	168	槐西雜誌一	作者
93	不負心	174	槐西雜誌一	作者
94	先兆	174	槐西雜誌一	作者
95	椒樹	180	槐西雜誌一	女人
96	旅舍詩	180	槐西雜誌一	作者
97	劉燻母	182	槐西雜誌一	女人
98	李芳樹刺血詩	185	槐西雜誌二	作者
99	自識聯語	186	槐西雜誌二	官
100	侍姬沈氏	186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01	宋學妄傳	187	槐西雜誌二	作者
102	墮樓姬	188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03	侍郎夫人	191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04	骰子咒	191	槐西雜誌二	作者
105	棄兒救姑	193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06	相地	195	槐西雜誌二	作者
107	西洋學問	196	槐西雜誌二	作者
108	縊鬼拒代	197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09	修善非佞佛	198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10	農婦	203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11	郭姬	203	槐西雜誌二	女人
112	推命用時	204	槐西雜誌二	作者
113	太湖漁女	206	槐西雜誌三	女人
114	大旋風	214	槐西雜誌三	作者
115	王謹	216	槐西雜誌三	官
116	沈淑孫	221	槐西雜誌三	女人
117	媳婦趙氏	224	槐西雜誌三	女人
118	報應快	220	槐西雜誌三	女人
119	夢	226	槐西雜誌三	作者
120	囊家	227	槐西雜誌三	作者
121	袁守侗	231	槐西雜誌四	官
122	婢女離魂	244	槐西雜誌四	女人
123	小李陵	247	槐西雜誌四	兵官
124	倪媪	250	槐西雜誌四	女人
125	女子貪利失身	254	姑妄聽之一	女人
126	吏役忘恩負義	259	姑妄聽之一	官
127	小妾巧計逃生	261	姑妄聽之一	女人
128	節孝女子	263	姑妄聽之一	女人
129	貪橫州官	270	姑妄聽之一	官
130	佚名女子詩詞	277	姑妄聽之二	女人
131	預卜重病者生死	279	姑妄聽之二	作者
132	潘南田畫	282	姑妄聽之二	作者
133	馬節婦	286	姑妄聽之二	女人
134	誤傳仙詩	287	姑妄聽之二	作者
135	一女同時作兩人妾	288	姑妄聽之二	女人
136	姊妹同作一人妾	288	姑妄聽之二	女人
137	顧德懋斷冥獄	290	姑妄聽之三	官
138	琢玉之術	297	姑妄聽之三	作者
139	飲茉莉根詐死	298	姑妄聽之三	女人
140	移皮療傷	303	姑妄聽之三	官
141	伍公詩	305	姑妄聽之三	官
142	李氏裝鬼免禍	305	姑妄聽之三	女人

143	婢女放火擒盜	305	姑妄聽之三	女人
144	女不如媳	308	姑妄聽之三	女人
145	老乳母智諷女主人	308	姑妄聽之三	女人
146	妾智擒盜	309	姑妄聽之四	女人
147	長姐	310	姑妄聽之四	女人
148	妓女智賑災民	310	姑妄聽之四	女人
149	村婦智鬥奸吏	312	姑妄聽之四	女人
150	幕僚四救四不救	319	姑妄聽之四	官
151	平姐	326	姑妄聽之四	女人
152	是非難斷	332	灤陽續錄一	女人
153	詩露真情	336	灤陽續錄一	官
154	詩讖	339	灤陽續錄一	女人
155	寬以待人	339	灤陽續錄一	作者
156	赫爾喜	342	灤陽續錄二	官
157	婢女文鸞	346	灤陽續錄二	女人
158	房宮趣事	347	灤陽續錄二	官
159	輪回之說	350	灤陽續錄三	作者
160	烈婦打鬼	351	灤陽續錄三	女人
161	妓女勝妖	353	灤陽續錄三	女人
162	姪兒汝來	363	灤陽續錄四	作者
163	小人之心	363	灤陽續錄四	官
164	筆墨因緣	365	灤陽續錄四	作者
165	介野園先生	365	灤陽續錄四	官
166	烈婦自縊	367	灤陽續錄四	女人
167	三代婦女償債	373	灤陽續錄五	女人
168	董華妻	379	灤陽續錄五	女人
169	知縣司閻	387	灤陽續錄六	官
170	歸雁詩	387	灤陽續錄六	作者

動物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長生豬	4	灤陽消夏錄一	豬
2	小花犬	12	灤陽消夏錄一	狗
3	馬語	13	灤陽消夏錄一	馬
4	玉帶化白蛇	20	灤陽消夏錄二	蛇
5	牛產麟	21	灤陽消夏錄二	牛
6	雉與蛇	25	灤陽消夏錄二	雉、蛇
7	戈壁大蝎虎	30	灤陽消夏錄三	虎

8	關帝祠馬	30	灤陽消夏錄三	馬
9	巴蠟蟲	51	灤陽消夏錄四	蟲
10	戒殺生	55	灤陽消夏錄四	貓
11	蛇齧心	56	灤陽消夏錄四	蛇
12	許方屠驢	57	灤陽消夏錄四	驢
13	犬毀婦容	61	灤陽消夏錄五	狗
14	驢語	66	灤陽消夏錄五	驢
15	義犬四兒	69	灤陽消夏錄五	狗
16	羊報冤	70	灤陽消夏錄五	羊
17	牛怪	70	灤陽消夏錄五	牛
18	鯨寶	72	灤陽消夏錄五	鯨
19	二牛鬥盜	77	灤陽消夏錄六	牛
20	黑驢啖人	84	灤陽消夏錄六	驢
21	鄰叟滑稽	96	如是我聞一	牛
22	衰氣所召	96	如是我聞一	豬、兔
23	兔鬼報冤	100	如是我聞一	兔
24	老猴學書	105	如是我聞一	猴
25	銃擊影	108	如是我聞二	虎
26	忠犬	123	如是我聞三	狗
27	驢之報	125	如是我聞三	驢
28	任玉	126	如是我聞三	牛
29	李清時	135	如是我聞三	蝙蝠
30	夙冤	137	如是我聞三	牛、狗
31	義犬	143	如是我聞四	狗
32	烏鴉報警	143	如是我聞四	烏鴉
33	牛禍	144	如是我聞四	牛
34	戒殺牛	145	如是我聞四	牛
35	百獸之王	156	如是我聞四	獅子
36	神蟒	164	槐西雜誌一	蛇
37	鼠穴	165	槐西雜誌一	鼠
38	修德治本	167	槐西雜誌一	羊
39	積柴	175	槐西雜誌一	蛇
40	枕中蜂	177	槐西雜誌一	蜂
41	怪鳥	178	槐西雜誌一	鳥
42	雞卵夜光	179	槐西雜誌一	雞蛋
43	牛驚	180	槐西雜誌一	牛
44	烏魯木齊野畜	195	槐西雜誌二	牛、豬

45	虎語	198	槐西雜誌二	虎
46	雙頭鵝	209	槐西雜誌三	鵝
47	蛟龍野合	218	槐西雜誌三	蛟龍
48	貓	222	槐西雜誌三	貓
49	牛報復	227	槐西雜誌三	牛
50	狼子野心	241	槐西雜誌四	狼
51	猴妖	241	槐西雜誌四	猴
52	物價好尚	256	姑妄聽之一	魚、鵝、鼠、熊、鹿
53	蘭蟲	256	姑妄聽之一	蟲
54	虎陷山洞	258	姑妄聽之一	虎
55	水上羊頭	267	姑妄聽之一	羊
56	女子變狼	270	姑妄聽之一	狼
57	雄雞卵	271	姑妄聽之二	雞蛋
58	雞報恩	300	姑妄聽之三	雞
59	啄木鳥的神通	305	姑妄聽之三	啄木鳥
60	虎變美女	305	姑妄聽之三	虎
61	動物報仇	321	姑妄聽之四	蛇
62	虎化石	322	姑妄聽之四	虎
63	蠅作崇	324	姑妄聽之四	蠅
64	晴天見龍	331	灤陽續錄一	龍
65	小溪巨蚌	332	灤陽續錄一	蚌
66	巨蛇吞羊	338	灤陽續錄一	蛇
67	《拙鵲亭記》	347	灤陽續錄二	鵲
68	屠人作豬	359	灤陽續錄三	豬
69	牛馬有人心	362	灤陽續錄六	牛、馬
70	牛犢復仇	363	灤陽續錄六	牛
71	鐵蟲冰蠶	364	灤陽續錄六	鐵蟲、冰蠶

妖怪、怪物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白岩寓言	8	灤陽消夏錄一	妖精
2	台灣驛使	9	灤陽消夏錄一	
3	反常	19	灤陽消夏錄二	玉馬變妖
4	方桂	24	灤陽消夏錄二	怪物
5	紅柳娃	37	灤陽消夏錄三	小人
6	紅衣女子	54	灤陽消夏錄四	妖怪
7	泥孩	67	灤陽消夏錄五	怪物
8	木工制木妖	72	灤陽消夏錄五	木妖

9	闊面巨人	73	灤陽消夏錄六	巨人
10	南皮許南金	76	灤陽消夏錄六	怪物
11	妖由人興	79	灤陽消夏錄六	
12	筆捧樓山魑	80	灤陽消夏錄六	山魑
13	馮道墓妖	81	灤陽消夏錄六	石馬
14	旱魃	88	如是我聞一	怪物
15	敝帚精	100	如是我聞一	妖精
16	妖由人興	101	如是我聞一	
17	海夜叉	108	如是我聞二	夜叉
18	牙像作崇	115	如是我聞二	怪物
19	魍魎	118	如是我聞二	巨人
20	鼓妖	118	如是我聞二	妖怪
21	杏精	118	如是我聞二	妖怪
22	崔莊舊宅精怪	119	如是我聞二	妖怪
23	銀船爲怪	138	如是我聞三	怪物
24	屍變	157	如是我聞四	殭屍
25	妖由人興	170	槐西雜誌一	
26	僧殲山魑	175	槐西雜誌一	山魑
27	老翁遠行	177	槐西雜誌一	妖怪
28	李秀	178	槐西雜誌一	妖戲人
29	畫猿	198	槐西雜誌二	
30	蛇妖幻形	198	槐西雜誌二	蛇妖
31	畫妖	204	槐西雜誌二	
32	妖物畏火器	212	槐西雜誌三	
33	飛天夜叉	213	槐西雜誌三	夜叉
34	周二姐	217	槐西雜誌三	妖怪
35	甕怪	218	槐西雜誌三	妖怪
36	秘戲作崇	234	槐西雜誌四	裸體人像
37	木人鎮魔	236	槐西雜誌四	木頭人
38	見回煞	239	槐西雜誌四	妖怪
39	孝悌通神	240	槐西雜誌四	妖精
40	偉丈夫	243	槐西雜誌四	妖怪
41	肖形能化	245	槐西雜誌四	木人
42	西藏野人	252	姑妄聽之一	怪物
43	木偶成精	259	姑妄聽之一	妖怪
44	盧泰舅氏	280	姑妄聽之二	妖戲人
45	李印與滿答爾	290	姑妄聽之三	怪物

46	妖怪揭穿巫師騙局	306	姑妄聽之三	
47	害人者不可信	307	姑妄聽之三	妖怪
48	山精	309	姑妄聽之四	
49	毛人	324	姑妄聽之四	怪物
50	有身無頭人	330	灤陽續錄一	怪物
51	心邪招妖	331	灤陽續錄一	
52	水怪作祟	336	灤陽續錄一	水中怪物
53	德行勝妖魅	339	灤陽續錄一	妖魅
54	侮人取禍	340	灤陽續錄二	小人
55	旅舍鬥妖	350	灤陽續錄三	妖怪
56	美人畫	374	灤陽續錄五	妖畫
57	博施爲福	378	灤陽續錄五	妖助人
58	破鐘	202	槐西雜誌二	

神仙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李公遇仙	6	灤陽消夏錄一	仙
2	經香閣	9	灤陽消夏錄一	仙
3	土神護妻	11	灤陽消夏錄一	神
4	嫁禍於神	11	灤陽消夏錄二	神
5	城隍懲醉奴	14	灤陽消夏錄二	神
6	土神之靈	14	灤陽消夏錄二	神
7	泥塑判官	15	灤陽消夏錄三	冥官
8	祈夢呂公祠	19	灤陽消夏錄三	神仙
9	臥虎山人	25	灤陽消夏錄三	仙
10	菩薩心腸	29	灤陽消夏錄三	神
11	神仙遊戲	31	灤陽消夏錄四	神仙
12	守藏神語	44	灤陽消夏錄四	神仙
13	百工祀祖	44	灤陽消夏錄四	神
14	周將軍	62	灤陽消夏錄五	神
15	司祿神語	63	灤陽消夏錄五	神
16	第一奇事	70	灤陽消夏錄五	神
17	雷神	72	灤陽消夏錄五	神
18	江南崔寅	75	灤陽消夏錄六	神仙
19	青苗神	80	灤陽消夏錄六	神
20	王蘭洲懺悔	83	灤陽消夏錄六	神
21	欠債必還	86	灤陽消夏錄六	神
22	桐柏山神	99	如是我聞一	神

23	孝與淫	106	如是我聞二	神
24	凶煞示兆	109	如是我聞二	凶神
25	虎神	131	如是我聞三	虎神
26	糊突神祠	162	槐西雜誌一	狐突神
27	城隍馬伏	163	槐西雜誌一	城隍
28	治癰閉	172	槐西雜誌一	神
29	灶神	206	槐西雜誌三	
30	樹頂書聲	219	槐西雜誌三	仙
31	天女	228	槐西雜誌四	仙女
32	毒魚法	230	槐西雜誌四	神
33	地仙	242	槐西雜誌四	仙
34	情欲因緣	247	槐西雜誌四	仙
35	仙靈經過	257	姑妄聽之一	仙
36	騎蝶仙女	257	姑妄聽之一	仙
37	泥神懲奸	258	姑妄聽之一	神
38	烏魯木齊山路	267	姑妄聽之一	山神
39	神不能決	271	姑妄聽之二	
40	峰巔人家	282	姑妄聽之二	
41	二郎神廟	330	灤陽續錄一	神
42	雙塔峰仙蹤	335	灤陽續錄一	仙
43	西山詩跡	335	灤陽續錄一	
44	真假神仙	341	灤陽續錄二	
45	關帝顯靈	342	灤陽續錄二	
46	仙山靈境	344	灤陽續錄二	仙山
47	學仙練功	352	灤陽續錄三	
48	神靈施行教化	357	灤陽續錄三	
50	《如願小傳》	368	灤陽續錄四	仙女
51	自招災殃	120	如是我聞二	神

植物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古柏	12	灤陽消夏錄一	
2	老桑樹	15	灤陽消夏錄一	
3	老杏樹	16	灤陽消夏錄一	
4	雪蓮	37	灤陽消夏錄三	
5	木客論詩	41	灤陽消夏錄三	
6	瑞草不瑞	78	灤陽消夏錄六	

7	風氏園古松	93	如是我聞一	
8	瑞杏軒	96	如是我聞一	杏花
9	瑞兆	110	如是我聞二	花
10	禮部壽草	167	槐西雜誌一	
11	方竹	182	槐西雜誌一	竹子
12	樹精	210	槐西雜誌三	
13	萬年松	225	槐西雜誌三	
14	哈密瓜	256	姑妄聽之一	
15	藤花與青桐	258	姑妄聽之一	
16	蓮花秋放	333	灤陽續錄一	

物事建築、物品

編號	篇名	頁碼	出處	備註
1	硯銘	18	灤陽消暑錄二	硯
2	出土花女鞋	34	灤陽消暑錄三	女鞋
3	風穴	38	灤陽消暑錄三	
4	明器	65	灤陽消暑錄五	禮器
5	天雨與龍雨	68	灤陽消暑錄五	雨
6	吸毒石	71	灤陽消暑錄五	
7	巨筆吐焰	73	灤陽消暑錄五	
8	梵字大悲咒	78	灤陽消暑錄六	
9	故城現影	155	灤陽消暑錄六	
10	井水之疑	88	如是我聞一	
11	業鏡與心鏡	95	如是我聞一	
12	地水風火	110	如是我聞二	沙子
13	鑿井築城	110	如是我聞二	井
14	刀筆	111	如是我聞二	
15	黃金印	113	如是我聞二	
16	香玉	120	如是我聞二	
17	柴窯片磁	120	如是我聞二	
18	巴爾庫爾石碑	120	如是我聞二	
19	鬼火	132	如是我聞三	
20	奇硯	132	如是我聞三	
21	獻王墓	139	如是我聞三	墓
22	媚藥	151	如是我聞四	藥
23	古鏡	156	如是我聞四	
24	石中物象	162	槐西雜誌一	石頭
25	高鳳翰愛印	167	槐西雜誌一	印章

26	朱蠹	172	槐西雜誌一	
27	楊令公祠	187	槐西雜誌二	
28	避暑山莊細草	188	槐西雜誌二	
29	神豆	191	槐西雜誌二	
30	治毆傷方	191	槐西雜誌二	藥方
31	小兒吞鐵物方	192	槐西雜誌二	藥
32	玉孩兒	198	槐西雜誌二	
33	抱陽山奇石	214	槐西雜誌三	
34	唐都護府故城	223	槐西雜誌三	
35	山洞畫	224	槐西雜誌三	
36	銅末治骨折	226	槐西雜誌三	
37	雷火	229	槐西雜誌四	
38	刀鳴	229	槐西雜誌四	
39	神星峰古蹟	229	槐西雜誌四	
40	紫桃軒硯	233	槐西雜誌四	
41	毒菌	234	槐西雜誌四	
42	三硯	238	槐西雜誌四	
43	女子乘舟圖	248	槐西雜誌四	
44	珍奇水晶	252	姑妄聽之一	
45	陳氏古硯	253	姑妄聽之一	
46	八珍	256	姑妄聽之一	
47	太湖石	258	姑妄聽之一	
48	河堤決口的徵兆	267	姑妄聽之一	
49	燒灰除積食	270	姑妄聽之一	灰
50	瘡中出蝙蝠	274	姑妄聽之二	瘡
51	羊骨卜	293	姑妄聽之三	
52	珊瑚鉤	295	姑妄聽之三	
53	溫公玉	295	姑妄聽之三	玉
54	玉簪	295	姑妄聽之三	
55	犀帶與大理石	298	姑妄聽之三	
56	北宋苑畫	298	姑妄聽之三	
57	石膏治溫疫	319	姑妄聽之四	石膏
58	虹	324	姑妄聽之四	虹
59	辟塵珠	324	姑妄聽之四	
60	奇巧鳥銃	333	灤陽續錄一	
61	神臂弓	333	灤陽續錄一	
62	壁上小像	334	灤陽續錄一	

63	慎服仙藥	335	灤陽續錄一	仙藥
64	紀夢詩	343	灤陽續錄二	畫
65	使臣贈棋	344	灤陽續錄二	棋
66	拜榜考辨	348	灤陽續錄二	榜卷
67	翰林院禁忌	349	灤陽續錄二	建築
68	張相公廟	350	灤陽續錄二	廟
69	巴爾庫爾古鏡	354	灤陽續錄三	鏡子
70	石櫃貯五谷	364	灤陽續錄四	石櫃
71	宣武門水閘	364	灤陽續錄四	建築
72	滄州酒	372	灤陽續錄五	
73	火藥代用品	374	灤陽續錄五	
74	門聯	376	灤陽續錄五	門聯
75	卓悟庵畫扇	388	灤陽續錄六	扇子

參考文獻

一、古籍類

- (清)王夫之 《讀通鑒論》 據上海圖書出版社館藏 清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本影印
-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 台北：學海出版社 1985年重刊
- (戰國)列禦寇撰，張湛注《列子》 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
- (明)朱熹 《四書集注》 台北：世界書局 1995年12月
- (清)李慈銘《越縵堂筆記》 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 1995年12月
- (明)李贄文集 《焚書》 天津：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年
- (清)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9年1月
- (清)阮元等編 《十三經注疏·周易》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93年
- (梁)昭明太子 唐李善注《昭明文選》 台北：文化圖書 1989年3月5日
- (明)施耐庵著，(清)金聖嘆批 《水滸傳》 台北：三民書局 1970年4月
- (清)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台北：文化圖書 1985年8月5日
- (清)紀昀 《閱微草堂筆記》 台南：漢風出版社 2001年10月
- (清)紀昀 《紀文達公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
- (清)紀昀 《紀曉嵐詩文集》 香港：廣智書局 出版年不詳
- (清)紀昀、永瑤等 《四庫全書總目》 北京：中華書局 1965年6月
- (清)紀昀《紀曉嵐文集》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
-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平盛氏望益書屋刻本影印
原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 (清)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清)紀昀著，邵海清等譯 白話全本《閱微草堂筆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12月
- (清)凌稚隆輯 《史記評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年

- (東漢)班固 《漢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12月
- (東漢)桓譚 《桓譚及其新論》 安徽：安徽大學中文系 1976年12月
- (晉)徐陵編，吳兆宜注 《玉臺新詠》 台北：台灣商務書局 出版年不詳
- (清)張廷玉等 《明史》 台北：台灣開明書店鑄版 1739年7月25日
- (清)許叔平《里乘》《筆記小說大觀》一編 台北：新興書局 1988年
- (晉)郭璞注 《山海經》 台北：新興書店 1988年
- (晉)陳壽《三國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年1月
- (清)陳確 《陳確集》 台北：漢京文化 1984年7月1日
- (清)曾國藩，楊家駱主編《曾文正公全集》 台北：世界書局 1991年11月
- (清)蒲松齡 稿本《聊齋誌異》 北京：新華書店 1995年11月
- (清)趙爾巽 《清史稿》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 (清)趙爾巽 《清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7月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 臺北：里仁書局 1998年9月28日
- (清)蔣瑞藻編，江竹虛標校《小說考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7月
- (清)戴震 《孟子字義疏證》 北京：中華書局 1961年12月
- (清)薛福成 《庸盦筆記》 台北：華文圖書 1971年5月
- (明)顧炎武，王雲五主編 《日知錄》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叢書集成續編 台北：新文豐 1989年

二、近人研究

- (日)木村毅 《小說研究十六講》 北京：北新書局 1930年
- (清)紀昀著，黃晨淳改編 《紀曉嵐的人生啟示》 台中：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4月30日
- 《詩學·詩藝》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年
- Terry Eagleton 原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台北：書林出版社 1999年5月
- 方祖燊 《小說結構》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5年10月

- 王書奴 《中國娼妓史》 上海：生活書店 1934年11月
- 王溢嘉 《精神分析與文學》 台北：野鵝出版社 1999年11月
- 王運熙、顧運生主編，鄔國平、王鎮遠著 《清代文學批評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11月
- 布雷蒙《敘述可能之邏輯》《敘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年
-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7月
- 列維·斯特勞斯著，陳曉禾譯《結構人類學 巫術、宗教、藝術、神話》
台北：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1年12月
-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 台北：志文出版社 2002年1月
-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年8月
- 李漢秋、胡益民 《清代小說》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0月
- 汪賢度 《閱微草堂筆記》 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 周積明 《紀昀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年4月
- 季羨林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 清代文學研究》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年12月
- 金健人 《小說結構美學》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8年9月
- 金榮華編 《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原分類索引（甲編）》 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4年
- 胡亞敏 《敘事學》 武昌：華中師範大學 1994年5月
- 胡益民、李漢秋《清代小說》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0月
- 胡雲翼 《新著中國文學史》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 1983年9月1日
- 徐志平、黃錦珠《明清小說》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 1997年4月
- 格非 《小說敘事研究》 北京：清華大學 2002年9月
- 浦安迪 《中國敘事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1月
- 馬振方 《小說藝術論》 北京：北京大學 2000年8月
- 張大可 《史記論贊輯釋》 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張俊、沈治鈞《清代小說簡史》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年12月
- 張健 《明清文學批評》 台北：國家出版社 1983年1月
- 張寅德編《敘述學研究．敘述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1989年
- 張暉 《宋代筆記研究》 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年9月
- 陳文新 《中國筆記小說史》 台北：志一出版社 1995年8月
- 陳平原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7月
- 傅騰霄 《小說技巧》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6年4月
- 普洛卜《民間故事形態學》英譯本 美國德州：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 1986年
-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0年11月
- 程金造《史記管窺》 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1991年5月
- 楊子忱、李建良、宋益三《紀曉嵐傳奇》台北：國際村文庫書店 1996年9月
- 楊義 《中國敘事學》 嘉義：南華管理學院 1998年6月
- 楊義 《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 台北：業強出版社 2001年5月
- 葉朗 《中國小說美學》 台北：里仁書局 1994年11月30日
- 葉桂桐 《中國古代小說概論》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8年10月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7年6月
- 寧宗一主編 《中國小說學通論》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12月
- 劉世劍 《小說概說》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 1994年11月
- 劉炳澤、王春桂《中國通俗小說概論》台北：志一出版社 1998年2月
- 劉葉秋 《歷代筆記概述》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7年7月
- 魯迅 《小說史論文集》 台北：里仁書局 2003年2月
-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1月
- 魯迅 《且介亭雜文》 台北：風雲時代 1990年3月
- 魯迅 《南腔北調集》 台北：風雲時代 1990年2月
- 蕭一山 《清代通史》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1962年9月

- 龍冠海 《社會學》 台北：三民書局 1983 年
-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 台北：桂冠圖書 2001 年 1 月

三、西文部分

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4th edition 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7

四、期刊

- 王先霈 封建禮教思想同小說藝術的敵對性 《文學評論》 1987 年第二期
- 王同書 在頌陽和陶醉中滑坡 就《夜譚隨錄》、三談《聊齋》和《閱微草堂筆記》
的優劣 《明清小說研究》 1990 年第 3-4 期
- 王渭清 《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 《語文學習》 1981 年第一期
- 石尚彬 試論《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內容 《貴州文史叢刊》第 2 期 1990 年
- 朱世英 論《閱微草堂筆記》之長 《文學遺產》第 1 期 1983 年
- 江守義 熱學與冷建 敘事學在中國的境遇 《復旦大學中文系》 2001 年
- 吳坡 《花王閣剩稿》對研究紀昀及《閱微草堂筆記》的文獻價值
《中國文學研究》 2003 年第二期
- 吳波 紀昀晚年心態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
《明清小說研究》 2003 年第一期
- 吳波 紀昀家世及其對《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影響
《中國古代、近代研究》 2002 年第二期
- 宋莉華 清代筆記小說與乾嘉學派 《文學評論》 2001 年第四期
- 李多年 也說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結構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第 11 卷第一期 2001 年 3 月
- 李泉 評《閱微草堂筆記》 《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 1986 年 3 月
- 李錦全 在因果報應說的背後 讀《閱微草堂筆記》札記 《北方論叢》

- 1984年5月
- 沈伯俊 追蹤晉宋，韻頡《聊齋》 《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 1986年3月
- 汪春泓 關於紀昀的《文心雕龍》批評及其文學思想之研究 《北京大學學報》
2001年第五期
- 周積明 紀昀思想片論 《歷史學報》 1993年4月
- 邵海清 評《閱微草堂筆記》 《浙江學刊》 1982年第一期
- 前野直彬著，吳璧雍譯 論明清兩種對立的小說理論：金聖嘆與紀昀
台北：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三期
- 徐正綸 試論《閱微草堂筆記》反理學的得失 《浙江師院學報》
1984年第三期
- 高爾基 同進入文學界的青年突擊隊員的談話 《文學論文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
- 張可輝 從《閱微草堂筆記》看紀昀的親民思想
《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八卷第三期 2001年9月
- 張玉芳 論《史記》的論斷方式 《中國文學研究》第十四期 2000年5月
- 張俊花 從《閱微草堂筆記》管窺紀昀思想之一斑 《唐山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十三卷第一期 2000年3月
- 張聖康 說《閱微草堂筆記》 《南開大學學報》 1981年第六期
- 張麗珠 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 以《四庫提要》、《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
《漢學研究》第20卷第一期 2002年6月
- 張麗珠 清代考據學為什麼興起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五卷第一期
- 曹月堂 關於《閱微草堂筆記》的評價問題 《清史研究通訊》
第11卷第1期 2001年3月
- 曾志偉 紀昀證立有鬼論的寫作策略 論《閱微草堂筆記》中程朱理學所不能格的
有鬼論 《文學流變》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4年1月
- 焦泰平 《閱微草堂筆記》因果報應問題辯正 《唐都學刊》第十六卷第二期
2000年4月

- 楊國娟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 《靜宜人文學報》第六期 1995年6月
- 詹幼馨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 北京：文史知識編輯部《文史知識》
1988年3月
- 賴芳伶 《閱微草堂筆記》在文學史上地位 《中外文學》第五期 1976年8月
- 賴芳伶 《閱微草堂筆記》和六朝志怪的關係比較 《中外文學》 1976年6月

四、學位論文

- 李英嬌 《李贄《初潭集》研究》 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年6月
- 林淑幸 《理念與實踐 紀昀小說觀研究》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7年6月
- 張維屏 《紀昀與乾嘉學術》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年
- 陳郁秋 《《閱微草堂筆記》思想探究》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年6月
- 陳韋君 《《閱微草堂筆記》情緣故事之研究》 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4年1月
- 劉麗屏 《《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女性研究》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年
- 盧錦堂 《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3年
- 賴芳伶 《閱微草堂筆記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 1982年6月